墨西哥中短篇小說選

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

桑苑 奚晈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72,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1/8　插页2
1980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0019·2900　定价0.58元

前　言

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墨西哥文学占有光辉的篇章。早在公元前十世纪之后，墨西哥的古代印第安民族就开始有了发达的文化，到十六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时，灿烂的阿兹台克文化已经达到了印第安文化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殖民地后期的拉丁美洲新文化运动中，墨西哥的作家和诗人们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其中有被誉为闪耀在十七世纪黑暗的新西班牙上空的美丽新星，殖民地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索尔·胡安娜，依内斯·德拉克鲁斯，写出拉丁美洲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癞皮鹦鹉》，博得拉丁美洲第一位小说作家美名的何塞·霍阿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打开现代主义诗歌大门的诗人玛努埃尔·古蒂埃雷斯·纳赫拉和萨尔瓦多尔·迪亚斯·米隆，当代墨西哥诗歌的先驱拉蒙·洛佩斯·凡拉尔德，为欧洲文学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阿尔丰索·雷叶斯；还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胡安·鲁尔弗，何塞·瓦斯贡塞洛斯，阿古斯丁·亚涅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优秀作家，他们不但是墨西哥的骄傲，而且他们的作品和创作活动深刻地影响了

整个拉丁美洲文学的各种流派及其发展方向，其中有一些，可以当之无愧地享有他们应得的世界声誉。

这本集子收集了十五个中、短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西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中篇小说《马德罗分子安德烈斯·佩雷斯》，写于墨西哥1910年革命开始后的次年。记者安德烈斯·佩雷斯为革命浪潮所胁裹，"被迫"成了红极一时的革命人物。作者通过对他这段历史的描述，及时地表达了对当时革命运动中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状况的担心，对某些农民的落后思想的批评，进而提出这次革命将会对墨西哥带来什么变化的疑问。他的其它两个短篇小说《为什么胡安·巴勃罗最后哭了》和《上校的怀念》，都是描写革命后的墨西哥社会；前者是写革命果实如何被资产阶级夺去，有功之臣如何惨遭残害的事实，后者写革命中的一位上校战后成了贩卖牲口的富翁，但却不无惆怅地回忆那些可以随便打骂农民的"快乐"日子，表现了作者同情农民又恼恨他们不觉悟的心情。另一个中篇小说《土地》，是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的名著之一，主要描绘墨西哥民主革命中的传奇式英雄、农民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形象。这篇小说为了解墨西哥的1910年革命和当时农村庄园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形象材料。胡安·鲁尔弗的《平原上的火焰》，选自他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作品中的彼得罗·萨莫拉与其说是一位农民起义军首领，还不如说是一名土匪，但他的部下却甘心情愿地跟着他东奔西窜，认为他是一个

好人，因为他照顾他们、保护他们。鲁尔弗用词简练而生动，他作品的主题都是暴力、复仇、凶杀和其他流血事件。以上这几篇都取材于墨西哥的1910年革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北上的道路》描写一个墨西哥青年农民为生活所迫企图偷渡到美国去当苦工，差点送了命的故事。《被枪杀的人》是一篇哲理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扳道工》是一篇表现主义作品，作者把真实的东西，通过人物心理的想象活动掺到非真实中去，一会儿从理性跳到荒谬，一会儿又从荒谬回到理性，使作品充满了神秘莫测的魔幻般的色彩，同时又处处透出辛辣的讽刺。《总督阁下的骡子》、《丢失的母驴》和《墨西哥战俘》三篇都各有一定的特色，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暴风雨中的人们》描述了农村中人们看重牲口有时甚至胜过人的本身，表现了农民的纯朴品质。其他《遗嘱》、《路旁的果皮》和《偏爱》等三篇，写的都是城市里的生活景象，在构思和描写手法上各有引人入胜之处。

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过去我国读者熟悉的比较少，由于选择材料上的限制，这本集子介绍的作品远远未能完全代表墨西哥文学的概貌。我们希望随着今后中国人民和墨西哥人民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增加，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拉丁美洲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译　　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次

总督阁下的骡子

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

可以断言，在新西班牙[1]辽阔的疆土上，没有哪对骡子能与为总督大人阁下拉车的那对相比。虽然说，由于当时墨西哥的征服者们养骡成风，喜欢用它来作坐骑，以至西班牙的君主担心这种癖好会引得大家废弃马匹的饲养和军事训练，因而曾经下令各名门显要必需自备马匹，以应付战事。但是，总督的骡子还是使所有的富人看了眼红，使整个殖民地首府的养骡人望尘莫及。

它们身躯高大，胸脯宽厚，犹如最健壮的牡马；四条细长而敏捷的腿，犹似驯鹿；瘦削的头颅，不停地转动的双耳，以及一对鹿那样的黑眼睛。它们的毛片呈栗色，略带金色的光泽；跑起来那么轻快，连疾驰的骏马也难跟上。

除此之外，这对骡子还既高贵而又驯良。按照总督阁下车夫的说法，如果不是用两根蜘蛛网上的丝，那么至少只要用两根细丝带，就完全可以驾驭。

总督每天拂晓起床，在府邸的台阶上等候车子，然后不

---

① 即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

慌不忙地走下来，得意洋洋地欣赏一下他这对无与伦比的牲口，上了车，虔诚地划一个十字，骡子就撒开蹄子跑起来，使得路上的不多几块石头都迸出了火花。

在城郊周游一圈之后，八点不到一些，总督就在大教堂前面停了下来。当时那里正在大兴土木，进行修建。

工程进展得很快，有许多工匠班头在那里干活。这些班头一般按种族组成；有西班牙人的，有印第安人的，有印欧混血种人的，有黑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冲突。不幸的是，在不同种族的工匠之间，这种冲突还是经常发生。

在这些班头中间，有两个班以干活迅速而且地道，显得突出，因此两者都承担了最细致的活儿。奇怪的是，其中的一个班是由西班牙人组成，另一个却由印第安人组成。

西班牙人班的工头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壮实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名叫彼得罗·诺列加。他是在那个时代的移民中所能见到的脾气最坏而心肠最好的人。

路易斯·德里维拉是印第安人班的带班工头。虽说他是第一代的混血儿，但他的面貌却更象印第安人而不象西班牙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和纳瓦特尔语或者叫做墨西哥语。

路易斯·德里维拉也没有天使般的好脾气；他容易激动，喜欢吵架，因此不止一次跟巡警打过交道。

不巧得很，这两个班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干活。当彼得罗·诺列加对他手下的人发火——他每天总得发几次——

的时候，就用雷鸣般的声音叫喊：

"这么笨的西班牙人！简直跟印第安人一样！"

这边话音刚落，那边里维拉不管有事没事，也对着他的手下人大嚷：

"这么傻的印第安人！简直跟西班牙人一样！"

很自然，这样下去势必带来不幸的结局。工程的负责者们也没有注意到应该把他们分开。既然这种谩骂经常发生，有一天下午，诺列加和里维拉竟然不仅动了手，而且动起家伙来，因为他们两个都早就准备干一仗了。结果是混血儿吃了亏，被一刀刺中要害死了。

于是变成了一场混战，必须出动法官，调来总督府的军队，才能把它平息。

人们把打架的人驱散，抬起了路易斯·德里维拉的尸体，捆绑了阿斯图利亚斯人，由巡警押着，朝城里的监狱走去。

由于总督大人极为恼怒，又由于法院里的先生们想杀一儆百，同时又想讨好总督，况且已经有过这样的敕令：凡是西班牙人犯了伤害当地土生百姓的罪，一律从严惩办，所以不出半个月，案子就已了结，诺列加被判处绞刑。

显贵们争取赦免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总督夫人的温情，太太们的请愿，主教大人的影响，也都没有用。总督大人抱定宗旨，一概加以拒绝，理由是：需要做出一个异乎寻常的令人注意的榜样。

诺列加一家只剩下了他的女人和一个十八岁的漂亮姑娘。她们愁容满面，一天到晚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求告希律又求告彼拉多”①，在总督府邸的台阶下面消磨了许多钟头，总想用眼泪去泡软总督大人的铁石心肠。

有好多次，她们守候在总督将要乘坐的车子旁边，向总督的车夫，一个还没有成家的安达露西亚青年，诉说她们的遭遇，因为不幸的事情总是要诉说的。

理所当然，母亲的眼泪和女儿的乌黑眼珠，同样都使这个年轻的安达露西亚人大为感动。可是他却不敢对总督开口；他明白，那么多大人物都没有能够办到的事情，他连想都不应该去想。

然而，已经到了行刑那天的前夕，他却还既自信又忧伤地对她们说：“上帝还会做出奇迹来的！上帝还会做出奇迹来的！”

可怜的女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那些极度不幸的人们，即使不相信奇迹，也总是在梦想着意外的。

行刑的那个可怕的早晨终于来到。诺列加胸前披着神圣的法衣，蒙着双眼，扶着正在声嘶力竭地为他临死前一刻祈祷的神甫们的手臂，走出监狱，使旁观者也不禁感到畏惧。一大群人，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缓步走着；每走到一个街角，开道人就高声叫喊：

“这就是杀害路易斯·德里维拉的凶手，现在把他依法

① 希律、彼拉多，《圣经》故事中杀害耶稣的罗马王和罗马总督；这里的意思是指：无用的求告。

制裁，判处绞刑。这是他罪有应得！”

那天早晨，总督心事满腹地上了车子，没有象往常那样停住了欣赏他的那对骡子。也许他还在犹豫不决：这到底算是强硬的措施还是残忍的行为。

车夫早就知道该往哪里走，就轻轻地抖了抖缰绳，那对骡子就开始跑起来。将近有一刻钟的时间，总督靠在车子的角落里一动也不动，陷入了沉思。但是，他突然感到车身猛地一震，车子前进的速度明显地加快了。起初他没有介意，可是车速却越来越快。

总督把头伸出车窗，问车夫：

“怎么回事？”

“大人，牲口受惊了，不听使唤。”

车子穿过大街小巷，越过广场，拐过街角，一点儿也没有撞到墙上，然而看起来却似乎没有一定的目标，正在乱跑。

总督是个有胆量的人，决定看看到底怎么个结局，就只是小心地往车子的一个角落里挪了挪身子，闭上了眼睛。

突然，这对骡子停住了脚步。总督又把头伸到窗外，只见四周围着一大群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都在高兴地叫嚷着：

“赦免了！赦免了！”

原来，总督的车子和带着诺列加到刑场去的人们碰头了。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王上在宗主国，或者总督在殖民

地，碰到了押赴刑场的犯人，犯人就可以得到赦免。因此，诺列加由于这样幸运的奇遇，得到了赦免。

总督也不无高兴地回到自己的府邸，因为他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而且并没有影响他的权威。

人们把诺列加又带回监狱。大家都把这一切归因于瓜达卢佩圣母的奇迹；诺列加一家是这位圣母的虔诚信徒。

至于那位车夫是不是也相信在这紧要关头出现的奇迹，人们不得而知，尽管他自己说是相信的；但是大家能够知道的是，三个月以后，他同诺列加的女儿结了婚，而且总督阁下还送了一份厚礼。

传说中还说，这个事件使得王上又下了一道敕令，命令在执法行刑之日，总督不得离开府邸外出。

请看，骡子的本领有多么大！

丢失的母驴

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

“你还记得金廷吗？”

“当然记得罗！是那个叫金廷·瓜尔达雷洛的小伙子吗？他不是卡莉丝塔大婶的侄子吗？他到古巴去了，听说现在很有钱，是吗？”

“对，就是他。现在该有四十岁了吧？他的确很有钱。明天就要到这儿来了。”

“上这儿来？”

“是呀，到镇上来。来办婚事。你猜猜看，他想跟谁结婚？”

“磨坊主堂鲁福的女儿，格雷戈里亚？”

“不对。”

“那么是布里希达，印第安人的女儿。”

“也不对。”

“那就是法官的妹妹了？”

“更不对了！从没有听到有人提起过她。你该认输了吧？你永远也猜不着的。现在我就讲给你听，你可别吃惊：塞拉菲娜！”

“哪一个塞拉菲娜？”

“瞧你！就是给我们帮佣的女孩子塞拉菲娜；她是金廷的外甥女。”

“天哪！她还不满十五岁，还是个黄毛丫头呢！”

“不管怎么样，明天就是塞拉菲娜小姐了；因为金廷就要送她去上学，两年以后跟她结婚。你现在的这个黄毛丫头或许就成为全省最有钱的阔太太了。”

“说不定是谣传吧？”

“不。就是今天下午，堂费利克斯把一切都给我讲了。他是专门来向我打听塞拉菲娜的。他硬是嘱咐我，让你我两人给她准备一下，把这好运道告诉她。明天一早，让她尽可能穿得体面些，讨金廷的喜欢。”

“瞧你说的，还交什么好运道呐！今天下午她没给母牛割草，给我骂得够呛，还给了她两个耳光哩！”

“那算什么！设法使她高兴就是了。不等夜里吃完晚饭，你就别告诉她舅舅的事；要不，她就没心思干活了。车站来的车子已经到了，我到邮局去看看有没有马德里来的信，一会儿就回来吃晚饭。”

圣地亚哥大叔拄了根粗木棍，上大路走了。这时候，埃莱娜大婶却还在嘀嘀咕咕，喃喃地说着：

“世道真是变了！这种事谁能想得到！”

夜晚的阴影很快地浓重起来。村舍的轮廓以及各种的颜色渐渐地淹没在黑暗之中。远处的窗户里闪烁起点点的

灯光，象一只黑公鸡的红色眼睛。

圣地亚哥大叔的屋里一片寂静。鸡棚里，有几只母鸡蹲在栖架上，另外几只蹲在食槽的边沿。它们抖松了羽毛，一只挨一只地蜷缩在一起，发出微弱的咕咕声，象是在报告平安无事。

树上，麻雀在睡前的喧闹交谈已经渐渐停息，就象水沸时有节奏的响声。它们有一些还在寻找最好的枝桠来睡觉，而另一些则已经把脑袋伸进翅膀准备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畜栏里，乳牛慢条斯理地在反刍。母猪伸直四肢，懒洋洋地睡着了，只是间歇地发出一些轻微的哼声，那是有只小猪过份使劲地在吮奶。

只有白鹅仍旧站立着。它们生性多疑，现在正在小心翼翼地不快不慢地踱着步，这边看看，那边望望，发出一种嘲弄的笑声，仿佛在说："啊哈，谁也骗不了我们！"

远处，一切都已被黑暗所吞没，只听见一辆大车吱吱嘎嘎地在响，装着草，从地里回来；还有一群正在进圈的牛的单调铃声。

偶尔，有一辆马车响着一串铃铛在大路上疾驶而过；但是比它还高半音的，则是草丛里蟋蟀的鸣声。

但是，正如那些描写一个节日的人有时候说的，在上面这幅图画里，"赫内罗莎"不在，看起来就更加显眼。赫内罗莎是东家的一头母驴。

塞拉菲娜出去关上了那扇通向田野的大门，查看了所

有的牲口是不是都在它们各自的位置上。她在怀疑母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没听见它叫过。女孩子知道，驴子的啾叫就象数学——更确切地说，象天文学那样地准确：每隔一刻钟叫一次，仿佛它们的头脑里装着一只钟表似的。因此，她的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去寻找母驴。她在每个角落都查看过后，可怕地证实了母驴确实不在，她觉得自己象在做梦一样，一场名符其实的恶梦。

怎么办呢？这该死的畜生，准是趁大门开着的时候走到田野里去了。这女孩子感到大祸临头。这是她的责任；她以为这头母驴再也找不到了。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幻景，似乎听到埃莱娜大婶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还劈头盖脑地揍她，叫她半夜三更出去寻找母驴。由于下午的那幕景象还记忆犹新，这可怜的孩子便哭了起来。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到田野里去找母驴。这时候，有一个到酒店去打酒的小伙子走过。

"塞拉菲娜，哭哭啼啼的上哪里去呀？"小伙子讪笑地问她。

"关你什么事？"塞拉菲娜回答，没停脚步，顺着眼前的第一条路继续往前走。

月亮已经升起；在它朦胧的光下，树木、岩石、长满灌木丛的荒地以及高高低低的田野，都变成了奇奇怪怪的形状。塞拉菲娜继续快步走着；她虽然一边在哭，一边却很仔细地观察四周。远处任何哪块荒地的灌木丛被夜风微微吹动，都使她以为母驴就在那里，直到发现受了骗，她才重新上

路。一些最轻微的声音，使她都当作潜逃的驴子的踪迹；她相信自己能够从老远的许多驴子的啾叫声中听出赫内罗莎的声音。

塞拉菲娜并没有因为独自在这半明不暗的山上而感到害怕。堂娜埃莱娜使她产生的恐惧以及丢失母驴所感到的痛苦，完全扰乱了她的理智。她继续在这条巨蟒般的长长的植物丛里走着；它越走越长，在她半明不亮的模模糊糊的视野里，简直没有尽头。

最后，经过三个小时徒劳的寻找，她精疲力竭了，也不知道到了哪里，便在一棵树脚坐下来休息。

远处，几点灯光在村舍中闪烁，那里传来了狗吠声，偶尔，也有乳牛在牛棚里走动时发出的铃铛声。可是，渐渐地，塞拉菲娜感到那些灯光慢慢地在熄灭，声音也越来越远，大地轻轻地在沉落下去，黑暗愈来愈浓重；她阖上眼皮，沉甸甸地睡着了。

埃莱娜大婶感到奇怪，这女孩子怎么不在厨房里？她叫了一声，没人答应，于是就出去看看她到底在哪里，但是哪里都找不到她。只有雇工伊西特罗坐在厨房门口，安静地等着叫他去吃晚饭。

“伊西特罗，看见塞拉菲娜没有？”

“她可能出去了，你看大门开着哩。”

“这死丫头！会不会下午揍了她一顿，就逃走了？”

就在她要走出大门的时候，那个小伙子正好从酒店里

回来。

“佩特林，”埃莱娜大婶问，“你在这里看见塞拉菲娜没有？”

“我去酒店给我爹打酒时，她正从这儿出去。我问她去哪里，她说不关我的事，一边走一边还哭。”

“没错！”老太婆高声叫了起来，“这坏坯子准是逃走了！可不是……答应人家明天把她交出去的，这下子我们可倒霉了！”

“那么，她往哪里走的？”老太婆又问小伙子。

“喏，那边，沿着那条路。”

“我去找她。她会到哪里去？她在这里无亲无故的……”

这时候老太婆第一次因为从前总是那么虐待她而感到后悔了；倒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由于害怕她的逃走可能带来的后果。

半小时后，圣地亚哥大叔回到家里。几条狗欢天喜地地出来迎接他，好象在对他说：“上帝保佑，您终于回来了，我们的肚子饿了。”

可是，他只看见屋子漆黑一团，家里唯一的人就是坐在厨房门口的伊西特罗。

“女人都到哪里去了？”他问。

“埃莱娜大婶找塞拉菲娜去了。我看，塞拉菲娜下午挨了一顿揍，大概逃走了。”

“哎呀，真是个笨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们。明天答应人家的事怎么办？堂金廷一早就要来接姑娘的！得啦！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们。我把狗带去，它们会帮我忙的。”

他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那些狗知道要踏着月光出去散步了，就在圣地亚哥大叔的前面欢蹦乱跳地窜出了大门。

“这顿晚饭有得好等呢。”伊西特罗白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说，“我还是到酒店去喝一杯吧！”

他出了门向大路走去。

屋子里空无一人。可是那些家畜有的睡着了，有的却在守夜。白鹅的叫声，母鸡的咯咯声，以及畜栏里传出来的响声，都不容怀疑地表明狐狸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是一场灾难：几只母鸡死掉了，另外几只从荆条编的鸡棚里钻了出来，还有几只从敞开的大门逃了出去；在这样各自逃命之时，连白鹅也失去了尊严，溜掉了。

塞拉菲娜被一辆逐渐驶近的马车的声音惊醒，她睁眼一看，发现自己躺在大路的边上。天开始亮了，洁净的蓝天上，一抹罗纱般的玫瑰色慢慢地伸展开去。青蓝色的曙光静悄悄地透过了各处险峻的山口，好象来寻找昨天遗忘在这里的什么东西；它穿过树丛，甚至滑到掉下来的树叶下面，走遍各个角落，打扮着大地，让它盛装着去迎接太阳光辉的来临。

塞拉菲娜站起来时，正好这辆四轮马车在她身边驶过。

“塞拉菲娜!”车里坐着的两位先生中有一位喊了起来。

“停车!”他对车夫说，“停车!”

马车一停，两个人很快地走下车来。

“怎么，你这么早在这儿干吗?”

塞拉菲娜认出来，这位先生就是堂费利克斯，昨天下午他在家里同圣地亚哥大叔谈过很长时间的话。她这才打起精神，把经过情况边说边哭地讲给堂费利克斯听。

“可怜的孩子!” 堂费利克斯说，“难道你不知道昨天下午，圣地亚哥大叔当着我的面把驴子借给了一个邻居吗?”

“这么说，母驴没有丢啊!”女孩子好象心上搬掉了一块大石头似地叫了起来。

“对，没有丢。现在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上哪儿?”

“到我家里去，跟我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这位先生就是你的舅舅金廷，他刚从美国回来。”

“啊哟，金廷舅舅! 我多高兴呀! 我妈妈多次讲起您! 您好吗，金廷舅舅? 现在您就要安家了，是真的吗? 要是把我带去侍候您，您一定会看到，您会多么满意! 我很勤快；我不愿意回到埃莱娜大婶家去了，因为她老是揍我，揍我……”

堂金廷感到好象囫囵吞下了一块面包，哽在喉头，眼睛里有头发触了进去那样地发痒。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假装咳嗽了一声，对他的朋友说：

"我们回去吧,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到村里去了。"

圣地亚哥大叔和埃莱娜大婶一夜没能入睡，他们远远地看见大路上有辆马车驶离村子；但是他们不可能相信谁在车子里面,即使有人对他们说了,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唯一得到的消息是，塞拉菲娜已经被她的舅舅送进了马德里的一所女子中学。

墨西哥战俘

胡安·德迪奥斯·佩萨

英勇的普韦布拉城① 失陷后，入侵者把许多墨西哥军官作为战俘，押送到法国去。

在押往维拉克鲁斯港的一路上，他们受到残酷虐待，许多人一路步行，没有食品，没有衣物，不被当人看待。

他们被送上次等的船，给他们吃的最好的食品，就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剩下来的长了虫的面包干。为了不致饿死，这些硬得象木头一样的面包，必需泡软了才能吃。

到了法国，他们被分配到各个村镇，在那里靠着微薄的工钱，过着艰难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们被通知说，凡是承认马克西米连皇帝②，宣誓决不再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的人，将被遣送回国，并且保留他们的军阶、饷银以及相应的待遇；而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则将永远留在法国，遭受贫困

---

① 墨西哥城市，1863年5月17日，在强大的法国侵略军包围下被攻陷。

② 马克西米连，奥地利哈布斯堡家属的王子，1864年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武装侵略墨西哥时被扶植为墨西哥皇帝，1867年被墨西哥人民推翻枪决。

的可怕折磨。

大部分军官感到无比愤慨。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则遵照拿破仑三世的旨意宣了誓，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到了墨西哥的国土。

其它的忠诚的爱国者，拒绝了这种耻辱性的建议，宁愿忍受贫穷，屈死异邦，也不愿背叛他们的事业。

为了军人的荣誉，应该说，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而且，自从连一分钱都不给他们的那天起，他们就开始寻找一切正当的工作。有些人，例如曼努埃尔·洛埃拉将军，便到海关去做帮工，以此勉强糊口，等待情况好转。

这些英勇的军官中有五十多人，在一些著名的西班牙人士——其中包括令人难忘的杰出的普里姆将军——的慷慨援助下，决定离开法国到西班牙去，以便使用他们祖辈相传的语言，处于有口皆碑而且名不虚传的卡斯蒂利亚好客之情的庇护之下。

有一批人决定在基普斯科亚的圣塞巴斯蒂安①生活，这批人中就有勇敢的军官堂何塞·蒙特西诺斯。

圣塞巴斯蒂安是古老母国的一个美丽的港口，她的海滩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浴场之一；当地的居民禀性忠厚，诚恳，坦率，而且谨慎。

羯鼓的回响，忧郁的索尔切科斯舞曲②，以及茂密的橡树林中凉爽的树荫，使环抱着港湾的田野充满了生气。

---

① 基普斯科亚，西班牙北部一省，首府即圣塞巴斯蒂安。

② 索尔切科斯，当地巴斯克人的一种舞蹈音乐。

苹果酒，在这里被称为萨加杜亚，其酒力和质地可与香槟媲美，是巴斯克人喜爱的饮料。在这个安谧宁静而且得天独厚的地区，没有比乡村节日和民间舞蹈更富有诗情画意的了。

广阔的原野上，只有牛群的铃声和牧人的哀歌打破沉寂。浓雾环绕、峰峦起伏的群山，形成了通往圣塞巴斯蒂安的道路。这个城市宛如一只在翻腾不息、美丽壮观的大海的碧波中游泳的鸭子。

我们的军官们来到的这个美丽的港口，今天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夏季欢乐的场所。他们一起投宿在一位尊敬的太太的客店中。

他们把自己所处的困难境况对她说明，而她却回答说：

"没关系，年轻人，从你们的脸上，看得出你们都是好人。只要我能够给你们房间住，给你们食物和干净衣服，就等你们什么时候有了钱，再付给我好了。可怜的孩子们！我明白，你们正在遭受着我们的父辈一八〇八年在这里所遭受过的同样的苦难①。得啦，既然我们讲的是同样的语言，又都是西班牙人的子孙，难道我还能把你们关在门外？在这儿住下吧，不要拘束。上帝会给你们钱还我的，要是还不了……也不要紧。"

"太太，"蒙特西诺斯对她说，"我们会报答你的恩情的。如果不寄钱给我们，我们会自己去挣。我们是男子汉；我们

---

① 指1808年西班牙为拿破仑一世的军队所侵占。

会干活；我们渴望有机会回到祖国，把她从外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要不就战死在疆场。”

“当然罗，西班牙人的子孙们！你们就在这里留下，一切都会有的。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说那些伤心的话。噢！大蒜汤已经端上桌子，还做了一个菜，那里面的每一颗豆子都象一只苹果，还有一块国王的筵席上也尝不到的咸肉。”

军官们和慷慨的女主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但是有一天蒙特西诺斯对他的一些伙伴说：

“我们总得干点什么，免得在圣塞巴斯蒂安听见人家说，一帮白吃饭不干活的冒险家来到了这个港口，住在这幢房子里。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大家好奇地问。

“在乌尔古利山美丽的山坡上，有一座叫做拉莫塔的城堡。昨天我们几个人去看了看，城堡正在进行大修。我想我们去跟埃斯帕萨上校说说，请他收我们当瓦工。这样，我们就有了稳定的工资，尽管只吃面包和干酪，也是正大光明地用我们辛勤劳动的汗水得来的。”

“好极了！我们赞成这个主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就这么干吧！”

第二天，十五、六个穿着墨西哥军服的军官，来到埃斯帕萨上校面前，蒙特西诺斯代表大家对他说：

“上校，我们是军官……”

“墨西哥的军官，对了。我已经完全了解你们的经历，你们是被法国人抛弃的战俘。”

“正是这样。我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屈服。我们不愿意不干活而生活，白吃白住不给钱使我们难堪，因此我们来请求您的帮助，您务必不要拒绝我们。”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伙伴们？”

“请接受我们在您负责的城堡修建工程中当瓦工。”

“当瓦工？”

“是的，当工人。”蒙特西诺斯回答，“我们有力气，肯干活，我们愿意以劳动挣得面包。”

埃斯帕萨上校很感动，就说：

“我所能够办到的，也只是你们所要求的，因为我是个穷人。你们就在这儿干活吧。从现在起，你们就算已经列入花名册，给你们这种工作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工资。”

第二天，天刚破晓，蒙特西诺斯和他的伙伴们穿着军服来到城堡。他们在那里脱下外衣，拿起灰桶和瓦刀，登上脚手架，开始砌一道墙的上半部。

这消息传遍了整个港口。下午收工的时候，墨西哥的军官们走了出来，在城堡门口遇见了一群村镇上的和上层社会中的最漂亮的姑娘，她们给军官们送来了一篮篮的食物和水果，向他们热烈欢呼，在他们走的路上撒花。

“看吧，”一个男人对两个孩子说，“应该这样在国外为祖国争光，就象这些好样的军官这样。”

这一位就是堂胡安·马丁内斯·比列加斯①，当时正

---

① 胡安·马丁内斯·比列加斯（1816—1894年），西班牙作家，新闻工作者。

在这个港口。

这些高尚的流放者在圣塞巴斯蒂安住了好几个月，当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们还是无法偿还他们所欠慷慨的客店女主人的全部债务，只是留下了一份由军衔最高的军官签署的文件，上面证明军官们居住的时间，他们的人数，以及所欠债务的总额，并且注明等到共和国胜利以后偿还。

几年过去了，共和国的旗帜在墨西哥的国土上空胜利飘扬。政府也许是忙于重要事务，竟然没有注意偿还这笔神圣的债款。

帝国垮台九年之后，迪亚斯将军当了总统，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下令立即向这位墨西哥军官的高贵庇护人从宽偿付这笔债务。

我国驻西班牙公使馆得到了付款的电令。在隆冬腊月，白雪皑皑的一天，一位专员乘上火车去圣塞巴斯蒂安，要当着本城公证人的面，付还全部债款。

流放的墨西哥人的朋友和庇护人米卡埃拉·苏加斯蒂还活着，但是生活贫穷，没有了客店，也没有了收入。鉴于她虚弱的身体和困难的境遇，必须谨慎地向她报告这个消息。

“太太，我到这儿来，是想问问您能否把墨西哥的债据卖给我。”

“那可不行，因为他们迟早会还给我的！我忘不了住在我客店里的军官们是多么慷慨忠实。我爱他们就象爱自己的儿子一样，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也许对

我的事情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但是一旦有人把它说清楚了，他们立刻会还给我的。”

“您还记得您的房客吗？”

“当然记得。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只想望两件事：还我的钱和跟帝国作战。那个蒙特西诺斯，多么聪明的青年呀！他说得多好啊！他还同其他的人一起到拉莫塔城堡去当过瓦工呢！在那里，在一个拱顶上，有着用白色小石子嵌成的日期和几个缩写字母：就是他们去当工人的日期，以及几个想出这个念头的人的缩写。他们多么好呵，先生，多么好呵！他们讲墨西哥的风俗习惯，那里的食物，骑马的技术以及战争的胜负。把他们留在我家里我不后悔。晚上，他们唱歌，唱的是什么普韦布拉的高塔和螃蟹。唉，怪可怜的孩子！他们走的时候我哭了，因为我不在乎钱，我太喜欢他们啦！”

“太太，据说已经下令要还这笔债了。”

“什么时候？”

“五个月之内。”

“真的？”

“可能四个月。”

“这么快？”

“也可能三个月。”

“这是开玩笑吧？”

“说不定就是这会儿，如果您愿意。这里我带来了应付的钱。”

这些话引起的高兴、激动和惊讶是无法形容的，她一边听一边流着眼泪。

这笔债务得到清偿，表明我国政府的正直诚恳。专员参观了那些军官们曾经住过的房间，然后，理所当然地，又去参观了他们当瓦工工作过的城堡。在这座城堡朝北的走廊上，在一个角落的拱顶上，他看到了用白色小石子掀成的日期："1864"以及这个沁入肺腑的甜蜜的名字："墨西哥"！

遗　嘱

拉法埃尔·德尔加多

费尔南德斯医生戴上眼镜，站起身来，把刚签过字的药方交给在他旁边站着的几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后者又把它交给了等候在门口的一个仆人。

“这种心脏方面的疾病是如此难以诊断，又如此变幻莫测，已经成了最危险的病症了。”

四个小伙子的脸一下子都变白了。

医生继续说：

“看来，已经到了开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坦率地说：我不说实话，那就要铸成大错，让你们产生不应该有的幻想和希望。我的可怜的朋友活不长了……我们得赶快……”

“但是，医生……”最年轻的一个问，“你是说爸爸已经到了必须立遗嘱和安排后事的时候了吗？一句话，他得准备死了吗？”

“是的。”医生伤心地回答。

“对我来说，”年长的一个说，“我既不想财产也不想利息。如果他不立遗嘱，那就不要立了。这个没有必要！我

的兄弟们也是这样想的，对吗？"

"当然罗！"路易斯说。

"但是象你们父亲这样的一个有资产的人，即使把事情安排得再好，也必须有所嘱咐，把一切交代得清清楚楚，以免使他的继承者将来遇到麻烦。此外，堂拉蒙的宗教信仰也要求……"

"是啊！"豪尔赫打断他说，"我们就是受这种信仰的培养长大的。地下的财产不要紧，但是天上的……"

"对了，医生，我们别多说了。"阿历杭德罗说，"但是，我们四个人之中谁有勇气去告诉爸爸，说他必须安排后事，立好遗嘱，准备去死呢？"

四个人惊愕地面面相觑，热泪盈眶。

"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说，"谁也比不了一个女人去对临终时刻的病人说话。我只是劝告你们别浪费时间。这种事情是拖不得的，啊！你们别以为这种暂时的好转会维持很久。他的心脏已经衰竭，脉搏极不规则。"

"医生，您……"四兄弟中的一个哀求，"您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您！热心肠的医生……"

"你这是使我为难呀！"

"我去！"豪尔赫一声大喊，"时间紧迫，情况危急。但是我还有精力和勇气。我来赶快喝下这杯苦药。我们大家别浪费时间了……"

他的三个兄弟不让他去。

"豪尔赫，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们别怕。我会十分谨慎小心，见机行事。由于儿子对父亲的尊敬和热爱，这种事应该由我们中间的一个去做。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我们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向大家宣告我们的诞生，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知道爸爸快要死了的时候，当然也应该由我们中间的一个去对他讲，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没有谁回答他。

豪尔赫在痛苦之中，抽泣得几乎窒息，最后，终于克制住悲痛，擦干了眼泪，不等他兄弟们回答，就果敢地决断地迈着坚定的步子，朝病人的房间走去。

阿历杭德罗，拉蒙，路易斯，都一言不发，用手捂住脸，一个跟着一个地离开了医生，各自找了个靠椅坐下，还在哭个不停，但是，眼泪却在往肚子里咽。

这时候，费尔南德斯医生假装在欣赏一只日本花瓶上的美妙图画。这是一位古代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非常漂亮，乳白色的，更确切地说，象牙色的，象是被一圈日晕围着，中间是一枝大丽菊，上面还有一束轻淡的绿草，舒展着它那梦幻似的轻羽般的叶片。客厅里一片沉寂，外面，那只华丽的透明鸟笼里，金丝雀在倾诉爱情，组成了一曲温柔的春天的交响乐。

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好心肠的医生沉默了很久之后，终于对阿历杭德罗说：

"真是精美的艺术品呀！"

年轻人没有回答。路易斯费了好大劲，从靠椅中欠起

身来，以无可比拟的悲痛说：

"这是爸爸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买来，在豪尔赫受洗的那天送给妈妈的……如果她活着该多好呀！"

这时候，豪尔赫在客厅深处出现。他在门帘那里站住了，身子摇摇晃晃地靠在就近的家俱上，然后，朝医生走去，一只手搁在他的肩头，另一只手擦着眼睛，悲痛地说了句：

"完了！"

"什么完了？"三个年轻人从椅子上跳起来，恐惧地喊着，好象豪尔赫对他们说的是"爸爸已经完了"。

豪尔赫用手势让他们安静。

"放心吧！"他对他们说，"他宁静而镇定地听我讲，用不着我多说话。他对我说：他早就料到了；他称赞我的勇气和坚强。他要我们别难过，因为死和生都是极自然的事；他也并不指望还有救；他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因为我妈妈也是得这种病死的。最后，他说请洛佩斯神甫来，说他是个智者，是个圣人；还说请公证人也来。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感谢上帝，医生！你，阿历杭德罗，快跑去找神甫。你，拉蒙，去把公证人找来。要赶快。是爸爸要求这样做的。备车！……"

"坐我的车去吧！"医生说。"我下午再来！"

三个人一起走了。

律师和公证人由路易斯陪着，在客厅里等候。拉蒙，阿

历杭德罗，豪尔赫三个人紧张不安地在餐厅里走来走去。洛佩斯神甫在病人身边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了。

突然，神甫来到客厅里。他强作镇静地掩饰他的激动。

律师和公证人以为洛佩斯神甫是来找他们的，就站了起来，准备跟他走。

“不，先生们，”神甫赶忙温和地对他们说，“还没有到时候呢！堂拉蒙想和他的儿子们谈话。”

“拉蒙，阿历杭德罗，豪尔赫，”路易斯招呼他们，“爸爸叫我们呢！”

四个人朝卧室走去，神甫跟在后面。

病人坐在靠窗的一只伏尔泰式的靠椅里，旁边塞满了枕头和靠垫。他穿着一件开司米长袍，那金黄的颜色因为穿得太久已经发白，袍子的下摆遮不住两条用狭窄的绷带包扎起来的浮肿的腿，一双变形的脚沉重而无力地伸在宽大的水獭皮便鞋里。

这脸容是多么消瘦，苍白，毫无血色！但是在疲劳和痛苦之中不时闪现出兴奋的神采；嘴唇周围是一圈青灰色，深陷在紫色眼眶里的眼睛却还那么炯炯有神，好象生命还要迸发出它最后的火花，然后再慢慢地熄灭。

这个垂死的人——堂拉蒙已经濒于死亡——额头沁出汗珠，头发蓬松，胡子很长，双手浮肿而带紫黑色；他的伊波克拉特斯[①]那样的脸上所表露的神情，只需要一位现实主

---

① 伊波克拉特斯，古希腊的名医。

义的画家最后润饰一下，就活象一幅死神降临的画像。

窗帘分开两边，系在两旁的窗框上，可以看到花园里正在开花的玫瑰，以及各种异样的花木；一股喷泉的细流，洒落在周围的草地上。

“过来，我的孩子们，过来。”病人用微弱的声音说，“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我要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让你们坐在我的身旁。我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说，很多非常重要的……严肃的事。我怕时间来不及。是的，很多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是很痛苦的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象要喘口气。这时候，这几个年轻人都围着他坐了下来。后来，豪尔赫正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时候，病人看见神甫想走，便用恳求的口气留住他：

“别走，我的朋友，您别走。我需要您留在这里……阿历杭德罗，给神甫拿把椅子来。”

大家坐定以后，病人继续说：

“刚才我已经向上帝清算了我的旧帐……对吗，我的朋友？我请求上帝宽恕我，而他，慈悲的上帝，看来是不会不宽恕我的……在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要请求他，继续请求他，保佑你们……降福你们……现在……”

垂死的病人似乎犹豫了一下。悲哀的年轻人都把眼睛盯着地毯。洛佩斯神甫双手搁在膝上，低下头，半闭着眼，祈祷起来。

“现在……”病人继续说着，声音发抖，几乎断断续续，不时地因为疲劳而中断，“生活是严峻的，十分严峻，它充满

着痛苦。当我们自以为已经得到了幸福和安宁的时候，却又眼看着它烟消云散。这个世界是眼泪之谷①，在这里我们要忍受很多痛苦，经历很多悲痛……我以前是个穷人，非常穷，靠着省吃俭用，埋头苦干，才获得了我的财产。这你们都知道……当然不是一笔惊人的财产，但也相当可观，超过二百万，都是明明白白地得来的。欠我债的人很少，我也不欠别人的债。"

"爸爸，谁想要钱啦！"豪尔赫大声喊起来，几乎没法平静说话了。

"别说话！"堂拉蒙制止他，"听着我：我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生了阿历杭德罗和拉蒙，第二次结婚，生了你，路易斯和你，豪尔赫……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你们总是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猜忌和仇恨在你们年轻和快乐的生活中投下过阴影……我非常感激你们。你们爱我，为我的名字增添了光彩。我也感激你们，因为你们中间有的尊敬和怀念我的第一个妻子，有的热爱和尊重我的第二个妻子，就象你们就是她亲生的一样。你们尊敬你们的父母……上帝会让你们的子女同样地尊敬你们的！他会象我一样，给你们祝福……"

疲惫使他停顿了一会。之后，他转向豪尔赫说：

"给我水！我渴得很！"

年轻人起身，用玻璃盘托了一杯水来。杯子和盘子在

① 语出《旧约》《诗篇》。

豪尔赫手中叮叮当当地响得多厉害！他给父亲喝了水，后者继续说：

“这真是件罕见的事！为此，我千万次地暗自庆幸。你们之中没有哪一个象我。从你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到生你们的人的容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神甫已经在忏悔的时候从我的嘴里听到过了。我要求你们听着的，也就是这个秘密。我要对你们说的，是一件很痛苦很残酷的事，是的，但是，上帝保佑，我希望你们要有勇气，保持镇静，听我这个将要离开世界，将要死去的人说的话，而且他是多么地爱你们呀！”

这几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好象在说：“爸爸开始神志不清了。”

“是的，你们将要知道的这件事是很痛苦的。我必须立下遗嘱。按照法律，你们都是我的继承人。我不愿意利用法律给我的权利，偏袒哪个人，也不愿意借口公正的补偿。然而……也许我不得不对你们中间的某个人这样做。尽管我不喜欢偏爱，这总是引起仇恨，然而我有道德，良心正直，道德和良心命令我这样去做。”

“爸爸！”豪尔赫沮丧地哀求，“为什么要提财产呢！”

“是的，就是这样的……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不是我的儿子！”

没有一个人开口，没有一个人透气。病人好象从万分激动中回复过来，如释重负地接着说：

“这件偶然的事……不，这件不幸的事，无疑的，这件出

于天意的不幸的事，我是两年之前知道的……在一只旅行提包里，我发现了其他纸张里夹着的一封信，这封信很快就被我烧了，但是我知道了一切。根据信中的揭露，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无权继承我的财产……你们都知道，尤其是你，豪尔赫，你是将要当律师的人，由于道德上的重要动机，以及法律上的重大原因，是不准调查孩子的生父的……在法律面前，你们都是我的儿子……但是，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同样地继承我的财产，就会有人得到本来是属于他人的东西。好吧！你们几个，都是那么高尚，那么善良的孩子，你们决定吧。要不要我说出来你们四个人中间哪一个不是我的儿子，而且在知道以后，每人让出三分之一给第四个？或者你们都永远不想知道他是谁，愿意让出一份给那个非法来到我家，和我们住在一起，共同享受荣华富贵，并且作了我儿子的那个人？你们选择吧！”

神甫两眼望天，祈求上帝帮助。四个年轻人则惶恐地互相看着，每个人的眼睛中都闪出了怀疑的眼光。这种可怕的怀疑，只有在地狱里看得到。

“你们选择吧！”病人威严地又说了一遍。

四个年轻人都站了起来，都想说话，但是谁也不敢。

“你们都永远不想知道谁不是我的儿子？”

“是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让出应得的一份给别人？”

“是的。”他们又齐声回答。

“好吧！”病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继续说，“我就是

这样盼望的；我也相信一定会这样。你们都配作我的儿子……现在，我给你们的一个最后的劝告，也是我最后的恳求是：自从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已经予以宽恕，因此你们也要宽恕。你们中间哪一个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生身之母往坏处想，因为这可能会犯极不公正的错误，玷污那个曾经把你抱在怀里的女人。我能够保持沉默，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不应该承担不是我犯下的错误的后果……现在你们过来，拥抱我，让我为你们祝福。立刻把律师叫进来……然后……围着我的灵床为我祝福，在我死去之后，用宽恕的亲吻使我瞑目。”

为什么胡安·巴勃罗最后哭了

——悼念被卡兰萨[①]派谋杀的

莱奥卡迪奥·巴拉将军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

胡安·巴勃罗被判处了死刑。明天，天一亮，他就要在军号和军鼓声中从他的牢房里被带出来，带到兵营的院子里，背靠着一垛窄窄的土墙，在排成方阵的全团官兵面前，被枪决。

他就要这样以他的生命偿付丑恶的叛变的罪行。

叛变！叛变！

这两个昨天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宣布的字，就象蝎子的尾巴那样深深地螫在胡安·巴勃罗的心中。

"叛变。"一个小军官这么说；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眨巴着眼睛，象喜剧演员那样挥着双手。另一个小军官也这么说；这个人浑身上下打扮得香喷喷的，象个街上站着的妓女，三道闪闪发光的杠杠……才刚刚缀上去。

① 卡兰萨（1859—1920年），墨西哥保守派政客，1914年打败韦尔塔，1915年任总统，1920年被暗杀。

这两个字在胡安·巴勃罗的头脑里打转，就象一个甩不开的念头在一个发高烧的病人的头脑里无休无止地回旋一样。

"叛变！叛变！我叛变谁呢？"

胡安·巴勃罗没有抬头就怒吼起来，挪着椅子，把钉着铁钉的靴子在砖地上磨得吱吱作响。

卫兵醒了：

"注意警戒……！"

"注意警戒……！"

这叫声在远处引起了回响，在一个一个的院子中间消失，最后化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瑟瑟的风声。接着，一条狗在街上叫了起来，长长地，尖厉地，伤心地，充满着悲哀，几乎象人一样。

有一天，墨西哥城的报纸到了奥斯托蒂帕基约，上面登载着酒鬼韦尔塔①和他的一帮歹徒的虚假英雄事迹，于是，帕斯夸尔·拜隆，一个熟练的理发师，准确的药剂师，有时候又是七步舞的琴手，就把他的密友召集了起来。

"最好把那些暴君统统干掉。"从来不大说话的胡安·巴勃罗响应说。

这时候，帕斯夸尔·拜隆，这个有影响的人物，深受过

---

① 韦尔塔（1845—1916年），墨西哥保守派军人和政客，1913年打败马德罗，在美国的支持下担任总统，翌年被赶下台，逃亡到美国而死。

堂胡安·马特奥斯、堂伊雷内奥·帕斯[1]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文章的熏陶，就以一种英雄史诗般的姿态，山鹰翱翔那样的口气，这样说：

"伙伴们，我们北方的弟兄们已经在动枪炮，这时候再空口说白话，那就是胆小鬼了。"

胡安·巴勃罗是第一个冲上街头的。

造反的人一共七个，他们没有动枪炮，因为他们连一把燧石手枪都没有，但是他们的刀剑动得很不错，叫镇上的暴君，监狱的狱长和看守都永远不能再说话，还放火烧了当地的卡西克[2]堂特莱斯福罗的"辛帕蒂亚"杂货店。

帕斯夸尔·拜隆和他的伙伴们进了特基拉峡谷。在同联邦军第一次交火之后，发生了一场激进的改组运动。帕斯夸尔·拜隆总是使自己跟火线保持一定的距离，说是，根据历史，这叫做谨慎。但是其他人尽管不识字，却用他们多少有点粗俗，然而颇有特色的俚语，干脆地叫做"欺压"。于是在大家一致同意下，胡安·巴勃罗当了这支队伍的首领。在镇上，胡安·巴勃罗的特点是沉默寡言；此外，就是装一把犁头，打一根撬棍，或者磨一把砍刀，也是他比较在行。胡安·巴勃罗身上的大胆沉着的勇气，就好比兀鹰会展翅高飞一样平常。

到了革命胜利的时候，胡安·巴勃罗问心无愧地佩上

---

① 胡安·马特奥斯(1831—1913年)，伊雷内斯·帕斯(1836—1924年)，均墨西哥作家，自由派政治人物。

② 卡西克，印第安语，原意为酋长，后指当地有势力的大地主或大商人。

了将军的肩章。

喜欢到圣地亚哥·特拉尔特洛尔科公园[1]观赏披上朦胧金色朝霞的林木的一对对情侣，经常会碰到一个强壮的高大汉子，只穿着衬衫，露出毛茸茸的胸膛，随意地躺在一条长凳上；他有时候呆呆地凝视着教堂一边那垛长满了藓苔的破损的墙，教堂的两座不对称的古老钟楼矗立在清晨微微透红的淡青色天空里，有时候又拿起一份《人民报》，一个一个字母地拼着读起来。

胡安·巴勃罗在首都卫戍部队任职。自从帕斯夸尔·拜隆这个新的辛西纳托[2]，在拯救了祖国之后，退休回家管理他的财产（米却肯州的一座庄园和一条设备齐全的小铁路）去了，他就很少知道报纸上的事。但是当报纸上出现了套红的标题，接二连三地刊登"多罗特奥·阿兰戈[3]已死"，或者"政府拒绝美国银行家提出的五亿美元援助"，或者象现在这样的"人民已经感受到革命带来的巨大利益"等等的时候，他就要买报纸。不用说，胡安·巴勃罗是赞同今天《人民报》的观点的：他的背心一直敞开着，钮扣再也扣不上了；他的鼻子尖发了紫色，开始暴起弯弯曲曲的青筋。在他的旁边，有一个穿着白色绣花衣服的漂亮小姑娘在游戏；她脖子里系着一根大红的绸带，辫梢上结着另外一条更长的

---

① 在墨西哥城近郊，以其中的古教堂和林木闻名。

② 辛西纳托，公元前四世纪时罗马执政，以生活简朴著称。

③ 即潘乔·比利亚（1887--1923年）的原名，二十世纪初墨西哥革命时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

绸带，活象一只展翅欲飞的红蝴蝶，辫子则沉甸甸地垂到刚刚开始丰满的臀部。

胡安·巴勃罗刚刚吃力地念完了《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利益》这篇文章，这时候，他的眼睛停留在上面那个肮脏的、褴褛的，骨瘦如柴的人身上，他们正在法克托尔区第十二号街上排着长队，等待面粉店开门。胡安·巴勃罗鼻子左边的鼻翼牵动了一下，又弯下腰搔了搔一只脚的脚踝。这倒并不是刚才的巧合刺痛了胡安·巴勃罗，促使他思考问题。不，胡安·巴勃罗一般是不动脑筋的。他在内心深处想到的事，表面上总是这样表现：牵牵鼻子，隐隐作痛，好象有只跳蚤在他腿上爬过。此外没有别的。

好吧，这已经是胡安·巴勃罗第三次等待处决了。第一次是因为把国防部的一位大胡子破了相；另一次是因为把左轮枪的一颗子弹打进了出纳员的脑袋。这些都不算什么，都不过是为了一些公务上的小事。因为胡安·巴勃罗的呆木头那样的逻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革命胜利后竟然还有人奴役人的现象。的确，在他的团里，行为的唯一准则就是："决不要把背向着敌人"，其余的就由各人自行其是了。这就不难明白胡安·巴勃罗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兵，也不难看出他手下的人是怎样崇拜他，更不难理解政府竟然由于这些人的严正抗议而两次释放了胡安·巴勃罗。

不过在第二次出狱时，他碰到了一个新的情况：他的团被解散了；他的士兵们都被编进了遥远的部队。有几个在索

诺拉州，有几个在奇瓦瓦州，还有几个在坦皮科城，也有几个在莫雷洛斯州。

就这样，胡安·巴勃罗成了个预备役的将军，除了那支出色的科尔特左轮手枪之外，什么本钱也没有了。于是他开始怀念遥远的故乡，怀念他的战友，以及今天的还不如当时打铁那时候的自由。那时候，除了“辛帕蒂亚”杂货店的那个可怜的恶魔以及三、四个在城里当宪兵的“老猫子”之外，他的头上没有什么别的暴君。再说，这些人如果不去触犯他们，还是不错的。胡安·巴勃罗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他叹了口气，把脸转向了西边。

有天晚上，有一个在饭馆里几天以来一直坐在胡安·巴勃罗对面的人，抓着头皮，叹着气喃喃地说：“那些文官在掠夺我们。”

胡安·巴勃罗皱起眉头，看了看跟他说话的人，吃着饭，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那人又说：“那些文官侵占了我们的果实，都是我们播的种，我们用血汗灌溉的。”

胡安·巴勃罗放开盘子，停了一会，鼻子左边的鼻翼牵动了一下，又弯下腰搔了搔脚踝，然后又一声不响地吃了起来。

另一天，那人又说：“那些文官已经不再是苍蝇[1]，现在他们已经入席就座，只把宴会上的残羹剩菜象喂狗一样扔

① 墨西哥俗语，意即流浪者；指墨西哥革命期间失势的文官和政客。

给我们。”

胡安·巴勃罗终于忍不住了，便问：“那么，这些文官究竟是什么样的狗杂种呢？”

“就是那些挤掉我们地盘的人……那些花花公子……”

胡安·巴勃罗的脑袋顿时开了窍。

第二天轮到胡安·巴勃罗发议论了：“最好把那些暴君统统干掉。”

晚上，他的朋友把他带到阴森的郊外去参加一个秘密的集会。造反的人已经在那里聚集，其中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人正在用忧郁的腔调宣讲“该是我们把祖国还给人民的时候了”这个题目。

胡安·巴勃罗听得出了神，丝毫没有察觉旁边的门窗里都已经伸进了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枪管。

有人大喊了一声：“举起手来！”

大家都举起了双手。胡安·巴勃罗也举起了手，但还不如说，他举起了紧紧地握着那支科尔特左轮手枪的右手。

“快投降，否则就要开枪了！”又有人大吼了一声，这声音离得他那么近，竟使他猛地向后一跳。接着，胡安·巴勃罗打出了手枪里所有的子弹，作了回答。

在白色的硝烟和射击的火光之中，在一盏油腻而昏暗的油灯光下，胡安·巴勃罗披着一头卷曲的头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神灵般地微笑着。

等到子弹打光，漆黑的门窗里已经没有人影，而那些和他一起造反的人却闪电般地一起向他扑了上来。

胡安·巴勃罗被捆住了手脚，但是他依然微笑着。

这一点不算吹嘘，因为胡安·巴勃罗说过，他与死神遭遇过不知有多少次，所以他已经学会了面对着死亡而毫不腿软。

今天，他已经在这张苇草椅子里整整坐了六个小时，他那刚强的脑袋埋在一双青筋暴露的黑苍苍的手里，因为某种比死亡更加残酷的东西在折磨着他。早晨，教堂的钟缓慢而又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敲响的时候，胡安·巴勃罗似乎仍然听到了“叛变……叛变……！”的声音。

“到底叛变了谁，我的圣母？”

他没有睁开双眼，转向房间一边墙上的一个小小的神龛，里面有一尊圣母的象，两束枯萎的花和一盏发出阴惨惨黄光的油灯。这时候，他的眼睛里两颗泪珠就要夺眶而出。

“不可能！”胡安·巴勃罗象一头受伤的雄狮那样猛跳起来，“不可能！……”

临死前的清醒使他清晰地记起了童年时的活生生景象：喧闹的铁铺，乌黑的煤烟，火光熊熊的炉子，一个孩子颤抖的手不会使钳子，让烧红的铁掉了下来……接着是一声尖叫，霎时两眼充满了泪水。铁铺的紧里边，站着一个赤膊的老头子，皮肤干瘪得象橡树皮，一把大胡子象一团晒黑了的龙舌兰纤维。

“怎么啦，胡安·巴勃罗？……男子汉是不许哭鼻子的！”

报纸用虚伪而空洞的词句报道说，被处决的人镇定自若地就死。记者还说，罪犯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朝我的脸上打。"语调是如此威严，与其说他是在请求，不如说他是在下命令。

行刑队的枪法是无懈可击的，只见胡安·巴勃罗猛地向前一跳，滑了一下，脸朝天地直挺挺倒了下去，形容一点没变。

这就是记者所看到的一切。

然而我看到的更多。我看到胡安·巴勃罗的玻璃球似的眼睛里慢慢地渗出两颗晶莹的泪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要掉出来，好象要飞上天去……

啊，是的，它们化成了两颗星星……

上校的怀念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

我是在塞拉亚① 的“水球”喷泉脚下碰见他的，那时候人们正做完弥撒，从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出来。他的木头的假腿，挺起的肚子和纸板那样的脸，使人一眼就认出他来。

“上校！”

他猛地回过头来，两眼发光，露出他特有的微笑。他很高兴，我相信，这与其说是由于我们的见面，还不如说因为有人重新叫了他的军衔。我看他甚至还没认出是谁在跟他打招呼。

我们互相拥抱，接着他就请我陪他一同去火车站，因为他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在那儿办，这样他便能够跟我多谈一会。

我们上了一辆汽车。

“现在我正在进口牲畜。”

“这可是赚钱的买卖，上校！”

他耸了耸肩，假装谦虚地勉强笑了笑，这是十分吝啬的

---

① 塞拉亚，墨西哥瓜纳华托州的一个城市。

有钱人惯有的神情。

"凑合，凑合……"

"看来日子过得不错。"

"彼此，彼此。我刚刚装了一列车的肥公牛，现在去拿铁路货运单。"

我们下了车，看到铁路被一列军车占着，他的装牛的车皮还在老远，在靠近公墓的岔道上。他顿时就破口大骂，甚至连他的那条假腿也一起骂了进去。幸亏有一件事情吸引了他，使他的怒气暂时平息。

"等等，请过来，咱们去看看。"

这是一个吵闹的场面：一个士兵和二十来个两手空空的农民对峙着，后者不肯上这列军车。

议员先生曾经这样说过：

"小伙子们，政府只是要求你们保卫那些土地，它们将要分配给你们，而那些该死的神甫却想霸占。"

谁都想问一下议员先生，那些该死的神甫现在是在哪里，同时向他讨一张卡列斯总统① 的教人可以不吃饭的药方。

在这些宁可要卡列斯总统的"玉米棒子"而不要神甫的"天国的光荣"的人中间，有一个最精明的人打着满意的饱嗝在想："要是分配给我们的不是土地而是子弹呢？"但是，

---

① 卡列斯（1877—1945 年），墨西哥军人和政客，1924—1928 年任墨西哥总统，执行反对教会的政策。

想是这样想，却没有说出来，因为被人看作缺乏男子汉气概是很难堪的，尤其是因为没想到他的十九个同伴也在这么想。

议员先生看到他们犹豫不决，就使用了一个万无一失的绝招。

烧酒兴奋了人们的精神，使得肌肉充满了活力，因此，他们只由两个士兵带领，就高兴地唱着歌，信心十足地走上了尘土飞扬的大路。

但是他们走近这列装载士兵的军车时，心里就感到事情不妙。

那些士兵不再把他们叫作“伙伴”，而是粗暴地命令他们上一个车皮。

这二十来个人中最莽撞的一个，仍然以为事情都跟每座山上都长草那样简单，便问：

“为什么卡列斯总统仅仅为了他自己一家就需要一列百万美金的专车，而我们这些保卫他的人却被装在这个运猪的笼子里？”

他得到的回答是屁股上挨了一脚，使他毫不费劲地进了车皮。

这个奇怪的行动使他大吃一惊，他脚跟一转，以准确无误的反手一击，把那个士兵伙伴打了个嘴巴啃枕木。

“你知道你这是干的什么吗，混蛋！”

“别发火，伙……你别生气，就算是开个玩笑，何况是你先动的手。”

可是这个士兵伙伴知道，自己军服的袖口上和帽子上的两道红杠可不是随随便便加上去的。他想，现在正是开始军事训练的最好机会。

他一下子跳进笼子，叉开两腿，象块三角形的钢似的，右臂伸出来，象弹簧那样绷着。

“叫你尝尝我的滋味！……一……二……三……”

“什么？当真起来了？”这个农民伙伴擦着嘴角和鼻子里流出来的血问。

“你还问，畜生！”

这个士兵伙伴倒也不是个坏心肠的人，他只是想很好地结束他的教程。不等对方缓过气来，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车皮的一个角落里。

“让他去！”他的上尉满不在乎地说，“没看见他差不多没气了吗？”

当这个农民伙伴在干粪堆上呻吟的时候，其他那些就要成为士兵的人，都一个个把他们毛发蓬乱的黑脸贴着车皮的铁栅，睁大眼睛，仿佛想要从窄窄的铁栅之间逃走一样。

我的这位上校，卡兰萨和奥勃雷冈① 那个幸福时代的旧军人，这时候悲哀地叹了口气。

“真惨！”我在目瞪口呆之中自以为猜着了他的心思，便

① 奥勃雷冈（1880—1928年），墨西哥军人和政客，1920—1924年继卡兰萨任总统，采取过一些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1928年再度当选总统时被暗杀。

这样地说。

"真惨，对了……他感到多么痛快！"

我诧异地望着他。

"您想想，如果您头痛，马上吃一片阿斯匹林，喝一杯热柠檬汁的话……"

他看见我茫然不解的神色，又继续说：

"完完全全，一模一样。那时候，您一觉醒来心里有点不舒服，就把这种穷光蛋找一个来揍一顿，不管找个什么借口……真是灵丹妙药！"

他的那双梦幻似的眼睛，已经淹没在他自己对那一去不复返的美好年代的忧郁怀念之中了。

马德罗分子安德列斯·佩雷斯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

“……粮价空前上涨。雇工们吃的是玉米、豆子。玉米一公石[①]七比索，豆子一公石十四比索。这里雇工的每日工资是三角七分。但是政府将要花两千多万比索去造一座国家大剧院，化两千多万比索去装饰首都的市容，另外再化两千多万比索去接待应邀前来参加我国独立一百周年庆典的外国代表团。那些外交官先生们至少会对墨西哥共和国人民极其富饶的景象感到满意……”

我念完了消息。我的朋友——《地球报》主编——便轻蔑地评论起来：

“天天都这样胡闹。国家的信誉就建筑在外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上。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给外界一个印象，即在国家独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这种良好的印象，那就算是尽到了它的责任。只有白痴才会为此而责难政府。”

“只是雇工们的工资、粮食的价格及政府正在挥霍的千

① 一公石等于一市石。

百万比索，倒确实是个问题。”

我的朋友透过他那副墨镜惊奇地看着我。我却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想怎样回答我，因为就在这时，宪法广场那边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喧闹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这帮傻小子，现在来闹个啥！”他喊了起来，“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们这帮学生的头脑竟会退化到如此地步。”

浩浩荡荡的闹事的青年在热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中涌上普拉特罗斯大街。这是抗议在美国佬的土地上杀害一个墨西哥人的反美示威游行。

“这反映了他们的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难道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给政府上一课了吗？我们外交部的那些官员不是奴仆！”

“实在令人吃惊，”我天真地答道，“这些性情那样温良顺从的娃娃（财政部长只用了一块硬面包干就在他们的头脑里塞进了吃奶孩子的见解），竟会采取这么危险的行动。”

这时，露丝小姐裸露着丝绸般柔软的臂膀，象是无意地擦过我的身子，但我仍然坚定自若。

“我高兴的是，”我满怀激情地补充说，“未来的知识分子能洗刷一下这个令人厌恶的、陈腐的、奴气十足的政府的可耻污垢。希望他们不再成为今天那种可悲、易受贿赂和厚颜无耻的人。”

在拉埃斯梅拉达大街的拐角处，我的上司比平常更为热烈地紧握住我的手同我告别，而我则报以微笑。

这事发生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正是墨西

哥城以伟大首都自居，以高度文化和精湛文明的中心而自豪的时刻，也正是圣弗朗西斯科大街华灯初上，纸醉金迷，仕女翩跹，焕发出一派摩登时代生活气息的时刻。

正当学生们走近普洛费萨大街，这一团吵吵闹闹、光亮闪闪的蜂群已经恢复了秩序时，突然，一排骑警冲来，队伍又乱了。一批穿着深蓝色短外套，饰有金色丝带，象哥萨克骑兵模样的家伙，领着一帮乱哄哄的警察，穿过汽车和卡车直冲过来，街上顿时乱作一团。人们极为好奇地争着往普洛费萨大街涌去，在街口和长长的人行道上形成了层层屏障。缓慢而庄重地行驶着的车辆停了下来，汽车也不冒烟了，形成了三长排车队；接着又是一排，再是一排，最后便乱七八糟地一片混乱；交通中断了。工人们跟穿漂亮衣服、浑身飘香的人群以及穷苦的街头缝补女工混杂在一起，一个个都象油漆的木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在人群中，一种预感就要出事的不安表情却压倒了一切。这只是刹那间的事。那边老远的地方，拥挤的人群进退不得，传来了一种沉闷而又愤怒的呼声，一阵阵的嘲骂和一声声越来越响的象飓风一样的哨子尖叫。惨剧发生了！在那巨大的弧光灯下，在那商店和橱窗里成百上千只白炽灯照耀下，在那酒吧间、电影院和饭店的绿色、红色和金色灯光的陪衬下，傲立着身穿普蓝色制服的人的侧影。他们躬着宽大的后背，挥动粗壮的胳膊，出鞘的利剑亮起道道寒光，劈开了万辉交织的美妙光网。刽子手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弯下颈背，那利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下砍杀。

人头躜动的浪潮，从这一端滚到那一端，震撼着整条大街。这是始而惊讶、继而恐惧的人们发出的沉闷的呼声。

顷刻间，学生们就被驱散了，柏油马路上只洒了一点点鲜血。暴徒们嘴角上带着胜利的微笑回去了。

我转过身，碰到一位中学生，他是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前额有一道紫红色的血痕，蓝色的眼睛被吓得茫然无神。他的两颊本来应该象玫瑰花一样鲜嫩，而今却象古旧的象牙那样苍白。

我坐到桌子边，动笔写下："警方引起严重骚乱。娃娃们被当作暴徒，遭到追捕和袭击。"由于我多年担任《地球报》的记者，这时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动促使我很快又修改了这个愚蠢的标题："学生引起严重混乱。警方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

于是，我随意往床上一躺，用刚写过的那页纸折了辆小车，后来又捏作一个个小纸团，一个接一个地从窗口扔到街上。

一个信差把我叫醒了。

原来是托尼奥·莱耶斯来的一封信。他是我中学时的一位同学。我十分欣慰，从来也没有收到过这么及时的邀请。我想给《地球报》的主编留张明信片，于是就上街去了。我只有这么一个晚上了，而这整个晚上都将花在她身上。关于这次出走，我将什么也不对她讲，不然的话，我们之间就会闹出荒唐愚蠢的事来，因为除了我以整笔整笔的半月薪

金来换取她那白净的双臂之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别的约束。事实上，要不是我这时碰见了她，那我是不会向我的弱点作最后一次让步的。但是，假如她明天等我回音的话，我那张给主编的明信片将会告诉她我已经到了离墨西哥城三百公里的地方。这个墨西哥城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头晕目眩，深恶痛绝。

在维亚洛沃斯这个小车站，火车只停了刚好够旅客们下车着地所需要的时间。

我还没有意识到我落到了一个多么荒凉的地方，那长龙般的黑色列车就在死一般静寂的大平原上蜿蜒奔向了远方。当我走上埃斯佩兰萨山丘时，只见那车头的浓烟已象瞬息即逝的云彩，消失在下午温和而清澈的大气中了。

埃斯佩兰萨庄园离维亚洛沃斯车站大约只有两公里。爬上山坡就会一眼看到那装有绿色百叶窗的黄色房屋，屋檐下有一道红色的饰边。挺拔的白杨树犹如金属镶边，点缀在其间。在辽阔的大平原上，远处有群峰环抱，呈现出一派恬静安适的景象。傍晚，灰黄色的霞光映照着万里无云的晴空，顺着那条沿河伸展的林带，到处散布着一个个晶莹闪光的水坑。阵阵凉风吹在我灼热的脸上，我在这金色的景物中感到一种无名的忧伤。

这时，小教堂那长了青苔的拱顶特别显眼。它与一群穿着洁白的短褂，披着色彩鲜艳的斗篷的雇工，适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中间走出一个浓眉毛、大胡子的粗壮青年。他一步一步地迎上前来，我很随便地向他问了好。

他背着双手，敞着宽大的荷兰式大褂的两片衣襟，仰起头问我：

“喂，朋友，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说话的腔调和神态很使我讨厌，但是我到乡间来当然不是为了听听我那《地球报》主编的甜蜜的声音，也不是为了接受我女友露丝的亲热的抚摸的。

“我想跟你们主人谈谈。”

这个庄稼汉傲气十足地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他提了提合身的羚羊皮长裤的腰，牛皮鞋叽咔叽咔地响了起来，简直是目空一切地对我说：

“用不着找我主人谈……有什么事跟我谈就行了。”

我愣了一下，倒不是因为这小子的蛮横无理，而是因为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我不愿意采取的态度。我想，对那些倒霉的家伙来说，忍受这个愣头愣脑的工头的鞭笞或许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我转过身怜悯地看了看他们，却感到十分惊讶。我发现，他们中有的在惊愕地看着我，有的露出了下垂的厚嘴唇后面的大牙，而所有的人都为我的出现而感到有趣。这简直把我气坏了。

“喂，傻瓜蛋先生，快去告诉托尼奥·莱耶斯，就说我，安德列斯·佩雷斯在这里呢……因为我就是安德列斯·佩雷斯，你这个蠢货……听明白些，你这个头号大笨蛋……”

那壮实的汉子愣了一下，好象我的名字对他产生了效果。不管怎么说，某些东西使他相信我是个什么大人物。他慢慢地脱下帽子，象挨了揍的狗那样畏畏缩缩地看着我，最后从牙缝里含糊地赔了个不是，接着便请我跟着他，殷勤、客气而又十分谦恭地让我坐到红瓦棚子下的一条铁长椅上。

托尼奥张开双臂迎了上来。

“安德列斯·佩雷斯！安德列斯·佩雷斯！啊，你到这里来了，真叫人惊喜不已呀！”

他仔细地盯着我看了一会。

“你还是五年前的老样子，真是一点不见老啊！”

“我却不知该怎么跟你说了，托尼奥·莱耶斯。你这浓密而威武的胡子使你显得有点古怪：既有点象亚美尼亚的主教，又有点象逃窜犯的首领……总之，我觉得你有点苍白……”

我的这些看法准使他不好受，他清澈明亮的蓝眼睛模糊起来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不是‘有点’，安德列斯，我的朋友，而是十分，而是太苍白了啊……”

但是当我们进了屋，他又高兴起来了。他急切地要跟我交谈，连我拍掉衣服上尘土的功夫也不放过。他把我带到一个朝西的阳台上，然后我们便开始回忆起在州立中学五年的学生生活。我们回忆起所有的同学，还想起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已经是万籁俱寂的下午了，我们却还没

有从回忆的迷宫中走出来。初冬时分潮湿的寒气使得他扣上了大衣的钮子。他猛地干咳了一声，清清发痒的喉咙。

“你去换一换衣服再回来见我的妻子。走到尽头，右边第一间房间就是给你准备的住处。喂，”他又叫住我，“你的‘相好’呢？”

我为之一愣，没有料到他会这样问我。

“露丝在墨西哥城，我们是朋友……恰贝拉住在瓜达拉哈拉。”

他没有注意我的激动情绪，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沉思着对我说：

“我是多么爱露丝呀！你还记得吗？我觉得那时我确实是爱上了她。”

他正准备接着话头谈下去，一阵干咳又侵扰了他；他一下子变得愁眉不展，郁郁不乐了，只说了句：

“你去吧，我们在饭厅等你。以后再找机会谈她吧！”

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他。

她叫玛丽娅，穿着有点做作，但是有两个理由使我原谅了她：第一，因为我有点自负，总猜想我的到来可能会影响到她的穿戴；第二，因为她有一双极其动人的眼睛。

“九月初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等着您来。”她故作庄重地说。

“只有托尼奥了解我，太太，他可以想象得到我是费了多大劲才下决心离开墨西哥城的。另外，我深深感激你们，

已经有两年时间邀请我到这里来。”

“托尼奥非常喜欢您，总是惦记着您哪。”

“安德列斯，我们曾经非常要好，简直象亲兄弟。你说是吗？”

“我们的友谊早在中学时代就是尽人皆知的了。”

“是啊，正是这一点使您不至于马上就讨厌这乡村生活。秋天倒还有许多花，而现在，您看，只有些干黄的叶子。小池塘已经干得连脚也沾不湿了，而这冬天的寒风却又刺骨地冷……这里的黑夜又是那么长，那么漫长，简直没有尽头啊。”

“安德列斯是酷爱乡村的，玛丽娅。”

“一小块处女地就会使我忘掉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对我来说，乡村，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这一点，对象您这样一个习惯于首都繁忙生活的人来说，真有点不寻常。”

“我却厌恶首都。”

“哟，我的天哪！……”

我的回答好象使她十分惊讶，但我猜想她那动人的惊讶神态完全是想趁机向我显示她那乌黑而美得使人着迷的眼睛，那实在是黑得动人心弦哪！

托尼奥又咳起来了，我又一次注意到他那愈发苍白无力的样子。我暗自思忖：我朋友的灾难会不会跟这位其美无比的女妖大有关系？

“事实上，”他听我讲完了那些使我离开墨西哥城的事

件后对我说，"政府不仅嘲弄了这些天真而轻信的马德罗分子，同时也残酷而可耻地嘲弄了整个国家。但是，我预言，对这种嘲弄它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

"可能确实如此，托尼奥，现在可以感到有一种古怪的毛病，某种潜伏着的隐藏的东西。那些吞食预算的家伙自己已经分化。这个倒霉政府的接二连三的失策已使全国非常不满。我们在铅一样沉重的空气中生活着、呼吸着。有一种即将发生严重事态的感觉。"

"但是，安德列斯，那为什么不把这种不安情绪在报刊上表达出来呢？"

"报刊？你可不知道现在报界正经历着一个恐怖时期。政府践踏各种法律和保障，现在仅仅允许它的御用报刊存在，其他报纸则是出一天算一天，因为它们的编辑随时会被送去坐牢。独立，那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那种官方报刊，那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是那些御用作者所有无耻、不义和鹰犬本质的明显表现。"

"怪不得政府派财界人士去美国攻读新闻学。"

我得老实承认我的辩才开始成为我的负担了。

"但是，你不就在《地球报》工作吗？听你这么讲话我真有点吃惊。"

站在一位漂亮的女人面前，我那二十五岁的年纪显得与激烈的政治问题水火不相容了。于是我决定把话题扯开，正好转到了连衫裙的问题上。这是首都的最新时装。坦白地说，玛丽娅是讨厌这种裙子的，但因为这是最时髦的裙

子，而她又打算到墨西哥城去一次，所以她叫人去做了两件。她眯起富于幻想的眼睛微笑了一下。可以肯定，她是在想象着自己优美的身段穿上了最为合身的裙子后如何显眼的场面。

她又问了我帽子的颜色和式样。我大概是对她胡诌得太过份了，因为连托尼奥这样厚道的人也咧开嘴巴大笑起来。

我们进了饭厅，我的朋友打开几瓶苹果酒。他这个素无忌酒美名的人，现在居然真的成了斯巴达人了。看着我们频频举杯，他两眼亮得出奇。

十一点钟时我告退了。玛丽娅想起我关于那些时式帽子的看法，又爽朗地笑了起来。但是这次我脸都没有红一下：那苹果酒早已把隔阂打消了。

四壁是冰冷的砖墙，一扇大窗面朝田野，黑色的夜幕里有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在飘动，蟋蟀在瞿瞿瞿地叫个不停。远处有只狗在隐隐地吠叫，浑浊的夜空偶尔有一两颗星星浮现。我房间里的陈设，简朴得给人一种宁谧的感觉。

我醒了两、三次，听到阵阵持续的干咳声，又看到了那一双变幻无常的黑眼睛。早晨我醒来时，想起了我的女友露丝的两条白嫩的臂膀。

我们每天都骑马出去，但是当我们全神贯注地谈论政治问题或者托尼奥心情不太好时，玛丽娅就不同我们一起出去了。

我最喜欢去散步的地方就是大坝。我特别喜欢趴在槐树脚下，看着那一大片象刻着花纹的钢板似的水面，听着那淙淙的流水顺着闸门边长满青苔的石头缝里渗出，洒落在遍布着冲刷得干干净净的鹅卵石的河道里。有时候我还找一段垂柳成荫的河岸，脱光衣服，跳进水中，哧嗵哧嗵地击水驱赶鸭子。它们先是嘎嘎嘎地惊叫起来，随后便笨拙地扑翅飞到芦苇丛中。我用苇杆的嫩叶搓擦皮肤。离开冷水时，我感到精力更加旺盛了。

一天早晨，我还熟睡着，托尼奥匆匆忙忙地走进屋来。

"安德列斯，安德列斯，快醒醒！邮件刚到，发生大事情了！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算命先生！你的政治预言实现了。你应该为你这个叛逆的社会学家的敏锐目光而高兴……快读读这个。很抱歉，这么早就把你吵醒了。"

我莫名其妙地睁开了眼睛。他拿出一份报纸，把一段大字新闻标题摊在我的鼻子底下："普韦布拉事件。阿基莱斯·塞尔当是怎么死的。边界地区的叛匪活动。"①

我揉了揉眼睛，从床上欠起身便开始看了起来。由于托尼奥的邮件要晚一个星期才到，所以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① 1910年秋，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拟订了有名的政纲"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改变了过去想通过和平方式废除独裁统治的想法。根据这个计划，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反对迪亚斯的全国起义。但反动政府占了先。11月17日全国开始逮捕。11月18日，阿基莱斯·塞尔当前去领导起义的普韦布拉城，发生了马德罗派与政府军的武装冲突。五百名左右士兵和宪兵包围了塞尔当所住的房子。塞尔当和他的同事被杀。这就是震撼墨西哥的普韦布拉事件。

那些震撼全国的严重事件。马德罗派的密谋被发现了；由于抗拒警察，塞尔当一家在普韦布拉的家里遭到了袭击，首都及各州都在大肆捕人，在奇瓦瓦又发生了第一批革命运动。

托尼奥忽而放声欢呼，忽而忿激地加以评论，不时地打断我。

"你不觉得政府已到了无耻透顶的地步吗?"

我的惊愕的双眼骨溜溜地转着。

"你一点也不要怕，"我的朋友宽慰我，"这里就是你的家。这里是可以讲，可以喊，可以唱真理的地方。你已不在那帮杀人警棍和穿燕尾服的文痞中间了。安德列斯，我的朋友，导火线已经点着了。"

他的那种激情使我感到有点可笑。八天的乡村生活使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精神恢复了平静。因为这个缘故，我那一时的政治热情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我现在张开嘴巴，我这个革命党的倾向就很快会露出马脚。托尼奥又使我回忆起中学时的情景。在"宣言"之夜①，他爬上一扇窗子，抓住铁栅栏，发表煽动性的演说，然后由人们抬在肩上走过大街小巷，那是一个与现在很不一样的托尼奥·莱耶斯啊!

"堂波尔菲利奥·迪亚斯应该特设一个勋章，嘉奖他的勇士。为了对付四、五个可怜虫和五、六个妇女，竟动用了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安德列斯·佩雷斯，这一次，哪一方是

① 指纪念1810年墨西哥独立革命宣言《多洛雷斯宣言》的日子。

英雄好汉？哪一方是胆小鬼和无耻之徒呢？”

他在屋里来回踱着，突然站住了，夺走我手中的报纸，叫我更专心地听他说。

“这帮记者难道真的都变成了白痴？他们在报道这一卑怯的战功时连个评论都不做。你的同行们怎么啦，安德列斯，我的朋友？”

“那是因为生了一种毛病，我的朋友安东尼奥。用体面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胆小。但因这是一种隐疾，所以就把它遮盖起来，把它藏到愚蠢这个假面具后面了。”

“但是，我的天哪！如果都是这么胆小如鼠，那为什么还写文章呢？”

“你说到哪里去了，安东尼奥？写文章那是为了赚钱。”

“我认为你是在污蔑你的许多同行。有的作者是十分受人尊敬的，他们并非为了这个而写作。”

“是的，但都不是记者……而是与塞尔当这个可怜虫同一类的人。这些老实忠厚的人最后被关进监狱，还算是幸运的呢！”

“而你从来也没有感到过你可以成为这种老实忠厚的人吗？”

“谢谢你，托尼奥……我不抽烟……”

他那双十分惊讶的眼睛生气地看着我。

于是我那革命者的声望便威信扫地了。

在他给我的邮件中夹着几份《公正报》。

“你读《公正报》吗？”

“弄得到手我就读。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习惯，但我却感到极其自在。”

“那么你关于政治的谈话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拼凑的闹剧，因为你仅仅是想试探一下我们双方的观点罢了。”

他的眼睛怒视着我，我没有答话，还是一本正经地看着报纸。他讲呀讲呀，随着语句的激烈越来越愤慨。我觉得他在影射我是密探；我也不记得他还骂我些什么。我若无其事地继续看我的报，直到找到一个机会来挽回僵局。

“你看，托尼奥，走近点，你读读吧。普韦布拉的战功关键就在这里。你应该与我一起高兴哪，你这个土生的罗伯斯庇尔。你看，单这一句话，就价值连城啊！”

他拿过报纸大声念了起来：

“‘政府军已胜利荣归’，真他妈的混蛋！”

“你这句收场白真是太漂亮了。”

“这可不是嘻嘻哈哈的事，安德列斯。这些话是卑鄙无耻、诡诈狡猾到了……”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赞歌还有谁比《公正报》唱得更动听呢？”

我猜中了他的话。托尼奥变得通情达理了；他用谅解和热情的眼光看着我。接着他气愤地把报纸揉作一团，点起一把火烧起来。这又使他猛烈地一阵干咳，也使我从床上下来，走到窗边，把烧剩的焦黑而呛人的《公正报》扔出窗子。

半小时以后，我们在饭厅里相聚。托尼奥沉默寡言，神情沮丧，对那些震撼人心的事件一句都没提。后来，我们三个人便骑着马出去溜跶了。

“他现在精神很不好。”看他稍稍落在后面了，我对玛丽娅说。

“自从您到这里来后，这还是第一次。平常的话，他不是几天，而是整整几个星期都这个样子。他这样闷声不响真把我憋坏了。”

“可能是因为他生病的缘故吧？”

“嗯，就是，就是呀。”她压低了声音回答我，并象受宠爱的女孩子那样地做了个鬼脸，似乎理应得到人家的同情。

“他长期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是在他刚从中学回来时才认识他的。我们只谈了六个月恋爱就结婚了。不久，我就发现了他的这些奇怪的思想；这种少见的古怪脾气可真要我的命。”

突然他快马紧走几步，赶到了我们跟前。

“两小时前，安德列斯，”他以极为可笑的严肃神情对我说，“阿基莱斯·塞尔当在我的心目中啥也不是，可是在刚才的两小时中我想念的，我无限悲痛地想念的就只有他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安德列斯，我的朋友？”

我真想笑出来。我的目光与玛丽娅的又碰在一起了。

“托尼奥，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最高深的心理学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些心理学家和星相术士之流对我来说肯定只会使人作呕。”

玛丽娅为我高兴，几乎是在向我致谢．而他却是怜悯地，也许是鄙夷地看着我。

我们来到了翻耕过的准备种小麦的地里。他同管家维森特谈了很长时间。他还两次下马，一次是下来看看播种机的调节器，另一次是下来教一位新雇工把地犁直。这时候，他那愁闷的神色好象已经消散了。

回来后，在所有场合他都没跟我讲一句话。我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想叫他开口，但他都用简短、干巴、断然的言词回答我，使我感到很难受。

过了一会儿，玛丽娅问我，她丈夫的病是不是会传染。

“怎么啦?”我疑惑不解而又有些惊奇地反问她。

“因为您现在也沉默寡言起来了。”她微笑着说。

我有点笨拙地对她说，照在我头顶上的阳光使我有点厌烦。她又笑起来了。

“别理他，他是极其神经质的，过会儿你看着，他就会高兴起来的。”

但是，就在这天下午我对托尼奥说：

“我想回墨西哥城去了。我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感到精力充沛，可以回去大干一场了。”

“你已感到厌烦了吗?”他直率地问我。

“我深深地感谢你及你夫人的款待。这种盛情只能以我的万分感恩之意来报答。但是你一定懂得，托尼奥，我们大家都应该工作。”

“算了！我不希望你再来给我解释什么。你对我不要

存那么多的戒心！但你生来就是这么个脾气，我不能要求你做不可能的事。问题全在于我们在政治问题上不能相互谅解。啊，行了，咱们就别再谈政治好了！"

他不让我分辩。这时候，管家拿着几封信进来了，我发现他令人奇怪地死死盯着我。

托尼奥拆开信封，读着一页公文纸；读着读着便没有了声音。我以为是我在场不方便，打算离开。但他眼睛没从字句上移开，用手示意我留下。过了一会儿，他象他的管家一样，惊讶而疑虑地看着我。

"维森特，快准备轻便马车，再去对宪兵们说，他们可以回去了，我要亲自去处理这件事。"

维森特出去了，托尼奥神秘地走近我，把声音压得低低地问我：

"你与法院有什么瓜葛吗？"

"绝对没有。"

"你瞧……看看这个……"

我转过身来。这是对"两个星期来一直住在这庄园里的一个叫安德列斯·佩雷斯"的人的缉捕令。

"这是搞错了，也许是同名同姓的人吧？"

"我向你发誓，托尼奥，我实在一点也不明白。"

"不管怎么说，我得到镇上去跟行政长官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搞错了。但是，我不想连累你……"

“不管是不是误会，反正会叫你吃点苦头的。把你在监狱里关上一、两个星期，然后说声‘请您原谅’把你放出来。这种事是不会给你增添什么光彩的。”

我去拉上他书房的窗帘时，他捡起一封掉在地上的信，拆了开来。

“可是，这实在是无上光荣的事呀……哈哈哈……！”他把手掌往额头上拍了一下喊起来，“这么说，安德列斯，我的朋友，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么说，你成了可怕的佩雷斯罗？‘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革命党奸细’，他们这样告发你，说你到我家来正是为了煽动我们起事。”

他欣喜若狂地笑着，而我的手脚却比死人还要冰凉，脸色比死尸还要惨白。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托尼奥，这件事对我来说太严重了。”

“真有意思！我倒不相信象你这样一个谨小慎微、举止检点、博学多才的人居然是真正的革命党！”

换一个场合，我会觉得这样的玩笑简直是愚蠢透顶，可现在，我的每根神经都绷得象旧钢琴上的细弦一样紧。

他看出了这一点，便换了口气说：

“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

“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拙劣透顶的污蔑！”

“所以开始时我大笑了……我以为它只不过是个没有趣味的玩笑罢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开这样的玩笑是会要一个人的命

的。特别是现在，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种可鄙的报复。”

我向他谈了我与《地球报》主编的矛盾，谈了我们之间经常由于政治分歧而进行的争吵。

“你知道，现在全国已经开始了对马德罗派的骇人听闻的迫害，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轻易地致人死命。”

“你说得对，安德列斯。”

我们默默无言地呆了好长时间，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啊！”他忽地叫了起来，“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对他们来说，是个不祥的新阶段。波尔菲利奥派的那些盗贼先生不仅虏掠抢劫，还拔刀杀人呢。只是他们得对付一千二百万墨西哥人民，而墨西哥人民是看透了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暴露无遗了。”

他又激动起来，同早晨一样，一个劲地辛辣嘲骂政府。只是我的态度不同了。我再也不能做对人世间的一切都认为无须过问的印度之神了。我甚至明白了托尼奥·莱耶斯为什么会因为阿基莱斯·塞尔当之死而痛哭流涕了。

“我认为托尼奥不到明天不会回来。夜里这么冷，他会冻坏的。”

我不敢提起他的镇上之行。玛丽娅也同样丝毫不提这件事。但是，不是她猜出了什么，就是他已经把事情对她说了，反正我们在桌面上谈着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时，她不时地两眼盯着我，就象早上托尼奥和维森特盯着我一样。我

发现她曾不止一次地看着我，严肃地、甚至怀着敬意地跟我交谈。真遗憾！我可不高兴人家把我变成一个小说人物。我不十分清楚她对我是怎样想的。但是，很可能我自己的年龄和举止都不能表现出我的脾气和性格。对于她的变化，我从心底里感到惋惜：一个女人如果不轻薄多情，那就象一件残缺不全的小摆设，一只不会鸣叫的黄莺，或是一样破损不堪的玩具那样索然无味了。

托尼奥肯定不会回来了。大家各自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我就向玛丽娅告辞，神经紧张地进了自己的卧室。这一夜真是忐忑不安啊！我的脑海里尽是宪兵、乡警、秘密警察的喊叫声，尽是离奇的想法和毫无联系、杂乱无章的思绪。我实在疲惫不堪了。当我最后确信睡梦即将征服我时，一阵极微弱的响声又把我惊醒，我的神经格外紧张了。大风吹打门窗的吱嘎声，衣柜木板的振动声，门外呼呼的北风哀叹似的尖叫声，这一切都在我耳边肆无忌惮地越来越响。

第二天，托尼奥很高兴地回来了。

“一切都已解决了，你成了我的俘虏。乡警掌握着你的面部特征，当然，如果你出了我埃斯佩兰萨庄园的范围，我就不能负责了。这下子我很高兴，因为现在你可以在我们家里呆上一段时间了。”

“非常感谢，托尼奥，但是，这阴云是不会持续两个星期的，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这个愚蠢的运动，并停止他们令人厌恶的迫害。”

他脸涨得通红，轻蔑地看着我：

“两个星期就能扼杀这场革命？”

他嘴动了动，还想再讲下去，接着又一次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我，便把邮件交给我，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就出去了。

这是几份报纸和一封香气扑鼻的信。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满是讨人欢心的卿卿我我的痴情话语，跳动着一颗天真而热情的心灵……好哇，我亲爱的女友，你真行！只有你，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只有你，才会把我的情况告诉我那《地球报》的上司，告诉我那残酷无比的仇敌。这样，他就告发了我，说我是马德罗分子，是革命党人。你可真迷人哪，我的背信弃义的露丝！

一月十五日。

“今天他满二十岁了。”

她的声音象玻璃一样清澈，脸上散发着早晨清新的气息。

她与这位可怜的托尼奥·莱耶斯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因为有客人来访，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小巧的、有着高高后跟的彩釉木屐。那苗条的身材，合身的衣着，动人的发髻，使她象是从让·洛兰① 的故事插图中走出来似的。她身上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故意卖弄风情。

预见到男人们聚集在一起要谈论“国事”，我想了一个

---

① 让·洛兰(1856—1906年)，法国作家。

躲避的办法。我总觉得接近那些丝绸裙裾要比挨近那帮男性爱国者直竖的头发和发臭的胡子更合我的口味。

在我身上发生了极不平凡的事：自从宪兵当局监视我以来，有一种传说象油渍一样扩散开来，说我是堂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先生的革命党奸细。从身材魁梧的大汉到那些神父，没有一个不问我"事情怎么样啦？"不少人还问我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①、何塞·德拉露兹·勃朗科②以及鬼知道的什么口令。托尼奥看到我为了戳穿这个荒唐的传说而慷慨陈词，发表长篇大论，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但是，结果却与我的愿望正好相反：我的姿态，我的言辞，被认为是我善于迷惑人，说这纯粹是一种策略。更糟糕的是，我和《公正报》所作的闹事者会在两个星期内被堂波尔菲利奥镇压下去的预言，结果拖了好几个月，而革命却正在走向高潮。正因为这一点，我这个堂马德罗的革命党奸细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气氛中：许多人敬重我，不少人害怕我。拿管家维森特来说吧，他先是傻乎乎地接待我，后来表现出明显的戒心，而现在则是一心一意地要摸透我的思想。他提出要陪我出去散步，说是因为他"不把乡村的宪警放在眼里"。那些管帐的，过去从来不曾注意过我或者假装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现在也用会心的微笑向我打招呼，其中

① 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墨西哥北部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个无原则地追求名利的人，于1912年3月去北部举行叛乱，后从革命阵营投入了反动派。

② 何塞·德拉露兹·勃朗科，墨西哥军人，1910年参加马德罗的军队，1913年战死。

有的人甚至象军人一样立正向我行礼致敬："早上好，我的长官。"我还没有想打听新的消息，那个管钥匙的已给我报告了乡警的哪怕是极其细小的行动。一个经常来庄园买牲口的人同那些管帐的窃窃私语后，满怀深情地看了看我，临走时还紧握我的手，握得我的手指都发麻了。但是，我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起作用的。昨天，我沿着山腰散步后回庄园的路上，因为迷了路，便走到一条小河边向几位正在往水缸子里舀水的妇女问路，可是她们一看到我便都一溜烟跑了。我正在惊慌，发现在一段石灰斑驳的土墙后面有一个裹着东西的白发苍苍的脑袋和一双十分紧张的眼睛，原来是个老头端着他的马枪在瞄准我。这时我惊呆了。那老头发现错了，才掉转了枪口：

"对不起，东家。那是因为大家实在被这个什么革命吓坏了，都在开口闭口叫老天保佑了。"

我想给他解释一下，他却不让我讲话。他早就清楚地知道我是谁以及我在庄园等待什么。他求我"看在上帝的仁爱和他全家的至圣面上，募兵时不要危害他这个已经上了年纪而且有妻儿的人"。

这老头最后竟是泪水汪汪了。

后来，我还得知这个老实人，象其他的长工们一样，都已修好了倘若革命来到这里时可以藏身的地洞。显然，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那些贱民们在祈求平安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

米杜斯，这个维克托·加达拉[1]笔下的不幸人物，把小刀戳进自己的肉里，横搅竖转，把肉体内最敏感的纤维组织捣碎，破坏殆尽，从而在疼痛抽搐时感受到极度的快乐。那天中午，我没能接近玛丽娅或她的任何其他女友那温柔的衣裙，却被一帮可怕的政客团团围住了。在各自喝尽了掺白兰地的咖啡之后，我记起了米杜斯，于是便在别人把问题提到桌面上之前，勇敢地劈头就问：

"政治方面情况如何？"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头发灰白，胡子剃得光光的，身子很结实，但并不是农民那种肌肉丰满的壮实，而是象坐办公室的人那样的肥头大耳。他庄重地开始发言了。我想他可能就是拉克鲁斯·阿尔达的庄园主堂奥克达维奥。托尼奥几次跟我谈起这个人，有时竭力颂扬他，有时又明显地鄙视他。托尼奥最近一次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去请他来，好让你认识认识。他读过许多书，但是他的意见恐怕只是对他读过的那些书加以生吞活剥而已。"

堂奥克达维奥确实讲得沉着而自信：

"政府的失策加剧了全国的严重局势。大家都感到这个独裁者太年迈、太老朽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他那深谋远虑、合乎情理和可以忍受的独裁统治。但是那篇同克里尔曼的谈话[2]却并不是巨人的幼稚行为，而是一个弥天大罪。

---

① 维克托·加达拉(1873—1966年)，西班牙著名女作家。

② 克里尔曼，美国新闻记者，1908年2月17日，他访问波尔菲利奥·迪亚斯，迪亚斯发表了一篇政见谈话，引起局势的混乱。

办那家名叫《辩论报》的垃圾报纸是政府对自己心脏的致命一击。但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即使老朽了，也不会去自寻死路的。”

他沉默了一会，抹了抹梳得无懈可击的头发，把几根干净的软散的头发理到左鬓，又继续说了下去：

“比如说，那普韦布拉的问题吧……”

要末这一帮人都是疯子，要末就我一个是疯子，反正有关“形势”不利的说法从没在我头脑里有过位置。

“是的，普韦布拉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托尼奥说。

他两颊通红，连声咳嗽，象是作了长篇讲话似地累得要死。过了一会儿，他两颊的红晕消退了，只留下一些发红的小斑点。也许他开始发烧了。

又进来了两位客人。其中一位被称作“我的上校”。

“比方说阿基莱斯·塞尔当吧，”堂奥克达维奥继续说，“政府把他变成了一个英雄。”

“而把那些有荣誉感的士兵，他的那些忠诚的部下，却变成了一伙地地道道的土匪，一帮胆怯的凶手。”

急切想讲话的“我的上校”，正在捕捉话机。他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家伙，满脸横肉，矮小粗鲁，活象公路上的拦路抢劫犯。他不是在讲话，而是象狗叫，嘴唇翘得老高，好象马上要咬人一样，鼻子下的小胡子则象野猪的毛。说实在，我也不清楚他在谈什么，三年战争啦，现行水利法啦，革命和边界啦等等，都胡搅在一起。他还谈到在上次战争中亲手枪决的保守党人：人数多得足以将其头盖骨铺成一条大

街。

我是相信这一点的。他发笑时露出蛀坏的犬牙，两眼冒火，肥大的鼻孔里还散发出酒气。

我感到无聊。陪着“我的上校”的是一个神气活现的矮子，他活象画家维拉斯諠斯[1]笔下的一个人物。他把马德罗说得一无是处。堪称正人君子的托尼奥再也按捺不住，便发作了：

“您说马德罗是个糊涂虫？您认为马德罗是疯子？您还算是个作家？”

作家！那当然，毫无疑问。我们这些摇笔杆子的，都是可爱得不能再可爱的家伙。我要以在天的上帝起誓，每当我在生活中碰到这类东西，总是一心一意地希望看到它象蛤蟆一样爆裂。

“是的，先生，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能不认为马德罗是傻瓜或者疯子。您是想拿他来与我们的大总统唱对台戏吗？”

“您听我说，堂库科，”托尼奥怒气冲冲地说，“假若我们的国家有幸使马德罗获得他理应得到的成功，所有这些有头脑的人，将以您为首，放声高呼马德罗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什么马德罗是荒唐可笑之辈，什么马德罗是疯子！依达尔哥[2]在他挥刀奋起，给那些有头脑的人确立墨西哥的独立之前，也曾经是疯子，是糊涂虫。胡亚雷

---

① 维拉斯盖斯（1599—1660年），西班牙名画家。

② 依达尔哥（1753—1811年），墨西哥独立运动领袖，被称为“国父”。

斯[1]直到他挥戈奋战，给那些有头脑的人以思想自由之前，也曾经是白痴。但是，我们这些幸运没有成为有头脑的人中一分子的人们，堂库科，我们已经把马德罗看作一个应与依达尔哥及胡亚雷斯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堂安东尼奥，您真是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天字第一号的胡言乱语。”上校用鼻音吼着。

“您不是也抱着同样的看法吗？”记者突然问我。

“是的，堂库科。”

我的回答是冷漠的。我仍然漫不经心地抽我的烟，他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对托尼奥说：

“把马德罗与依达尔哥及胡亚雷斯相提并论，明显地反映了对我国历史的基本概念毫无知识。马德罗是个平庸的野心家，是靠酿酒发财的坏透了的夸夸其谈者，他是帕拉斯闻名的酒贩子，是拿该死的烧酒毒害我们穷苦人民的家伙。”

“只有一个人可以同依达尔哥及胡亚雷斯相比，堂安东尼奥，”上校大声吼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波尔菲利奥·迪亚斯！”

“他是打在保守党胳膊上的一发走了火的子弹。”

“别说蠢话了，保守党早已被埋葬，永远被埋葬了。”

“名称是次要的，党还是那一个党：就是那些靠印第安

① 胡亚雷斯（1806—1872年），墨西哥资产阶级共和运动自由派领袖，1861年6月任墨西哥总统。

人的血汗发财致富的'监护主'们的合法继承者；还是那个参加了普洛费萨密谋[1] 的党，那个让依杜比德[2] 和马克西米连登基即位的党。这个党现在已不信上帝，因为上帝对他们已毫无用处。但是假如明天需要的话，他们又会挤满大教堂去寻求上帝的。党还是那个党，还是这不幸的墨西哥民族中的一群贪得无厌、永不知足的人。这一点，您是怎么看的呢，堂奥克达维奥？"

堂奥克达维奥又让人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托尼奥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只听自己讲话的超脱的人。

"对于一个公职人员，不应该根据他的动机，而应该根据他的行动来作出评价。波尔菲利奥·迪亚斯将永远作为和平的象征屹立在历史上。他是在国家虚脱无力，行将灭亡而迫切需要休整的时刻进行活动的。波尔菲利奥·迪亚斯并不是一帖能治愈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不过是一种麻醉剂，它使人体得以喘息，以便积蓄力量来接受拯救生命的手术刀的剖割。"

"但是，您真的认为马德罗这个疯子会胜利吗？"

堂库科气势汹汹地提高了嗓门；堂奥克达维奥面不改色。

"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在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才能

---

① 普洛费萨密谋，1809 年依杜比德参加的独立革命运动，其中心在南方的普洛费萨；独立宣布以后，依杜比德担任南方军的司令。

② 依杜比德(1783—1824 年)，墨西哥将军，1822 年称帝，自封奥古斯丁一世，后被圣塔安娜领导的共和运动推翻。

存在。如果马德罗能把墨西哥人民从昏睡中唤醒，您就丝毫不该怀疑他会取得胜利。先生，您不也是相信这一点的吗?”

堂奥克达维奥象教师对一个不用功的心不在焉的学生那样瞪了瞪眼问我。

“老实说，我还没有明确的意见。”

“安德列斯是个记者，他只报道既成的事实。”托尼奥有点轻蔑地补充说，“但是，我要告诉您，如果马德罗不能在我们身上搞出什么名堂，那准是因为我们已病入膏肓，而美国则马上就会来让我们寿终正寝的。”

一时间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争论又更加热烈地重新展开。

“制造这一丑闻的罪魁祸首就是政府里的那些人，他们为了中饱私囊，竟毫不犹豫地把国家都交了出去。”

“真奇怪，”上校老头与他的应声虫堂库科相视微笑了一下说，“托尼奥·莱耶斯竟成了革命派了。”

大家都瞅着我，好象我在埃斯佩兰萨的使命无论对谁都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似的。为此，我气愤地说：

“雷南① 说过，一个人要是二十岁了还不当革命派，那他就是个糊涂虫。”

于是，堂奥克达维奥善意地、几乎是同情地看了看我。

① 雷南(1823--1892 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咱们应当回访一下堂奥克达维奥。”一天早上玛丽娅说。

拉克鲁斯·阿尔达庄园的主人在我们面前显露了他的才能。我们既没有谈政治也没有谈哲学。玛丽娅象中学里的姑娘，在花圃果园里蹦蹦跳跳了一上午。起初，我们还跟着她，但后来我们累了，便回到了书房。我们浏览着一册影集。她跑累了回来，就堂奥克达维奥亲自培植以供装饰和送礼的种种稀奇古怪的树木、花草、水果，对他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一个女佣人神气地从走廊经过。她身材苗条，穿着洁白的细麻布服装。看着她圆圆的脸蛋，光滑粉嫩的皮肤，我为不能掠人之美而感叹。于是我感到寂寞，无限的寂寞。

但是，当玛丽娅把她从花园里摘来的一朵同她脸颊一般细腻的紫红丁香从衬衣的乳白花边上取下扔到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时，我却克制了自己，居然假充好汉似地没予理会。

精美的菜肴和陈年美酒都上来了。我们都很高兴，但是堂奥克达维奥却一刻不停地在我耳边故意重复着埃内斯托·雷南的话：“一个人要是二十岁了还不当革命派，那他就是个糊涂虫。”

回家后，玛丽娅对我很严肃。这样倒更好！

不几天后又轮到回访“我的上校”了，但这回玛丽娅断然拒绝陪同我们前往。她说：

“他是个大兵油子……粗野极了……”

"事实上，"托尼奥劝解说，"我们容忍跟他们保持这样的关系，是因为到炎热的季节快结束时大坝常常缺水，而属于埃南德斯上校的埃尔·塞达索庄园那条小河离咱们的牲口很近！"

"我的上校"给我的感觉是我的肚子上象挨了一脚。玛丽娅讲的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向他问好，他与他的应声虫记者堂库科已经在给我们谈政治了。

"科腊尔[1]的才能是惊人的，他的雇员都热爱他，那些妇女则愿意为他而死。他是绝无仅有的，优雅而又生气勃勃的人……"

接着他又继续吹捧当局的人物，什么皮内达[2]大脑的皱折比安弟斯山脉的还多。

堂库科则咒骂着仇敌：

"丘乔·乌卢埃达[3]是个可怜的酒鬼；路易斯·卡布雷腊[4]是科学家派中的一个忘恩负义的讼棍；胡安·桑切斯·阿兹科纳[5]则是个劫掠穷家子女的盗贼。"

---

① 科腊尔（1854—1912年），波尔菲利奥·迪亚斯的亲密幕僚，1910年当选为副总统。他是"科学家派"，即主张促使外国资本渗入墨西哥的一个政治集团。

② 皮内达（1855—1914年），律师和政客，迪亚斯的亲信之一，曾任议员。

③ 丘乔·乌卢埃达（1867—1920年），墨西哥作家，新闻记者。

④ 路易斯·卡布雷腊（1876—1954年），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端派的著名代表，反对迪亚斯反动统治。

⑤ 胡安·桑切斯·阿兹科纳（1876—1938年），墨西哥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外交家。

在首都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科腊尔当共和国副总统的活动中，埃南德斯上校代表堂库科主编的地方报纸《蚊子报》也参加了。而堂库科是大声疾呼赞颂科腊尔和《辩论报》的。

托尼奥发作了，他说：

“科腊尔分子是一群饿猪。因为喂猪的人只让他们听肥猪的饱嗝声，他们就死劲地嚎叫。饿猪和饱猪都同样厚颜无耻，不过对波尔菲利奥分子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在科腊尔分子看来却要下死劲拚命去争取的。”

“但是，迪亚斯将军的政府正准备把八千万比索分赐给穷人，堂安东尼奥。”

“如果有这么多钱的话，堂库科，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象可怜的乞丐那样要求全国公民捐款抚恤在战争中阵亡的联邦军将士的孤儿寡妇呢？难道他们不感到已经火烧眉毛了吗？”

托尼奥的紧张表情与他对手的冷静和狡黠适成对比。

而我则巧妙地使自已置身于争论之外。

维森特死死地盯着我，不放过我的任何表情，一直跟着我转。我发现他象恶梦一样缠着我，于是就装作对他毫不在意。

今天早上，正当我骑上了准备好的马要拉起缰绳的时候，他走过来低声对我说：

“请东家在打猎时靠近大道走。”

"请我……?"

"就是请您,东家。"

"你搞错了,我在这里同谁都没有来往。"

"有人把口令告诉了我,好象您是革命党的人……"

"革命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可是我为什么让维森特套上马陪我溜跶呢?

"我发现你挺高兴,维森特。"

"没什么,东家。"

他歪着脑袋耸着肩,就象一只狗受到了申斥似的。

"我只是想对东家说,东家可别忘了我……东家一定知道,我是准备好迎接'那一天'的,我完全是东家的人。"

在他饱经风霜的黝黑的脸上,雪白的牙齿显得分外耀眼,在那古铜色的皱纹中闪烁着欢乐的火花。

"看你说的!维森特,你也是如此?朋友,你倒给我说说,革命对你有什么好处?波尔菲利奥上台也好,不是波尔菲利奥上台也好,跟你有什么屁关系?"

"堂波尔菲利奥这个老家伙已经叫人腻透了。"

"这个不能算理由。"

"他和他的那伙人都不过是一帮盗贼罢了。"

"好,那咱们就来算一算:堂波尔菲利奥抢了你多少钱?"

"还少吗?!我本来不必象猫一样卑躬屈节地踡缩在这里的。瞧,东家,您往太阳出来的那边走走。您看到山顶上那两棵槐树之间,仙人掌旁边石垒的房子吗?"

“喔，看见了，那是埃尔·塞达索庄园。”

“一点不假。不过东家要知道，这个庄园原来是我父母及五个叔叔合有的地产。堂波尔菲利奥一来，搞了个重新丈量的法律，结果把我们从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田地上赶了出来，使我们成了丧家之犬。他们把我们抛进了苦海，逼得我们劳劳碌碌，只能勉强糊口。”

“这肯定是你的亲属们没有可以占有土地的合法地契。在这种情况下，这不能算是抢劫。”

“东家想必是见多识广的人。但我只能告诉您，如果说我的亲人生下来就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流汗，这块土地还不算是他们的话，那就更不可能属于这位埃南德斯上校了。他到这里来时穷得只有块遮羞布，而今天，他的资财已不下五十万比索。对这种人，东家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但我可要把他称作强盗。”

我们已经走到大坝边上，穿过浓密的香槐树丛，正好来到埃斯佩兰萨与埃尔·塞达索两个庄园的分界线上。

“就在那里。”维森特很激动地伸手指着一条黄褐色的飘带似的篱笆对我说。

我看到篱笆旁边放着一捆麦秸秆，香蒲丛中露出灰色和白色的火鸡毛。有一个身穿衬衫和白短裤的人两颊胀鼓鼓地在吹着干树枝燃起的火堆。维森特说的那个革命党人我一看却是个卖鸡的穷光蛋。

“就是这个人？”我颇带讥讽地问他。

“就是他。”维森特很严肃地回答说，连马都没有勒住就

急忙着向他走去。

那个人停下了手里的活，不慌不忙地走过来迎接我们。

"宪警就在附近，我不能把全部情况都跟您说。星期一晚上十一点有一列货车将要在叉道口留下一节车皮。乡警们都已知道，是准备捉拿走私偷运的人的。但是因为他们不过十个人，而且我准备去切断电报线，所以您可以带几个人去把他们抓住收拾掉，把这节车皮里的武器弹药都拿过来。"

"但是……"

我说不下去了。这个卖鸡的，起初我为他讲话的口音和用词的正确而十分吃惊，而现在，他从粗糙的皮马甲里掏出一扎钞票塞到我手里，就完全使我呆若木鸡了。

"马上就去，因为如果我们拖延了时间，就一切都完了。"

"但是……"

"快去吧！"

我调转了马头，这时，我已经比路上的石子还要苍白，还要冰凉了。

维森特简直抑止不住他的高兴，他把他的手枪和装满子弹的子弹带拿给我看。

"安德列斯，我看你现在很忙，是吧？"

"很忙？说真的，倒并不，也许是有点疲乏了。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太久了，我很讨厌。哎，六个月了！"

玛丽娅和托尼奥都狡黠地笑了起来；我却越来越感到奇怪。

“好了，安德列斯，别装腔作势了！如果你真的看得起我们，就该相信我们。”

“你别那么莽撞，托尼奥，”玛丽娅说，“人家想保守秘密，这完全是人家自己的事。”

他俩的目光把我圈住了。

“如果我有什么秘密的话，玛丽娅，您就大声说出来吧，这样就不再是秘密了。”

“真的？”

“我不隐瞒任何东西，您可以全说出来，如果愿意的话，您甚至可以大声喊叫。”

“但是，安德列斯，您没有看出大伙儿，包括我在内，都是同情这个革命事业的吗？要喊吗？那好，我要喊：‘马德罗万岁！’……”

托尼奥激动地鼓起掌来，他的两颊已经烧得发烫了。

玛丽娅站在饭厅中央，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显得格外突出。两缕头发在象牙色的前额上犹如飘动着的两面小旗，两只眼睛闪烁着火花。

“问题是您牵连很深，现在您怕……”

我感到她的微笑象针一样直刺进我的皮肉。

“别开玩笑了，玛丽娅！坐到我们中间来！安德列斯，你是不服输的。但是，由于你一贯疏忽，竟把罪证落在我们手中了。这一扎钞票是刚才仆人整理房间时在你的褥子底

下发现的。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胸前的口袋。托尼奥放声大笑起来，玛丽娅也欣喜万状，格格地笑开了。

“我要告诉你，打从那些宪兵来找你起，我就理解了你的态度，并为之高兴。因为你起初关于革命的说法把我弄糊涂了，也使我感到痛心。不仅如此，我还怀疑你，你使我感到厌恶、憎恨和恶心。我把你看作是你那个墨西哥城的一个文痞——那是一帮卑劣之至的文丐，一群苟安偷生的小人，他们不愿为同胞，为祖国，甚至不愿为自己流一滴血。他们是一帮终生靠恭维那些给他们填饱肚皮的人而活命的懦夫懒汉；他们竟对能在卑贱下流、腐化堕落的奴才中间占一席地位而感到心满意足，这些人只配为其主子的荡妇们唱赞歌！”

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那天夜里，我没有想托尼奥，也没有想玛丽娅；在我翻腾喧嚷的思潮中出现的是卖鸡人，满载马枪的车皮，一千多比索的钞票，维森特的欢笑声，以及乡警们白白的长满胡子的脸。直到清晨睡意战胜了我，我才睡着。不过，当我愉快地醒来时，我清楚看出我的道路已经指明。我又恢复了平静，打开窗户，让灿烂的阳光涌进屋来。

托尼奥和玛丽娅都不在家，我独自吃着早饭。一个厨师踮起脚走了进来，肩上搭着一条柔软的围裙。

"喂，孩子，那些造反的人是不是真的在糟蹋妇女啊？"

"甚至还要糟蹋跟他们长得一样的男人哩，阿尼塞托。"我不动声色地答道。

在饭厅门口，我碰上了维森特。

"啊，你来得真是时候，我正要找你呢，朋友！给我搞一件上衣，一条粗布长裤和一顶随便什么样的旧草帽。四点钟以前都要准备好，放在你家里，明白吗？"

"明白了，先生。那么，武器呢？"

"什么武器不武器的！"

他一时瞠目结舌，并没有弄懂，但是象一条忠诚的看家狗，卑微地垂下了头，一声不吭地出去了。

在托尼奥和他妻子从地里回来之前，我想找些什么事来散散心，但我没有找到任何消遣的东西，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地方。因此，马厩管事看到我在马棚里，傻呼呼地看着一匹母马光光的屁股，感到很奇怪。

"东家，"他悄悄地对我说，"这个马德罗先生真的要来取消捐税而且付给我们每天一个比索吗？"

老是马德罗、马德罗的，总是这个讨厌的名字，过去我只是在恶梦中梦见，而今却是大白天也听到了。哎，这个马德罗真是该死！

我溜出了马厩，来到正在翻耕的地里。

忽然，有个佃农把他的鞭杆插进地里，把铁犁深深地压入松土，停住了耕牛，低着头垂着双肩一步一步走到我跟前：

“上帝祝福您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太太好吗？孩子们平安吗？……所以说，东家，那么这位堂马德罗究竟是为了宗教而斗争呢，还是为了什么人？”

看来人们是决心要用一种恐怖的气氛逼我离开这块地方了。因为我刚回到家，进了屋关上门，维森特又呼呼呼地紧敲我的门了。

“东家，可以跟您讲几句话吗？”

看到我烦躁的表情，维森特用一种厚道宽容的声调——这种声调我真想紧握双拳打掉它——对我说：

“是自己人····”

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如何表示反对，一个宽肩膀、黑皮肤，长着乌黑柔软头发的人猛地一闪就进了屋。他扑过来拥抱我，差点把我挤扁了。

“我是从我的农庄来的，离这里有一百多公里路。我带来了十个全副武装的骑士前来投奔您，到‘那一天’为您效劳。”

他露出了雪白的象玉米粒那样的牙齿；他的笑容清新、天真、愉快，真把我也感染了。于是，在高昂的激情的冲动下，我讲话了：

“我是解放军的上校，是堂潘奇托[1]本人亲自任命的。现在我任命你为我的中校，并授予你广泛的权力，让你可以给你手下的人封上你想封的官衔。”

---

① 即弗朗西斯科·马德罗。

“我叫罗穆尔多·贡特雷拉斯·洛佩斯，为您效劳，我的上校。请您记下，请您在您公文包里记下我的名字，免得忘了……罗穆尔多·贡特雷拉斯·洛佩斯……”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的记忆力使我能够过目不忘。”

“我的上校，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迫切需要清除掉堂波尔菲利奥及其政府中的一切匪贼。我有一块不到两卡巴莱里亚[①]的巴掌大小的土地，但是，我为这块土地缴纳的捐税却同埃南德斯上校为他的埃尔·塞达索庄园缴的一样多。您知道我刚刚付了多少钱？二十五万比索哪！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强盗政府呀。”

中午时饭厅的饭菜使我感到意外。

“这是我们给解放军首领的第一件礼物。”托尼奥微笑着对我说。

“是的，这是第一件礼物。”玛丽娅格外娇媚地大声说，“因为最后的一件礼物必定是我亲手编结的一顶桂冠了。”

“安德列斯，所有你能从这庄园带走的兵马武器，都可以随你调遣，不需要我同意，也不必通知我。我的这些佃农是很容易摆布的：你只要让他们跳一场舞，给他们喝些酒，到时候再喊一声马德罗万岁，大家就都跟着你走了。等到将来后悔时，你已经把他们带到了老远的地方。要是可能的话，我是很想跟着你走的，但是我感到自己一天不如一天了。由于这一切，由于我对这场运动的激情，有时我是如此消

---

① 面积单位，在墨西哥，等于 42.79 公顷。

沉，以致觉得我跟着你只会给你增添麻烦。我对生活本身已经厌倦了。”

他揉着双眼，由于特别痛楚和悲伤，话声也变得嘶哑了。

玛丽娅躲开了她丈夫注定要出现的消沉场面，这时她正漫不经心地把一块精美的蛋糕切成均匀的薄片。

下午四点，我穿上了蓝色粗布上衣和一条臀部宽大裤腿瘦小的长裤，走出了维森特的家，那扎钞票紧贴在我马甲内侧，就到维亚洛沃斯车站去等火车。我有足够的钱可以到美国去住两三个月。在此期间，堂波尔菲利奥可以消灭马德罗这个疯子，也可以粉碎他愚蠢的冒险行动。但愿这场革命把这笔顺顺当当落到我手中的钱添加在我那可观的帐目上吧。

“那个……叫安德列斯·佩雷斯的……到铁栅门口去……”

这喊声先是发出不和谐的刺耳的回声，然后变得嘶哑和沉闷，最后又微弱模糊起来，沿着监狱阴森而污秽的长廊的墙壁消失。

我提了提那条松了裤腰的几乎成了破抹布似的长裤，呆头呆脑地朝四周看了看，最后，还是一位好心的囚犯给我指了指门，其他同狱的人都为我的毫无经验笑开了。

“那个……叫安德列斯·佩雷斯的……到铁栅门口去……”

那刺耳的喊声又在催逼。我急忙赶到门锁咔咔作响的地方。沉重的铁栅门只开了条缝，看守粗鲁地叽咕着，叫我出去。

“到典狱长办公室去。”

又要到典狱长办公室去了，不过这回我没有遇到向我提出一连串愚蠢问题的行政长官，却在阴影中看到一个纤巧而优雅的贵妇人的身影，她坐在一条满是尘土的肮脏不堪的板凳一头。当她取下面纱，用一双与我同样惊讶的眼睛看着我时，我吓呆了。

“瞧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她微笑着对我说，并同时向我伸出了她那温柔而纤巧的手，“简直认不出您了……您真是太不谨慎了；您应该早告诉我们一声的呀……您想想……”

玛丽娅是知道我的冒险行动的。但人们并没有说企图逃跑有什么不好，相反都对我在车站乘火车时被捕表示同情，并或多或少地把我称为英雄。在埃斯佩兰萨庄园及其周围地区，我的名声因此大增。我被关押的那天，正好是政府与马德罗在胡亚雷斯城开始签订条约的日子，这就激起了更加猛烈的动乱，现在大家都希望公开干一仗了。

“您知道，”玛丽娅说，“马德罗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傻瓜，他要求堂波尔菲利奥辞职，做得很对，谁不会这样要求呢？现在全墨西哥都希望这家伙滚蛋。”

她装出的那副气愤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加妩媚。我听着她讲话，毫无顾忌地端详着她迷人的地方，我对她倾慕得

五体投地。那合身的黑衣服，乌黑发亮的头发和细巧的黑眉毛，这一切使她稍带黝黑的白嫩的两颊和天仙似的双手更加大放异彩了。

停了片刻，她左右看了看，便把嘴凑近我，低低地说：

"托尼奥今天晚上要带领埃斯佩兰萨庄园的全部人马起义，救您出去。"

我象是被黄蜂蜇了一口似的，猛地跳了起来：

"真荒唐！请告诉托尼奥，叫他不要行动。自从我被乡警抓住后，我感到自己总算是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享受着我所缺少的平静了。"

她没有理会我那愚蠢的冲动，也许她是在注意我的手，因为谈话一开始，她的双手就被我捏住了。她紧张地试图抽出她的双手，可是看到我那种非常恳切的样子，也就让了步。她两颊绯红。

这正是马德罗分子安德列斯·佩雷斯最惬意的时刻。

"您的女朋友可真漂亮！"行政长官呆呆地看着我那一身黑衣服的美人千娇百媚地渐渐远去，对我这样说。

"您可要多加小心，"我回答说，"这位夫人本来是要给我带来步枪、机枪和炸弹的！"

"噢，那好！但是在您没有给我讲明白为什么您要穿上粗布衣服，戴上草帽之前……"

为了不再被缠住，不再继续同这家伙瞎聊，我宁可背转身去，消失在那肮脏的走廊里。

在我的孤单寂寞中，各种想法都顽固地刻在我的心头。玛丽娅的来访使我整整一个上午迷惑不解。我思忖着托尼奥计划中的起义，从这里，我的思绪又跳到了胡亚雷斯城，突然为波尔菲利奥政府灾难性的软弱无能，为我曾认为坚不可摧的政府的垮台，为出现我历来认为不可能的社会变革的曙光而惊讶不已。

这些想法与我平日的想法是那么不一致，使我疲乏极了，一吃完饭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但是，那倒霉的叫声又把我惊醒了：

“那个……叫安德列斯·佩雷斯的……到栅栏门口去……”

就象今天上午一样，又有人突然来访。原来是拉克鲁斯·阿尔达的庄园主堂奥克达维奥。

“小伙子，我很同情你，想以某种方式帮助你。那位行政长官是我的朋友，当然我已获准让你同我一起出去一、二个小时，去活动活动你发麻的双腿。这个镇周围的景色是十分优美的。”

我让他看了看我那破破烂烂的衣服，请他等我几分钟，让我换上玛丽娅今天上午给我送来的衣服。

我们手挽手地出去了。当然，我要给他讲讲我的痛苦经历：

“这一切都是从托尼奥到最穷苦的庄稼汉竭力给我编造的那个荒唐的神话所造成的。堂奥克达维奥，我化装逃跑是为了躲避跟踪我的警察。但是，我只是想离开埃斯佩

兰萨庄园，因为在那里我的生活变得总是那么提心吊胆，多灾多难。我向您发誓：我在监狱里感到比在我朋友托尼奥家里要安稳得多。在那里，他们拚命要把我置于最虚假、最可笑的境地。”

“是这样。”他回答我时，明显地有些吞吞吐吐。

他默不作声地沉思了很长时间，然后诡秘地微笑着对我说：

“是这样。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此，我也向您……深表遗憾。”

“可是，您不也是革命党吗？堂奥克达维奥？”

“也许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吧。”

“尽管这话是您亲口对我说的，我可不相信。”我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托尼奥的管家维森特是个革命党，这我理解，他是个没有文化的人。说托尼奥本人是革命党，我也理解，他生来就是个疯子……因为，堂奥克达维奥，您比我更懂得，这个所谓的革命，只是，也只能是一种谎话，一个弥天大谎。人民为了把置他们于死地的吸血鬼从背上拉下来，流尽了鲜血，但是他们得到的却只不过是用这一帮吸血鬼代替另一帮吸血鬼罢了。什么皇帝啦，教皇啦，国王啦，总统啦，什么名称无关紧要，但他们从来都是一丘之貉。生命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强者以此摄取营养。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他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儿。我们沿着林荫大道散步，两旁茂密的榆树林被夕阳染成一片金黄。寂静的树林是进

行推心置腹谈话的最好场所。

“一个人的信念是一回事，我的朋友，而一个人的行动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考虑了一会又对我说，“如果您不懂得返祖的现象和遗传的力量要比我们每个孤独的个人的力量强大得多的话，您就不会理解为什么无神论者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也会两眼望着苍天，向太空哀告。因为只要理智的力量对任何其他力量——譬如疼痛的力量，稍微退让一点的话，那么那些习惯的势力就会马上象压倒一切的物体一样落在我们的头上。一个不要祖国，厌恶军队的人，在听到他种族的呼唤的崇高时刻，会为了种族而把一切置之度外。假若您不懂得这一点，您也就不能理解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个人主义者也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奔赴战场，因为这是一种比塞满种种学说的头脑更为强大的力量。假若您不懂得物种的力量要比‘我’的力量大得多，那您就不能理解：一个完全懂得‘宇宙即吾心’这个道理的很有修养的人，在某一天看到他的儿子被大江激流卷走时，也会跳下水去，盲目地与儿子一起死去。这个可怜的‘我’，愚蠢可笑的‘我’，在生命、返祖、种族、物种等现象的关键时刻，会发现它自己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是无能之至的。”

“世界在前进，堂奥克达维奥，比如说，今天，谁也不会去为宗教信念而丧生。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正义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字眼而已。到了那一天，为正义而战也就不复存在了。”

“人类社会有正义这个概念，是因为精神上不可避免地

需要它。现在，也许确实不过成了一个空洞的字眼了。”

“而且是个同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律相冲突的愚蠢的空洞字眼。”

“这有什么关系？人类的史诗是从地球上有了人就开始的，是从人们与大自然这个死敌作殊死斗争起就开始的。所谓科学，难道不就是人类从生到死在同与它敌对的天地之间的事物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大堆知识吗？正义，现在不过是一个字眼，此外还有什么呢？电这个东西，在昨天还是杀人的闪光，现在已成了象那只服服帖帖、听人摆布的剥皮青蛙一样的东西了。为了制服电这个东西，花了几万年的时间；为了把正义这个词化成某种现实的东西，也许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问题嘛！”

“那么，正义这个东西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早晨刮胡子的时候，就没有考虑我是否能活到中午。在我为正义这个理想而辛劳的时候，我就不想知道一百个或一百万个世纪以后我为之辛劳的人类是否已经灭绝。由于人们过去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达到了一个——比方说，一个比石器时代远为高级的阶段。”

我们在灌木丛附近散步。荆棘丛中站起了一只鹞鹰，两爪逮着一只野鸽子。我一声喊叫，把它吓跑了，扔下了猎物。我双手捧起了这只被伤害得可怕的小鸟，它还有些热气，草丛中有被血染红了的羽毛和它内脏的碎片。

“请给我解释一下，堂奥克达维奥，这只鹞鹰是犯了罪吗？这只刚才还在吞食活虫子的野鸽子也犯了罪吗？”

“小伙子，您活着的理想是什么？”

“据说特奥菲尔·高蒂埃[1]为了要看胡莉娅·格里西沐浴而出卖了自己的公民权。”

那天晚上我作了个梦：拉克鲁斯·阿尔达庄园的堂奥克达维奥正在说教。

在吃了一顿玛丽娅精心准备的食品当午饭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来访。她曾答应再来看我，“如果还可能的话”。

已是十二点钟了，她还没有来。这个傻瓜托尼奥会举行武装起义吗？

这时我发现监狱里有些不安的样子，犯人们都在死死地盯着我。我只觉得有某种危险在威胁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在压抑我。一种念头，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念头，顿时使我恐怖万状。是有人要来谋杀吗？不是，实在难以言表。我是无辜的。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谋杀是正常的事情。我不禁背上流出了冷汗。

幸亏有个囚犯把我从这种致命的苦恼中解脱了出来。

“让五朵茉莉在这里开放[2]吧，马德罗万岁！”

这个令人生厌的名字第一次使我感到那么悦耳中听。在狱中，他们发现了我是谁。被捕者骚动起来了，因为他们听信了最新的消息：我的人马已经武装起义，并正在前来接

---

① 特奥菲尔·高蒂埃（1811—1872年），法国浪漫派诗人，小说家。

② 意即：伸出手来握手。

我出狱。当然，所有狱中的人都会同我一起获释。尽管具体细节有点互相矛盾和不可思议，但听说是各庄园举行了总起义，并说是同州里的乡警遭遇上了。

我的神经简直都要崩断了。

傍晚时分，有人把一张地方报纸十分秘密地传到我手中，我急切地看着那几行黑色的大标题：

“埃斯佩兰萨庄园大规模起义。起义者夺占了停在维亚洛沃斯车站的一节装满武器弹药的车皮。政府军已失败。起义者首领安东尼奥·莱耶斯身死。”

这天的下午象是没有尽头似的。令人窒息的悲愁压抑着我。我那阴云密布的头脑与狱中同伴们欣喜若狂的神情格格不入。我需要装病，禁闭在又臭又脏的牢房内，使我从孤寂中得到了对我痛苦的最大安慰。

我度过了不安的一夜，中间醒了许多次，泪水湿透了我的枕头。

第二天，洗了冷水后，我才平静了一点。

托尼奥·莱耶斯真是死得其所！在那辽阔坦荡的平原上，在孤寂冷漠的蓝天下饮弹倒下，比关在屋里嘴里衔着玻璃管呼吸氧气而死去要好得多。

我的一生使我痛苦，那是自私而又头脑极其清醒的一生，但又可说是糊涂的一生。

堂奥克达维奥真是言之有理啊！

我在痛苦中挣扎了四天。监视加紧了，不允许我们隔着铁栅门同任何人讲话。就是我从外面得到的食物也被没收了。

上午九点，两个衣衫褴褛、脏得可怕的感化院囚犯抬着一桶稀糊糊，一小筐玉米饼和一桶半熟的煮豆子进来了。这些食物散发出一种酸溜溜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犯人们拿着脏陶碗凑过来领取各自吃的饭。我四天没尝过一片硬面包，现在倒觉得这白色的稀糊糊和又硬又黏的玉米饼也挺有味道。

托尼奥·莱耶斯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一天比一天高大。他象巨大的阴影，遮得我全然暗淡无光，在他的崇高之下，我感到自己极其渺小。

在芸芸众生中，我是一个渺小的、丑恶的、无用的人！我的利己主义把我淹没了。

堂奥克达维奥真是言之有理。

“安德列斯·佩雷斯，到铁栅门口去……”

现在已不是凶神恶煞的喊叫，而是有礼貌地几乎是恳求似地在叫我了。典狱长先生亲自走来告诉我好消息：我已经绝对自由了。

那些用无神的目光迷惘地或是斜眼地看我的可怜的人们，受到了震动。他们眼中顿时闪耀出剑刃的白光，苦恼地在询问我。

我想避开典狱长，给他们讲几句鼓舞、希望和安慰的话。

“典狱长先生，劳驾您能否把在行政长官手中的我的公文包取来？”

“在这里呢，是他亲自叫我还给您的。”

“啊，是的……但是，我包里原来有十张一百比索的钞票，现在这里只有一张了……”

典狱长很惊慌。他给我讲了许多理由，说他没有……该是这个……或许那个……我一点都没听懂。

这时，我解开了玛丽娅探望我后寄给我的一只包裹。

“您说什么来着？是行政长官不在了吗？您说他逃走了吗？真是太好了……带着我的钱走了。”

这个可怜的家伙稍稍恢复了理智后，对我做手势叫我走近些。他求我声音放低些，不要在其他犯人面前说出这事，求我马上离开，并叫我到典狱长办公室去换衣服。

“典狱长先生，我不着急。让我就在这儿换衣服吧。”

囚犯们一见我穿着崭新的卡其衣服，闪闪发亮的皮护腿，戴着饰有三色丝带的巴拿马草帽，站在那里，便不顾一切规章制度的限制，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还可听到一声胆怯的呼喊：马德罗万岁！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深深地吸引了大伙的注意。

“是马德罗分子。”有人说。

大家由于怀着巨大的渴望而憋得脸都发白了。典狱长

几乎是硬推着把我撵出了牢房，接着他就很快地溜走了。囚犯们沉默下来，顿时鸦雀无声，但却有着一股逼人的气势。

我跨过了铁栅门，卫队长命令卫队上刺刀。有几个人脸色白得象一张纸。刺刀装上步枪枪管，发出一阵奇怪的响声，听得出有的人手在发抖。远处，低沉的声音听得比较分明了，象是在喊叫。这喊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暴风雨似地轰鸣着。

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走近沿街的大门，只见大街上人山人海。兴奋的人群拥挤在人行道上，窗户的铁栅栏上更是象串香蕉似的挤满了人。街心过来的是马德罗派的骑兵，穿着蓝色的粗布上衣，粗糙的草帽左右晃动，三色丝带象头巾似地在飘动，欢呼声震耳欲聋。

监狱里，士兵象塑像似地站着不动，等候着。我有了个主意：

“打开牢门，所有的人都自由啦！”我深信他们一定会照办，便雷鸣般地吼叫起来。

门锁一下子都打开了。人们开始有点害怕，犹豫着，不相信似地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出来。过了一会儿，便象洪水一般蜂拥而出，大声呼喊着：“马德罗万岁！”

正好人群从监狱前的大街涌进来时，我救了卫队的命。一张张晒黑的粗糙的脸，一双双热切的目光，一颗颗长着蓬乱的直头发的脑袋，一个个交叉挂着子弹带的宽阔的胸膛，走拢来了。

所有这些人我都认识。但是，我感到他们的头上有什么东西在浮动，在把他们抬高，使他们更为高贵：这就是托尼奥·莱耶斯的英灵。

突然间，人群里站出来一名英俊魁梧的马德罗分子，他叫着我的名字，于是欢呼声象惊雷般地轰响起来。原来，他就是埃斯佩兰萨庄园的管家维森特。我愣了一下，不肯骑上他给我牵来的托尼奥·莱耶斯的枣红马。我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烧灼。但是，现在已不是维森特一个人，而是埃斯佩兰萨庄园的佃户们，我狱中的难友们以及所有的人，都在雷鸣般地欢呼马德罗，欢呼堂安德列斯·佩雷斯上校，把我象一根鸡毛似地举起来，上了马。

我不得不在人群的前面沿着大街小巷走着。响亮的欢呼声，把教堂里当当的钟声，欢腾的人群燃放的鞭炮声，以及马德罗派人群朝天鸣枪的枪声都淹没了。

正当充满着热情、幻想和希望的游行结束，我被人们的信念和喜悦所感染，并向我真诚的朋友托尼奥表示了我心灵深处最诚挚的悼念时，我十分惊奇地在杂乱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花白的脑袋。这个脑袋抬了起来，执拗地寻找着我的目光。他有足够的力量使我动弹不得，他那鹰似的眼睛直刺着我，他那讥讽的微笑就象梅菲斯托费莱斯[①]在微笑。

原来他就是我的朋友堂奥克达维奥啊！

---

① 歌德名著《浮士德》中魔鬼的名字。

事情发展得这么快，后来我简直没有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了。我一下马，一群代表就围住我，向我祝贺“我们的神圣事业”取得了成功。人人都争着握一握我这几乎没有火药味的手。一个有脑水肿病的矮个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他神气十足起来。“当心，他是个大土豪！”村里的理发师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我转过脸去，看见了一双乌黑的眼睛和一绺卷曲的胡子；那人连鞠了三躬，并以“真正民选，不得连选连任”①以及什么皮鞋匠、理发师、面包师等的俱乐部的名义向我问候。后来，另一个象蚂蝗一样又黄又黏的家伙十分恭敬地弯下腰，双手放在胸口，低头默诵道：“上帝，祖国，自由。”

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只觉得突然被硬拖着塞进了一辆四座马车，同那位当地的大土豪，得了脑水肿的矮个子，肘碰肘地坐在一起。我们在他家门口下了车，有一队长着大胡子的人在那儿等着我们。他们穿着新的卡其衣服和黄皮靴，戴着饰有三色宽飘带的草帽。

我一下子愣住了：埃南德斯上校，记者堂库科，这些马德罗派的最大死敌，现在居然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人了。

我们热烈地互相拥抱。酒过一巡，我们便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殊途同归嘛，我们大家都赢得了我们这个神圣事业的胜利。

---

① 当时马德罗派反对波尔菲利奥·迪亚斯独裁统治时提出的政治口号。

等到我的脑子能够反应过来，充分意识到我的荒唐处境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寻找一条出路逃走，象疯子或绝望的人那样地逃走。但是，又上了几巡酒，这样，我头脑里仅有的一点清醒就化为乌有了。

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什么首都的丑闻啦，波尔菲利奥·迪亚斯的逃亡啦，马德罗派进攻胡亚雷斯城啦，以及革命的完全胜利啦，等等。埃南德斯将军（因为没有更高的军衔了，他便从上校升为将军）恬不知耻地谈论着他的武装起义正好与迪亚斯将军的逃往欧洲发生在同一天。

埃南德斯将军的人马已达二十个人。但他有个问题要解决：大家都是上校、少校或上尉，但就是没有当兵的。

“这好办，”堂库科一本正经地说，“由于仗已经打完，士兵就是多余的了。”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如果说我和埃南德斯将军在桌子底下闹翻了天，那倒不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什么分歧，而是因为他竟敢影射我与托尼奥·莱耶斯的寡妇之间的友情。我们肯定都挨了对方的耳光，因为我的脸上有一大块青肿，而据可靠的消息，将军第二天醒来时，一只眼睛肿了，额上还暴起了个大疱。当时我已不知道后来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完全不相识的某家的钢丝软床上。我开始穿衣服时，吓了一跳，原来门半开着，维森特探了探头：

“我的上校！……”

“进来！……”

“小姐来信了，是昨晚送来的，但是，因为您有点醉熏熏的……不，我是说，因为您睡着了……”

一张饰有黑边的明信片告诉我玛丽娅要来的消息和她的新地址。

极为矛盾的两种心情在我的心头激烈地冲突。一种是托尼奥刚刚死去，另一种是我很想去看看这位寡妇。我要了点冷水清清发热的头脑。这时，我那位患脑水肿的主人进来了，他跟我说了许多最低级下流的笑话。他是想讨好我，让我也把他任命为中校。他自以为凭他对革命的功劳和忠诚，这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几乎不得不用左轮手枪指着他，不许他跟我上街，因为正当我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已穿好马德罗派的制服，胸前交叉挂着子弹带，戴着一顶有三色飘带的巴拿马草帽站在我面前了。

在挤满了马德罗分子的市镇上，我可以四处游荡，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玛丽娅的明信片在我手里翻过来翻过去，上面不过是两行字，但这两行字却象致命的原罪那样使我着了魔。而同时，托尼奥又来折磨我了：在那荒无人烟的大平原上，在冷漠无情的蓝天之下，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

因为市镇很小，我很快就找到了玛丽娅刚来居住的那条街，门道很简陋，门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黑纱球。

我呆在墙角转弯的地方，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该

怎么办。

有个孩子边走边叫卖着《自由人民报》。我拿了一份，并问他到墨西哥城的火车几点开。

“电车半小时后开往车站，我的长官。”

我打开了报纸，读着读着也不知道读了些什么，因为我对它一点不感到兴趣，完全是一种机械的、毫无意义的举动。突然，一条标题震慑了我，我的目光离开了那个具有魔力的门道。

“混水摸鱼的马德罗分子。正当我们惊讶不已地看着庞大得象一垛干草堆，强大得象一群鹅鸭，腐朽得象一家大妓院的波尔菲利奥政府是怎么土崩瓦解的时候，一大群臭气冲天的黑色大苍蝇从那历来都是藏垢纳污的蝇窝里飞了出来，现在正在贪婪地扑到革命的第一批胜利成果之上。那些只知道顶礼膜拜的家伙，那些除了匍匐爬行以外什么也不会的混蛋们，现在疑惑不决地爬了起来，胸前居然也交叉地挂上子弹带，佩上了三色飘带。他们是独裁统治的一帮残渣余孽，是一群不懂尊严、没有头脑的走狗…… 他们是历届政府和各种主义以及所有宗教的永远都有的犹大……”

我感到窒息，没有读下去。在这字里行间，我感到托尼奥·莱耶斯的英灵象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下决心去乘电车。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的眼睛又最后一次停在那紧闭的大门和石墙上，气闷地叹了口气。

从马德罗派的司令部方向传来了一阵喊叫，过会儿又

响了一枪。我同过路人一样惊恐地站住了。许多人为刚才的闹声所吸引，接着以病态的好奇心朝司令部跑去。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吓得那些好奇者都往后四散逃命。妇女们躲进门道里，藏到商店内，门窗很快乒乒乓乓地关上了。

我听到低沉而模糊的喊声：

“马德罗万岁！革命万岁！”

有一个马德罗分子跑过来，我拦住了他：

“出了什么事？”

“刚才杀死了上尉，我的长官。”

“杀死了谁？”

“维森特，我的上校。”

“是埃斯佩兰萨的管家吗？”

“您那勇敢的战友刚才被杀害了。”堂奥克达维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对我说，“我刚才是去看他的。我是这个卑鄙勾当的目击者。”

“您在司令部，堂奥克达维奥？”

“真不幸。埃南德斯上校叫我陪他去祝贺村民们，因为他们在车站夺得了一车皮军火，英勇地打击了乡警。我呆头呆脑地竟依了他。但是，我从来也不曾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上校提出要大家承认他是武装部队的首领。维森特第一个起来强烈反对。埃南德斯上校叫了起来，维森特则嗓门更大地回敬。那一个拍着他的手枪，这一个无比轻蔑地啐了他一脸。要不是那个畜生堂库科把维森特的左轮枪枪口扭转了方向，那颗钻进墙里的子弹早就射进了卑鄙的

埃南德斯的胸膛了。但是，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荒唐事。那魔鬼的野蛮喊叫竟把埃斯佩兰萨庄园可怜的长工们镇住了。他命令维森特手下的人缴了他的枪，把他捆起来，执行枪决。维森特睁着双眼直挺挺地倒下了。毫无疑问，他是在惊讶地看着这群生来就是奴隶的人们……他们现在仍是奴隶，至死也是奴隶……永远是奴隶！”

我故意看着堂奥克达维奥，想用我的眼睛告诉他，我取得了压倒一切的、无情的胜利。但是，他不理会我。

“这个混蛋卑劣可恶到如此地步，他还逼着这些下贱的人在他们首领的尸体前面游行，高呼：‘马德罗万岁！革命万岁！’这帮假马德罗分子……投机的马德罗分子和混水摸鱼的马德罗分子，您说是不是？”

任何表白自己的企图看来都是徒劳的。于是我就避而不谈，我说：

“我的朋友堂奥克达维奥，我的看法跟您一样：祝马德罗万岁！革命万岁！”

他舔了舔牙齿，没有道别而是冲着我说：

“真是麻雀脑袋！”

我迎着在路口出现的电车走去。不过在路过玛丽娅家的门道时，我站住了，犹豫了片刻，便钻了进去。

被枪杀的人

何塞·瓦斯贡塞洛斯

我们在马背上过了多少时光啊！起初，我们是一支队伍，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有些人在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些作了俘虏或失散了，而更多的人，则是在战斗失利的时候趁着黑夜开溜了，丢掉了装备、武器、军服，以便冒充老百姓。

我们从山上下来。清新的黎明，大气在颤动，引得人们想放声高唱。小路在群山形成的险峻峭壁之间的狭窄山谷中蜿蜒伸展。谷底传来了小河流水的潺潺声，它卷起了浪花，冲刷着河床的岩石。两边山坡上绿荫茂密。我们沐浴着清凉的气息，陶醉在金雀花散发的浓郁芬芳之中。小路忽上忽下，牲口喘着气向前走。突然，我们来到一处高地，小路离开峡谷，变宽了。天空展开了耀眼的光亮。不多久，我们便走进了一个森林。往前走很费劲，因为树枝纵横交错。但是在稀疏的地方，光线却多么美！树木的繁茂和树胶的芳香又是多么惬意！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几乎同时，响起了一排枪声。马匹惊吓地提起了前腿，刹那间，一阵慌乱。我们望不见远处，但是我们听得见枪声和陌生的声音。有个人在凶狠地叫人

投降；我们听到可怜的哀求声："别开枪！""别打死我！"我们正想继续往前走，一群敌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只记得那些突然瞄准着我们的乌黑的枪口。我们投降了；我们被缴了械。这些人嘀咕一会之后，又继续往前走……战败者在前头。我们呆呆地走着，还不能够反应过来。我只记得自己在脑子里重复着"伏击"，"伏击"这个词，它原来就是从"树林"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这正是一场森林伏击战！

起先，我们并不想听天由命；我们暗暗地怀抱着某种意料不到的事情会突然发生的幻想，或者，努一把力，使所有这一切可怕而偶然的遭遇象恶梦一样消失。但是一种身体上的痛苦，深深地刺入内心，迫使我们承认自己的厄运。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升起了一块乌云，遮掩住太阳的光辉和原野的美丽。对处决俘虏的暴行，我们知道得够多的了；那些抓住我们的人所持的戒心已经足够明白。在行进之中，我的想象活动得如此迅速而且深刻，这是我以前自己所不了解的。我们将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暴行的牺牲品，然而，我并不关心那即将来临的时刻，却关心我在此以前的整个一生。在我看来，人们都是不负责任的。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荒唐和残忍的混合物，其中唯一合乎情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便是死亡。要把我所想的一一列举，那就太多了。傍晚，这个最后的黄昏的阴影压在我的心头，使我感到又冷又沮丧。如果我不控制住自己，我就会哭起来，乞求饶命，就象有一次我看到我们的有些俘虏那样，他们以为我们也是一些毫无心肝的人。我并不甘心死去，我想着我的亲人要无

依无靠，想着许许多多打算要做的事情。他们抢走了我的战利品，那个漂亮的女人，我在幸福的日子里的伴侣。这有什么要紧！我感觉到她就在我的后面不远，若无其事地在跟敌人的队长谈话。这条母狗，为了活命，很快就会把事情安排好的，又会回到城里去过奢侈的生活，逗引人们贪婪的目光。不管怎么样，早晚总是这个样子。勇敢的人把她们弄到手，再抛掉，不会受到责备。但是那另一个，那个将要为我哭泣的女人，以及幼小的孤儿……孤儿，多么可怕的字眼，而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怜悯。这种念头使我震惊："如果我表现出垂头丧气，就将在我孩子的心灵留下怯懦的污点。相反，如果我表现出坚强不屈，如果把孩子们托付给上帝，这唯一分配幸运和痛苦的人，那么他们也会获得崇高的气质。父亲的死就不会成为哭哭啼啼的事件……我要给他们留下一个高尚的榜样，他们可以从中熏陶他们的心灵。"我在马蹬上挺直了身子。我常常会以想象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而因此摆脱困境——就象我们在极度悲伤时，渴望勇敢地纵马奔驰一样——如果我们把它们表现为图景，或者在心里把它们体现为塑像，那么，这种痛苦和困境立即就会减轻。我一想到要是把这个理论写下来该有多么好的时候，我马上就伤心起来。但是，细细想了想，我对自己说，这种忧伤只不过是不愿去死的借口。因为，既不是这种理论，也不是理论中最本质的东西，都不会因为死了一个人而消失。别的人或早或迟也会想出来；所有的这些理论都会存在，与谁发现的，或者谁从事记载的完全无关……这是一

个美妙的就要消失的理论，然而它只是对于我光荣的个人是消失，而并非对於世界上的财富。思索到这里，我不免莞尔，但是毫无讽刺之意。我一向轻视那些讽刺家；我们的种族不喜欢小丑，“幽默”是英国人的事。

一轮黄澄澄的月亮在夜空中升起，现在照亮了原野；远处开始隐约可见一个小小的村落。队长命令停止前进；他和手下的人说了几句话，马上把我们分成两组。六个人加上我这个战败的长官，接到了呆在原地的命令。我们都明白了；一阵寒战流遍我们的全身，在身体里溶化，使我们四肢麻木。其余的人开始列队。为了安慰那些低下头告别的伙伴，我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然而我却不敢去接触我那个女朋友的眼光。我以在这最后的时刻所具有的那种惊人洞察力，想她是曾经因为要赢得我的一个朋友的爱情，竟告诉他说她跟着我并不是为了爱我，而是为了照顾伤员的人道的愿望。她带着最近才有的冷冷的目光走开了。我注意到这是从我们战败以后才开始的，但她总算没有幸灾乐祸到残酷地来安慰我。我记得她那沐浴在月光下的妖娆的身影。我久久地望着她，一想到几个星期以前她还不过是一个奴隶，我就充满了忿怒，把她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但是她已经走远了，听不见我的话了。队伍里谁也不喜欢她，所以大家都笑了。我受到感染，也笑起来，恢复了宁静。

我的心里没有留下仇恨；在快要死去的时候是谁也不会有的。正相反，我的内心充满了活力。的确，由于害怕肉

体的痛苦，四肢会软弱无力，但是思想很敏锐。我迅速地回顾一下我整个的一生，它就象漫长的道路上的一个插曲。时间的概念开始消失，以致於到了把眼前的事情和遥远的往事相混的程度，或者相反。更确切地说，就象一切更新了，光彩了，死亡本身对於我们就具有摆脱苦难的慈悲性质。仿佛我们的一切都在祈求："主啊，敞开你的胸怀接受我们，宽恕我们的一生，指引我们，尽快摆脱这一切！"

一会儿我们就排好了队。没人说话，但是我们以罕有的准确性感觉到了我们的刽子手的一举一动。他们准备来复枪的整齐的金属响声，使我们不寒而栗。但是，我们不想逃跑。一切都在瞬息之间发生。我们好似在迷蒙之中看到来复枪瞄准，喷出一阵火花，胸口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在地下……从此以后，我就不知道我的伙伴们怎么样了；我只记得看见自己的在最后一刻的受到创伤而扭曲的身躯。但是我毫无苦楚地离开了它，几乎以一种厌恶的心情望着它，恰恰就象丢掉一件旧衣服一样。接着我就进入了一种朦胧恍惚的状态。在这期间，尽管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清楚地感到自己不依靠任何东西而存在着。不一会儿之后，在天快黑的时候，我到了城里的一条街上，在那里，看来我是相当有名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虚荣，而仅仅是说明我听到人家的谈论："可怜的某某人——这里是我的名字——他们把他枪毙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坏人，而是太刚愎自用了。他的孩子们就住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注意说话的是谁，也不管他还讲了些什么。因为，从这里看来，世界上的生命是短促

得多么没有意思！提到我的孩子，倒使我思索起来，但是我发现自己一点没有了那种当父亲才能体会到的深厚而近乎痛苦的感情。我马上自己作了解释：我已经没有心脏，而痛苦是由于心脏出了毛病，受到悲哀的折腾引起的；相反，纯净的灵魂却只知道快乐。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管这些问题，只专心致志地使自己适应新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十分美妙的。我的能量，更确切地说，我的活动能力，已经成百倍地增长。牛顿的地心引律对我已经不起作用。我可以来去自由，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在太空和原野之间遨游。我不喜欢城市的喧闹。我感觉到我仿佛是光晕做成。我趁着微风轻盈地向前飘荡，使我产生了轻柔的欢乐，就象看到水在流，或者象机械课本上所说的力的作用下形成抛物线而飞去的箭的感觉。我就这样进入世界，穿过世界，而不失去我自身的统一。在一开始，我感觉到我很想下到大地上，去对那些有福的人说，在这里可以得到心灵的舒展，因为他们能够穿过宇宙；而那些冷酷的人，则要象尘土污泥那样腐烂，和地上的腐土混合为一，必须经过火山的烈火，先转化成为气体，随后才能成为生命的活力。当然，所谓炼狱之类的神话，就是由此而来的。事实上，一颗堕落的良心经过数千年之久才恢复人的形态，这是有过的，并且能从中再次设法得到解脱。相反，那些善良的，就如刚才所说，他们与上天的力量联合，主宰宇宙。但是我的揭示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其规律就是：一个人的超升要靠自己。

我不再使用感官，因为我已经没有躯体。一切都由理智直接领悟；然而，我的触觉却出奇地发展起来。这种触觉神经也许是人体一切感觉的基础，有点象我们所想象的电流通过时的感觉一样。我很想使用这种能力去和人类交往。但是，除了这个过程的困难之外，单是使这些仍然包着皮囊的人懂得某些事情就够麻烦的了！例如，我看到的那些降神者的桌子，真是吞吞吐吐，迟疑不决，愚蠢可笑。我不能降低身份使用它们。于是我立刻又到招魂会上去接触招魂者的脑膜，但是他们一开始讲话，就发表了一大通乱七八糟的荒唐的话，使我只得快快不乐地放弃了使用人的机器作为表达的媒介。最后，我要对所有关心这类事情的人进一言：不要到降神者的桌子上，或者招魂者的咕哝声中，或者使用任何其他不正常的方法去寻找真理。真理必须到天才的灵感中去寻找，到梦的秘密中去寻找。早在人世期间，我就想写一本书，题目叫做“梦的假设”。在那里面，我的猜测要得到充分证实；我的猜测是：神秘是在梦中得到启示的。

现在我正埋头于一项最有趣的工作。怎么说才好呢？仿佛我已近乎永恒。对我来说，过去就象从前一样：既生动又美丽，接着我就向另一种感觉延伸，看到了未来。恰恰正如我们开动了脑筋，回忆往事；不过在这里回忆到的往事，我们无法触摸，然而极其真实，比大地上瞬息即逝的现实要真实得多，就象伸展在一条无穷尽的光明道路上的我们所有的美好感情一样。在那里，才是所有时代的崇高精神。你们会说，那里也有邪恶，因为所有的行动都会永远摄进永恒

的景色之中。是的，但是没有人会看见，就如没有人会爱，没有人会问，也就永远不会复苏那样，它就成为虚无。相反，一切美好而高尚的东西却不断地再生。我的那种过分的激情，在世界上使我殉难而且引起人们非难的激情，在这里却转变为巨大的热诚，促使我去博得永恒。

当我不断地去发现这些奇迹的时候，我明白我在世界上时并没有离开正道太远；那时候我把行为的理论看作是雕塑的一部份，那就是说，要有力，果断，伟大，要能够以青铜来表现那样；这种行为要值得保持永恒。因为平庸和卑劣的东西无法存在，厌恶和冷漠自然会把它们消灭。

在远离之前，我愿意留下这些劝告。因为在活着的时候，我没有能够把这些塞满脑子的理论写下来。我很高兴以我的这些一得之见来弥补我那已经消失了的虚荣心。那些永远怀疑的人会耸耸肩头说："呸，又是幻想！"但是，很快，非常之快，他们就会看到我是有道理的。他们会象我一样发现，这里所遵循的并非一般的规律，而是美学的规律，最高的幻想境界的规律。

土　　地

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

一九一〇年

一

一百多个雇工在狭窄的小路上走着。他们每人都带着砍刀。这种长长的用来砍伐灌木的砍刀同样用来砍下人的脑袋。他们有些人还扛着斧子和十字镐。他们一边走一边聊着那些生活琐事：什么豆子长得太稀啦，雨量太少啦，害天花死了不少人啦等等。另外，也谈到了最近在消息灵通的人们中间流传的一件事：关于峡谷中那些土地的官司，东家打赢了。那是多么肥沃的土地啊！

"可是老爷什么时候在土地官司上打输过？"

"别提了，久雨才有泥泞。"

空手走路的雇工们不时地从另一些人身上接过沉重的有刺铁丝捆。这些铁丝捆用木棍穿着，两个人抬一捆，好象打猎归来抬着一只死鹿似的。谁踏空了一步，在他近旁的人便喊叫起来，叮嘱那个踏空了步子的人。雇工们朝着要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地带走去，那是主人的新财产。圆圈还在

伸展，它象主人的巨大手臂，贪婪地要把所有的土地都抱在怀里。

干这种活并不需要工程师。雇工中有些经验丰富的人，他们可以用牲口犁出一道比管道还直的沟，同样，他们也会在半山腰开出一道缺口。这些活以及其它许多活，普罗科比奥·佩雷斯老汉都会得干。这时候，他正走在这些庄稼汉中间。带队的工头走在最后，象压阵似的。事实上，他走在后面是为了不被早晨草上的露水沾湿。雇工们的脚步也使他免受瘴气的感染。他是唯一带着武器的人：一支手枪。

雇工们的吵闹声惊动了鸟儿，它们叽叽喳喳地往山里飞去。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常有受惊的鹿在喘着粗气。一些爱好打猎的人象猎狗一样快乐地谛听着。他们好象从风中闻到了猎物的气味。只要主人叫他们把狗朝那个方向放去，准能把它捕到手。

目的地到了，他们就要开始干活。这里密布蔓藤植物，宛如一个个花环悬挂在白色雪松的斑驳树枝上。早在庄园主打赢官司之前，铁丝网就已从这片土地最远的拐弯处开始，那儿形成了一个钝角。这个钝角一边的铁丝网直向山地伸去，另一边则朝阿罗约·塞科的方向发展。现在将要架设的铁丝网便是后面这道边的延伸。前一道边已经足够长了，主人大概会这样说。

在一株古树旁边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它的根部凹凸起伏，十分离奇，那突出的部分犹如沙发的扶手，凹进去

的地方却形如摇篮或者棺材，里面放着一些暂时还不需要的器具：拉铁丝用的机器，水罐，以及装有钩子和午饭的背包。

在开道之前，工头站在铁丝网的拐角。他伸出一只手臂，象刀那样往下一砍，似乎想把这荆棘丛生的地方一刀劈开。根据他的意思，雇工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开去。但是普罗科比奥老汉却纠正了这个方向。工头确定的方向意味着偷进了一块形如匕首的狭长地块。工头站着的顶端，即远处最宽的那部分，铁丝网将会靠上桔林庄园的界线。

工头显得很不高兴。他不得不承认，老汉给主人减去了一块不属于他的土地。大伙儿都支持老汉的意见，工头只得让步。他把手臂往右偏了点，对着这个方向，雇工们开始把砍刀抽出来。

前面的人把低垂的藤蔓和树叶割掉，后面的人便砍灌木，把那些劈碎了的树干扔在道旁，再后面的人则用斧子把那些需要砍伐的树木砍倒。那些基本上排成直线的和长在圈内的树木就保留了下来，以便用来作界柱。

斧子和砍刀的响声交织成一曲赞歌，在深山里回荡。有穿过树叶透进阳光来的地方，那些粗糙工具的锋刃闪烁着银光。只有工头不干活，在一旁看着，指点别人。他不时忙着拍打叮在他脖子和手臂上的蚊子。他把一根嫩芦苇迎风抛去，用砍刀把它削断，又用一根削尖的枝条去捅蚂蚁窝或者蚊子窝消遣。

林中渐渐出现了一道口子。雇工们离起点已经有相当

一段距离。当一棵大树倒下来的时候，斧子和砍刀的响声就暂停。每倒下一个“森林老人”——他们是这样称呼那些粗大的树木的——雇工们便喊叫起来，似乎看到大树倒下都很快乐。这些老树长年累月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的好处，有五百年了，上面绕满了上百种攀缘植物，有寄生草的巨大花环，还有鸟窝和幼鸟。树倒下的声音简直震耳欲聋！

很快就开出了几百公尺。这段距离用一根绳子拉着。每隔四拓[1]，普鲁科比奥老汉就在地上插根签子，作为记号。几个带着十字镐的雇工就开始挖栽木桩的坑。

在最前面开道的人中间，响起一阵喊叫。有人被毒蛇咬了。那人正要撩起一根树枝，从茂密的干树叶中，象被弹簧弹了一下似的，闪出了毒蛇三角形的脑袋，在他右手食指上咬了一口。

干活的人都围拢过来，有人砍下了一根笔直的树枝，用砍刀把一头削尖。毒蛇警惕地呆着，竖起狡猾的脑袋，身子盘成一圈圈的，好象一座色彩鲜艳的小山。它在枯叶中间窥视着，时而伸伸头颈，张张嘴，露出了粉红色的咽喉和四只猫爪子那样雪白的尖利牙齿。

为了更好地捕杀它，普鲁科比奥老汉嚼了一点烟叶，朝它吐过去。毒蛇似乎失去了知觉。那个削树枝的人摆开渔民掷鱼叉的架势，瞄准好后，唰地便扔了出去。毒蛇的颈部被刺中了，它伸直了身子，然后又缩起来，形成一条漂亮

---

① 一拓，指两臂伸开的距离。

的曲线，腹部如同象牙一般。另一个雇工走近来，用刀背在它头上砸了两下。

这时，大家立刻想到那个被蛇咬伤而处于危险之中的小伙子了。他自己已经在伤口上敷了些嚼过的烟叶。然而，不少人认为他的情况得格外留神。这条毒蛇的特征极其引人注目：头部呈三角形，背部有明显的几何图形。

普鲁科比奥老汉认为最恰当的办法是把手指割掉。小伙子高高地竖着食指，流露出明显的怕死的神情。此外，从整个脸上可以看出，他听任摆布，只要能救他的命。四滴鲜血从食指上的伤口里流出来，落到地上，接着又流出四滴。普鲁科比奥老汉试了试他那把砍刀的刀刃，又试了试人家给他的一把，一边解释说：手术很简单，把指头搁在一段树干上，如果他有些害怕，可以把眼睛转向别处，只要一下子……

工头干涉了。他说这可是一种野蛮而残忍的做法。他反对老汉的意见，命令一个雇工到庄园主人那儿去取一种效果很好的药。这位使者便象松鼠那样灵巧地在荆棘丛生、野藤密布的树林中远去了。伤者仍然把食指高高举着。他的脸色如同死人一般苍白；他用手势表示他感到舌头僵硬了。

雇工们又去干活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说派去的人大概已经到了庄园。被毒蛇咬伤的小伙子昏了过去，照料他的人发现他的毛孔和眼睛内角都有小小的血点。大伙儿都惊慌起来，重新围成一个圈子。普罗科比奥认为，这种毒蛇

的毒性会马上引起死亡；这就是说，再也不能拖延了。

工头同意了，他害怕因为反对这种野蛮的手术而承担责任，而这种手术只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药品才进行的。但是为了不牵连在内，他躲到了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下面，那儿有繁密的藤蔓。人们搬来一段坚实的木墩。一个人抓住了伤者的那只手，把食指放在这个临时的砧板上。伤者的眼睛转向别处，死死地咬紧牙关。普罗科比奥往食指根部砍了下去，食指就象一段嫩芦苇那样跳了开来。老汉在枯树干上找到一块“蘑菇菌”，放到伤口上，然后用他衬衫上的一块破布把伤口包扎起来。

两个雇工用一副临时做成的担架把病人送回庄园。还有两个人跟在后面，以便吃力时可以替换。

人们重新又去干活。他们从砍倒的那些树干上，斩下笔直的树枝，每一根是两拓长。这是些活木桩。大树的枝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怎样砍伐斩劈，它们都能生长，即使把原先朝天的梢头倒插在地里，也能扎下根来。有些人在道边发现一段段象铁一样坚硬的木头，那是桃花心木和巴西木，都是耐潮耐久的优质木材。在每个坑洞旁边，都横放着一根木桩。

就象在工厂里一样，这种野外作业的分工既复杂又简单。一些人继续开道，另一些人则砍木桩，还有些人挖坑。最后面的人竖起木桩，把周围的土砸结实。最后，在开辟的这段路上就拉起了铁丝网。

机器固定在一棵树上，离起点有两百米的距离，先把铁

丝咬住，然后把它拉得象绳子一样紧紧的。铁钩嵌进树干固定住。这道工序要重复四次。这道铁丝篱笆是庄园主那片刚到手的土地的新界线。现在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但始终笔直向前。用锤子敲一下，铁丝就象传送电报那样振荡起来。这是有权势的人拍的电报，发到那个被剥夺了土地的村庄去的。这个方向是普罗科比奥老汉定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本能的辨向的能力。

“普罗科比奥老爹，我们往哪儿去啊？”

老汉非常自信地回答这些年轻人说：

“笔直走，就象咱们开沟那样，往阿罗约·塞科的方向。”

在新开的道边，雇工们在树荫下休息。晌午了，活儿暂停。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吃着女人们清晨给他们准备的食物：玉米面饼，辣椒和一种香草。水罐子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

普罗科比奥老汉坐在一伙人中间。人们又谈起主人这场打赢了的官司；这场官司把峡谷最好的地划归给他了。工头没有听到这些。老汉想起了一个关于地主怎么贪心的传说。由于听众中间有几个是土著，遇到他们不懂的地方，普罗科比奥就一边讲一边翻译：

“你们听到过迷人塘的故事吗？好，你们听着，那是一个土地肥沃的谷地，那里种下玉米可收一千倍，豆子可收二千倍，芝麻竟可收一百万倍。后来来了一个人，他恳求人家给他一小块耕地，哪怕是别人不想要的角落。这片谷地是

那么宽广，土又是那么肥，主人们便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人来的时候是那么穷，衣裳破破烂烂，几个孩子个个瘦骨伶仃。他只种了一小块地，后来盖了一间茅屋，进屋时得蹲着进去，瞧，多小啊！第一次收成就使得他已经没有地方收藏那么多的谷物了。靠了这些收成，他买了块地。第二年又向邻居买进了大于他家十倍的土地；第三年买进了大于五十倍的土地。似乎上帝也一直在保佑他，因为别人家的地里连灌木都给太阳烤干了，可是他的地里，雨水总是及时地降下。这可真是从来没见过的事啊！于是他成了河谷三分之一土地的主人。但他还想要山里所有的地，要了这一块又要那一块。每天下午他总要去看看还有多少地不是他的。老婆责备他说：

"'你要这么多地干吗？就是现在这些你也种不了。'

"'为了不让人家占有。你没看到这都是些好地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全都是顶呱呱的，真是种一收百，种一收千哪……'

"有一天下午，他一面看地一面盘算：从这边看，整整一大片都是他的了；从另一边看，还有那么多得去占。正在这时候，来了五十户快饿死的人家，孩子几乎站不起来，老人们在地上捡些草根充饥，一些身体壮实的人也被贫困折磨得不象人样。他们求他给一块落脚的地方，向他讨些食品充饥。有些人还问他要一块耕地，如果他允许他们住下来的话。

"这个贪心不知足的人一口拒绝了。甚至当一个在井边

用辘轳打水的小伙子把水桶提上来的时候，他也去阻止。这个有钱有势的人看到这群人这样不讲礼节，便发作了。他厌恶地啐了口唾沫，命令仆人放狗去把这批穷鬼赶走。这些饿得咕咕叫的穷人与其说是跑，倒不如说是连滚带爬地离开的。当天晚上，这个贪心的家伙睡得正香，上帝出现在他的面前，斥责了他的行为，叫他起来去把那些逃走的人找回来，满足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上帝的命令是那么坚决，脸色是那么严厉，这个贪心的家伙只得提了根木棍当作拐杖，出去追赶他们。可是他心里是那么不乐意，走得那么慢，休息了那么多次数，以至根本追不上他们。于是他就回家了，自以为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旨意。疲倦使他倒下就睡着了。梦中，上帝又出现在他眼前，责备他居心不良。为了惩罚他，上帝喝道：'快起来，看看你的地。'

"他的地已经成了一片沼泽，这便是你们熟悉的迷人塘。"

工头命令大家重新开始干活。雇工们把背包挂好，有的人一面上工一面在膝盖上卷了支烟抽起来。

傍晚时分，他们仍然从那条小路回家。走进庄园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被毒蛇咬伤的那个雇工已经死了。在他家里，守灵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邻居已经把院子洒了水打扫过了。死者的妻子伤心地哭着，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另一个稍大点的拉着她的衣裳。管家告诉她往后可以到老爷那里去帮佣。至于孩子，等到他们能干活就可

以当小工或干其它能做得了的活儿。

干得最出色的要算西尔维斯特雷；他的左臂用一条大手帕套在脖子上挂着；他又是打柴，又是担水，又剥玉米，招待那些为死者守夜的人。他之所以做这些杂事，是因为他还不能去干活。庄园主的那架榨糖机把他的前臂压坏了，现在象一段枯枝似地连着，简直变了形了。

他干榨甘蔗的活儿干了三个月，工钱很少，吃得又差。每天晚上包糖要包到深夜。天没亮，就得起来套马或者侍弄犁地的一对耕牛，接下来便去打柴，砍甘蔗；然后，喂牲口，再去包糖。甘蔗地里的活儿是干不完的。

天还未亮，夜色的最后一丝阴影好意让人们再睡一会儿的时候，小伙子正在把甘蔗塞进榨糖机。他只打了一秒钟的盹，机器就咬住了他的指头。他叫了起来，喊声惊了两匹拉机器的马，等到好容易喝住它们，西尔维斯特雷的手臂就已经血肉模糊。那天，糖汁池里飘浮着条条的血丝。

屋子中间的地下，用石灰画了一个十字，死者就平放在这个十字上面。死者的手指不完整地交叉着，因为左手的食指要有右手的食指跟它交叉，这才使得死者对自己的敬意可以显得完美无缺。邻居们已经郑重其事地把他家里的衣物堆在屋角，砍刀挂在一根突出的木头上，墙上还有一根木棍和一张鱼网，另一个角落里卷着一条卷筒似的棕榈席子。

歌声消失在夜幕中，那是男女声合唱的山歌。它也许是一曲哀歌，为了把哀怨留给活着的人；也许是一首颂歌，

为了表达离开人间的欢乐。

当祈祷声再起的时候，有些人就聊起那些引人入胜的打猎、捕鱼和鬼怪的故事来。每个守夜的人都分到了壶里加了方糖的咖啡。哀伤的气氛突然被隔壁房间里传来的一阵尖叫声打破，那是另一个雇工的家：两个房间之间只用一道篱笆隔开。

这是一个临产的妇女。她的叫声听起来象是不想让人知道她的疼痛，也象是怕惊醒了隔壁房间那个躺在十字上的人而强忍着似的。可以清楚地听到她男人安慰她说，他马上跑去找接生婆。还听到两个热心的女邻居正在谈论生孩子用的哪种药草效果最好；她们在扇炉子煎药。

产妇呻吟着，几乎在喊叫了。突然传来了小羊羔似的咩叫。过了好一会儿，接生婆才跟这个刚出世的孩子的爸爸一起来到。

“是个男孩！”

这话是用满腔的喜悦说出来的，跟用沮丧的心情报告生了个女孩子的消息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孩子的父亲高兴得甚至去把这件事告诉守灵的人。他喝了口分给守灵人的烧酒，为他的儿子祝福。就如刚刚降生的人和离开尘世的人正在互相握手，举杯祝贺一样。

已经可以听到母亲对儿子温柔的说话声。明天她就得干家务事。八天之后就要下地去干活。事情就是这样。

天亮时，下地干活的人都告辞了。那个早起的总管走过这户办丧事人家的门口，探身进来说：

"真可怜！"

这就是他的评论。初生婴儿的父亲跑来告诉他：

"您又多了个可以使唤的仆人了……"

"好哇！"

尸体已经准备好送往墓地。人们用放在屋角的那张棕榈席子把死人包起来，象那些海葬的尸体一样把两头和中间扎紧，然后搁在一块木板上捆起来，由四个人抬着，开始向墓地走去。死者的妻子拿着一枝蜡烛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的人可以看到一双毫无血色的脚掌伸在席子外面。

二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堂贝尔纳多·冈萨雷斯略带忧郁的庄园生活中引起了某种震动。庄园总管被山那边射来的一排子弹打中，至今还躺在床上。急忙到镇上去找来的医生，给他取出了半打嵌在大腿和屁股上的子弹，然而他的生命仍然危在旦夕，因为还有一颗腰部的子弹无法取出，使他痛得一直在哼叫。

尽管当时总管的儿子弗朗西斯科和一个老牧牛人跟他走在一起，但谁也没看见凶手。对于谁可能是谋杀者，只有一些猜测。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和他父亲已经被抓起来了。安东尼奥是个几乎还没长胡子的小伙子，上嘴唇只有几点象苍蝇脚那样的黑点；那个老头是庄园里最老的雇工之一。

此刻安东尼奥在庄屋的廊下，人们向他盘问有关这件

凶杀案的事。从他左耳到脚上都有已经干了的血迹。抓他的时候，弗朗西斯科用枪筒把他打伤了。不少人讲不出为什么要把他们抓起来。老头关在一个小棚子里，不许他跟儿子交谈。有些人把这件事跟前些时候发生的那桩事联系了起来。也许这样的联系是错误的，但是看来除此之外也作不出什么别的解释了。

按照村里的风俗，安东尼奥十岁时，埃尔南德斯老汉就给他挑选了，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他选定了未来的妻子。在他们中间，没有什么所谓爱情。男孩子们的年龄还不到对什么叫结婚，为什么要结婚以及结了婚要负什么责任等问题形成一个模糊概念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替他们去求亲物色妻子了。老人们亲自到选中的女孩子家去说媒。在那种场合，先由一个最受人尊敬的老人致求婚词，随后喝酒，赠送一些通常是食品、衣服或畜产品作为聘礼。

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人来说媒定婚后，就谁都不能再去追求她了。这种婚约是结婚前许多年就讲定了的。从那个时候起，男孩子就得辛勤劳动，积聚办喜事的费用。定婚后，双方互相不接触也不来往，一切全由父母安排和包办。

在有些情况下，譬如亲家之间发生争吵以致无法举行婚礼，女方就把聘礼退回。如果定婚的男女双方中有一方死了，对方就成了寡妇或者鳏夫。有的女孩子七岁就作了寡妇，只有鳏夫才能娶她们。在这种情况下，聘礼就可以少些，似乎娶了她们已经是施了恩了。

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十岁时，他父亲看中了庄园老

工人罗萨里奥的女儿。罗萨里奥除了干活，还会根据药草治病的知识配些草药，当然也离不开各种巫术邪道。他的女儿玛丽亚·佩特拉是一个头发光亮、长着一对机灵眼睛的女孩子。安东尼奥家用几条围巾、两瓶酒和三只下蛋的母鸡，得到了对方的允许，从那时候起，玛丽亚便成了安东尼奥未来的伴侣。

一切都由老人们支配，两个孩子没有显出心急的样子。时间在流逝，又过了几个一年一度的节日，警官也换了四次，人们都在说等下次神甫来到的时候，安东尼奥就要和玛丽亚·佩特拉结婚了。

总管的儿子与安东尼奥同年。总管是镇上的人，尽管在庄园已呆了好多年，可还是反对那种从小就给儿子选定配偶的风俗。弗朗西斯科长大成人了，却还没有看中哪一个姑娘，他父亲说那种预先定亲的做法是印第安人的习惯。

有一天，弗朗西斯科和父亲并排骑着马向牧场走去，那里正在给小公牛烙印。儿子对父亲说：

“听我说，爸爸，我想结婚……”

老总管失声笑了起来，他对儿子如此坦率地提出这样轻松的要求，感到很滑稽。他痛快地大笑一阵后，便唱了起来：

“小鸽子要结婚啦，

“小鸽子要结婚啦，

“但是还不知道跟谁呢。”

“跟罗萨里奥的女儿玛丽亚·佩特拉。”

老头继续放声大笑。儿子居然想结婚了，这可多么有趣！也许他想生儿育女了吧？但这父子俩谁也不记得玛丽亚·佩特拉已经定婚。

当天晚上，总管就去找罗萨里奥。罗萨里奥当然把玛丽亚·佩特拉已经答应许配给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的事对他谈了。但总管对这样的说明丝毫不感兴趣。他表示要排除一切障碍，离开的时候还深信儿子的事一定会如愿以偿。

总管随后到埃尔南德斯老汉家去。他让老汉明白，弗朗西斯科执意要跟玛丽亚·佩特拉结婚，所以安东尼奥应该打消跟她结婚的念头。这样，他可以将塘边那块好地分一半给他们。此外，当安东尼奥想跟哪个姑娘结婚的时候，将由他来支付一切费用，当然罗，还愿意做他的教父。

埃尔南德斯老汉想找庄园主谈谈这件事。可是堂贝尔纳多一听，便冲着他说：

“连这点事也要我来费神？你们走吧！”

安东尼奥的抗拒，招来了一连串的威胁。年老多病的父亲被派去干最重的活，安东尼奥得一直站着榨甘蔗，连星期日也不准离开。最后，他们决定收回向玛丽亚·佩特拉求婚时送的礼物。婚约解除了，女孩子便到镇上去跟总管的儿子结了婚。安东尼奥又是羞愧又是难受，好几个星期都没在庄园里露面。

总管儿子结婚已有六个月了。如今在审查这宗反总管的案件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安东尼奥为了报仇而从山里

向他开的枪。但小伙子矢口否认。于是传出了安东尼奥可能要被招募去当兵的说法。

父子俩被捕的时候正在榨糖。其余被审问的雇工也没有说什么对他们不利的话。只有那个监工，庄园主的代表，说安东尼奥前天傍晚时离开过，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弗朗西斯科到糖坊来的时候，安东尼奥正在捅煮糖浆的炉火，而老汉则正把甘蔗堆在榨糖机脚下。两头牛勉强地兜着圈子，一面拉一面反刍。整个庄园里弥漫着一股煮糖的蒸汽。这股气味刚闻着还不错，但是过一会便令人发腻，因此谁也不来品尝这种甘蔗里榨出来的糖浆。

弗朗西斯科一到那里便破口大骂，用手枪把他们打得鲜血直流。不用说，总管的伤势肯定很重。安东尼奥被带到镇上；他父亲被释放了，当然是在饱尝了庄园主惨无人道的一番折磨之后。而且，就连安东尼奥的弟弟塞西里奥也受到了残酷的虐待。

象堂贝尔纳多·冈萨雷斯庄园里的其它小伙子一样，安东尼奥要去服兵役了。庄园主由于派了这些人去当兵而在镇长面前洋洋自得。他捐献了他的一部分劳动力去充任社会的支柱，当然被誉为政府的朋友了。除安东尼奥外，其他表示不愿继续在庄园里干活的人也被送去当兵了。其中不少人离开是对庄园主有好处的，例如在争夺地产方面，然而庄园主在招兵时却从来不提。他总是振振有词地宣称，他这样做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维护和平和秩序的无私愿望。

三

庄园的大院里如同市场一样热闹。这是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有的雇工去跟庄园主谈私人交易，他们想要一小块耕地，收成平分；另一些人去领一周的工钱；更多的人上店铺里去要点什么东西。

庄园主接待了他们。他俨然酋长的样子，雇工们几乎都跪了下来。

明天是村里的集市。选择这里作为集市场所，是因为它与其他各村距离差不多。然而凡是店铺里有的东西，雇工们都得到店铺里去买，谁上集市去就得冒受惩罚的危险。

牧牛人骑着马来了。他们把马拴在树上或铁丝网上，便去管家那里清账。他们走着，马刺拖在脚后跟，生皮做的鞭子挂在匕首柄上。一进廊子，他们便脱下帽子。圆圆的脑袋上满是汗水，头发都粘在一起了。

“行礼！蛮子！”

“管家先生，别找碴儿，您没见我一直在鞠躬吗？”

那个没有行礼的是罗慕洛·雷耶斯。他从前在山坡那边有个小牧场，养了些奶牛，终日为自家操劳。但是与庄园主打了一场官司之后，他便一无所有了。律师没收了他的一切，庄园主想尽办法把他的财产全部夺去，所以他现在又成了个牧牛人，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罢了。这就是他不象其他人那么顺从的原因。

一个庄园主的亲信仆人，接待一支干农活的雇工们的

队伍，给他们结账。他是个道地的商人。有些雇工背着点儿农产品还在朝这儿走来。为什么他们要空着手回来呢？背点儿东西走路可以更富有节奏。他们是排着队来的；弯着腰，低着头。他们把玉米穗放进谷仓之后，又象来的时候那样排着队走了。队伍从柜台的小窗口下面开始，一直延伸到百米之外。

那些整个星期在糖坊干活的人也在这支队伍里头。这些人很容易分辨，因为他们的衣服上结着一层烟草色的糖渍，个个身上都有一股蔗汁味。他们手里拿着好吃的东西：用麻绳穿成串的金黄色的糖渍香蕉。这是给老婆和孩子的礼物。

"马西亚尔·拉米雷斯。"

他并非完全是一个土著，虽然一眼就看得出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印第安血统。黑色而平直的胡子说明他是某一个不知何时从哪里来的雇工的后代。账房算好账，记在本子上，然后把几个钱放到柜台上。

"是这些吗？"

"您说就是了。我不识字也不会算。"

拉米雷斯给自己买了双凉鞋，又给老婆量了几米披巾布。雇员在本子上记了下来。

"胡安·夸廷特拉。"

"波尔菲里奥·迪亚斯。"

一个挨一个地叫着名字。这是真正的土著的名字，粗的名字。他们把房屋周围的东西用来作姓氏。夸廷特拉

意思是住在村旁的人。特佩卡意思是住在山对面上。波尔菲里奥·迪亚斯的，那就多了，为了便于 上某个名堂。例如：短指头波尔菲里奥·迪亚斯， 尔菲里奥·迪亚斯。共和国总统的名字在土著中 遍的。他们交谈时就直率地叫他波尔菲里奥。

有些人想好好看一看他们的账目。他们疑心 东西他 眼盯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项目，但是无法明白这账是怎 以便 的。他们干了活，但并没有要过那么多东西，以至欠 一个 账本上记的那么多钱。于是雇员便算给他们听：

“我给你一个比索，你欠我一个比索，给你记在本子 一个比索，不是总共三个比索吗？”

雇工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随后又闭上了，似乎为了看时更清楚一些，可是最后只得搔搔头皮。对他来说，这实在一点都弄不明白。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在数字上，但是这些数字一点也没有使他们开窍。

“乌尔瓦诺·特拉维卡。”

等待周末结账的雇工队伍很长一段时间停住着不 乌尔瓦诺的事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颇为复杂。他的 和父亲过去也是堂贝尔纳多庄园里的雇工。乌尔瓦诺 老是贫穷不堪，一直还不清父辈欠下的债务，逼得腻烦了 几个月前跑到别的地方去做短工。

一天晚上，他对谁都没讲，拿了仅有的一点 谓的叫 刀，带着老婆孩子，到另一个庄园去了，在那里干活，就 再有世袭债务的束缚。以前他的工资老是被扣除，三俗

毫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他的出走象是一

。第二天早晨，邻居们才发现他已失踪。管

出工，便询问了所有的人，可是谁也无法告诉

去向。

几天，才知道他在桔林庄园干活。主人对乌尔

为很是气愤，派了个小伙子去找教区的法官。这位

庄园主的仆从，他得步行几公里路来听取主人的申

官来了，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庄园主俨然是权威

代表，而他仅仅是一个工具。

法官接受了把乌尔瓦诺抓回庄园的指示。他欠了很多

庄园主怎么也不会把他放走而损失一笔债。乌尔瓦诺被

了，他象犯人那样被五花大绑带回庄园。总管一见他便大发雷霆，几乎要用马缰绳抽他一顿。然而怒气一平，便把一只手放在乌尔瓦诺肩上，称他作“孩子”，亲自给他松了绑。

就是乌尔瓦诺的遭遇。由于他好几个月不在，现在

点他名的时候，雇员就得按他的方式把帐目给他再清

遍。所有的债都是他父亲欠下来的，谁知道竟会欠那

！乌尔瓦诺二十五岁左右，脸上刚劲有力的条纹使人

起那些身材魁梧的汉子，他们为了获得自己的独立，似乎

牲一切。乌尔瓦诺拒绝收下这些天挣的全部工资，

拿三分之一，其它用来还债。

“别固执了，乌尔瓦诺。”

雇员坚持说，如果不取走全部工资，那么至少得买些店

里的东西。他把一块普通的披巾搭在乌尔瓦诺的肩

“给老婆带去吧！”

又在他那顶旧帽子上放了顶新的“卷边”帽

“你那顶太旧了，拿着吧，随你要什么。”

乌尔瓦诺推辞着，拒绝收下披巾和帽子。

根本用不着。但雇员明白，他的职责就是引人上钩，所以

不理会他，只顾在本子上给他记了账，接着就去招呼下

人。

雇工们的账全结完了。有一些人用领来的那一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在店铺里买了砍刀、披巾、绳索、帽子之类的东西。另外一些人从谷仓里出来，那儿按照雇员的吩咐，赊给他们一些玉米和豆子。

雇工们往酒店的方向走去，在那儿弄几瓶酒，又喝下几杯，随后便一队队各自回家。回去之前，得去向总管道别。他们在总管面前脱下帽子，低头致敬，总管连手都没伸出来，仅以一种保护人的姿态送别他们。

至于那些醉汉，他们用欢乐战胜了疲劳，哼着走了调的歌子，成群结伙地走着。要是有谁醉得倒了下去，那些比较清醒的人就抓起他的手臂，架在两个同伴肩上，把他拖回家。要是留在路上，那些饿狼便会不客气地吃了他们。

天黑了，鹌鹑在灌木丛中咕咕啼着，蟋蟀发出单调的声。远处的村庄里开始亮起了灯光。几只晚归的画眉正往巢里飞去。这寂静而美丽的景色是多么郁闷啊！田野里，一队雇工慢吞吞地走着，犹如一根晾着脏衣服的竹竿在缓

慢地移动。

四

整个庄园，连同它所有黑灰色的茅屋和青苔色的钟楼，好象企图沿着附近的山坡向上升腾。远眺，是一幅快乐的景色；近看，是一座悲哀的村落。

邻近的田野里没有一个干活的人。无花果树的树荫下，牛群在懒洋洋地反刍；驮柴的马儿在正午的太阳下歇息。庄园里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圣母节。这位多洛罗莎圣母是以显示奇迹出名的。在小教堂唯一的祭坛中央，就放着一幅她的起了裂纹的画像。

有两件事使今年的节日不同寻常：神甫的参加和庄园主的莅临。这两个人一个是灵魂的主宰，另一个是土地的主人。为此，节日的准备工作提前进行。从深山采来的棕榈叶装饰着教堂，纸做的彩圈装点着门框，简陋的后堂则用编织起来的鲜花搭成一个天篷。整个圣母像则用鲜花和蜡烛“奇迹”般地打扮起来——尽管这样，圣母像却并没有获得生气。不知名的画家在圣母的脸颊上画了两颗泪珠，几乎要掉下来。就连两口钟也披上了花环。

只有发生了大事，譬如，象昨天晚上神甫的到来，或者发生了火灾，才同时敲响两口钟。通常在庄园主命令全体雇工集合的时候，只打一口较小的钟。

昨天晚上，脖子里系了块红围巾，腰里佩着一支左轮手枪的神甫，连马靴都来不及脱，穿上圣袍便开始了繁忙的工

作。据他自己说，因为好久没来了，要办的事情很多。

听说神甫来了，教堂里马上就来了十几对等结婚的未婚夫妇，和五十几个抱着孩子等受洗的妇女。

神甫在小教堂旁边从一匹花骡子上下来时，顿时钟声齐鸣。他进门时两腿弯了一弯。他的这副模样，倒不如说更象一个收租人：也是腰间挂着那种手枪，颈上围着那种围巾，也是冷冰冰的一副面孔。他的助手和仆人刚给他穿上圣袍，一群印第安人就来吻他的手。他摆出军人的架势，命令那些妇女抱着孩子排成两行，形成了两道车辙。

仆人给他拿来了水，一本书和一个瓶子……时间不等人。从车辙的一头开始，神甫给这些呜咽的孩子洒圣水施洗。仆人则托着一个发了霉的盘子在两行人中间走过，向每个孩子收二十个雷阿尔。结束的时候，又有五十个孩子哭哭啼啼地在等着受洗了。

“他一下子给很多人施了洗。”有些人这样说。

也许神甫在反复背诵耶稣的那句话：“地里的出产多，收割的人员少。”人也确实少，简直不到两个，因此，那个仆人又得收钱，又得把钱放到保险的地方，还得时时往那个地方扫上几眼。

接着，便轮到那一对对等着结婚的人了。一共是四十来对未婚夫妇，加上他们的父母，教父、教母和兄弟姐妹。由于致训辞、念福音和祝福都是集体进行的，这样的婚礼就节约了不少时间。

“这是一石扔百鸟……”

"肃静！异教徒们！神甫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他很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真是傻瓜的礼物……你爱他人要象爱自己一样，阿门。"

来了几个要求忏悔的农民。神甫无法接待他们了。他面前有那么多庄稼要收割，而收割的人却只有他一个。

"忏悔吗？我从你们脸上就看得出上帝是保佑你们的。你们会犯什么罪呢？安心回去吧。即使有什么罪孽，我也会饶恕你们的……别打扰我工作了。"

庄园主一到，庆祝活动就开始了。教堂门廊里响起了爆竹声。音乐在尘土飞扬的小街上回荡。教堂门一打开，一群跳舞的人便进去了。他们二十几个人，两人一排合着单调而有节奏的音乐向里面走，这乐曲似乎是为统一体操运动员的步伐而作的。古色古香的服装唤起了他们对殖民时代以前的祖先的回忆。演员个个插着漂亮的羽毛头饰，裸露着胸部，束着一块腰布，脚上一双凉鞋，右手拿了根象印第安人的木制武器那样的苇竿，上面装满了响铃。一个头戴帽子，穿着裤子和鞋的人指挥他们，他合着音乐的节拍，挥动一把长长的砍刀。这个人该是代表工头的，他发出刺耳的喊声，那就是他的命令。

这是一个对称的舞蹈，铃声非常整齐地响着，跳舞的人缩小了圈子，以一种单调的礼仪对神表示感恩。

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树脂的香味。突然，舞蹈指挥发出一种更刺耳的叫声，举着砍刀发出了命令。小提琴拉出更有力的，也可以说是更象军乐的曲调。舞蹈者的动作变得

非常果断有力，步伐雄壮，他们转了一圈，一队在左边，另一队在右边，大家都向中心侧身跨出两步，很精确地互相穿过，各自回到原来的地位，接着又继续跳下去。

庄园主的驾到增添了热闹气氛。他手里拿着帽子出现在教堂门口。总管陪着他，他们都没划十字。神甫从法衣室出来，大步向庄园主迎上去，庄园主吻了吻他的手。对他来说，祭坛，圣像都无关紧要，然而礼貌却很重要。他要显示出对神甫的尊敬，让雇工们以他为榜样，敬畏神甫，这对他是很适宜的。

神甫把庄园主带进法衣室。一关上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一切繁文褥节就取消了。两人互相在背上重重地拍了几下。

“嘿，贪吃小鸡的神甫，您又来剥削我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啦！”

“可怜？可谁使他们这样可怜的？黑心的主人……”

他们压低声音笑了一阵。神甫取出了一瓶酒。

“这么早就喝酒？”

“这是祭神的上品，润喉咙的，顶呱呱的白兰地。”

“啊，你这个比强盗还厉害的神甫！”

他们又互相拍背，低声大笑。走出来时，神甫谦恭地把双手搁在腹部，手指相互交叉，通常死人的手指就是这样放的。贝尔纳多低着头，恭恭敬敬地走在他身旁。

贝尔纳多跪着听完弥撒，便与神甫出去在节日的庄园逛了一圈。不多会儿，法官、长老、警官和另外一些人也纷

纷围上来，形成了一队随从人员。所到之处，人们都向他们表示敬意。在这穿白衣、戴白帽的人群中，神甫和贝尔纳多两人的开司米毛料衣服远远看来最为显眼。

他们朝一块平地走去。这块平地好象是近处这座山的第一层阶梯，其实是一段二百多米长的平坦而宽阔的道路，两旁是开路时修的略带红色的矮墙。有很多人聚在这赛马跑道的起点。土著是不准入内的，他们和一些孩子们一起爬在邻近的树上。

有四匹马已经赛过了，骑手们汗流浃背，喘着气在散步。这些毛茸茸的瘦马，显得很敏捷。庄园主只想看看他的那匹牝马跑得怎样，他已经同附近的庄园主打了赌，那个庄园主有一匹周围一带很出名的快马。

那匹牝马出场前，先由一匹白尾深褐色的马与另一匹花斑马进行比赛。两匹马一样高，长得很相似。赌注已经商定。庄园主占了个好位置，那是一块高地，离起跑线很近。

两个骑手穿着宽大的长裤和短上衣，他们是堂贝尔纳多养马场的青年雇工。他们已骑在马上来回跑着，让马活动活动。最后，两匹马并排靠着起跑线；起跑线和跑道成直角，这样谁也占不了便宜。他们把宽边棕榈帽往远处一扔，裁判员从腰间拔出手枪，口里数着："一……二……"空中响起一声枪响。两匹马如离弦之箭，窜了出去。在五十米的地方，花斑马领先，另一个骑手往白尾马耳朵上抽了一下，于是响起了一阵嘘声。到一百米的地方，两匹马齐头并行，

白尾马的骑手完全抢占了对方的跑道。两名骑手终于在疾驰中动起手来。在到达终点之前，他们从马上跌下来，象球一样在地上翻滚着，碰撞了好几下。两匹马继续在跑，这场比赛只好宣布无效。现在轮到庄园主那匹牝马了。对方是一匹深褐色的白斑小马，长着蓬松的鬃毛。贝尔纳多觉得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亲自查看了缰绳，系马鞍的肚带和马蹄。骑手是一个机敏的小伙子。赌注已经下了，贝尔纳多拿出二百比索钞票，并接受那些跟他打赌的人所押下的任何赌注。

两匹马并排站着。枪声响了，谁也没有抢先。牝马伸长了脖子想超前，可是小白斑已经超过它半个身子的距离。骑手往母马腿弯和肚子上抽了几下。到达终点时，小白斑的前腿先伸了出去，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堂贝尔纳多付了钱，恼怒地离开了。一些老头——喝醉酒的和清醒的都有，拿着帽子走来准备向主人请求什么。总管粗暴地把他们赶开，对他们说，老爷今天下午将接待所有愿意上门来找他的人。

神甫也被人围住了。他让人们靠上前来，伸出手，让大家吻，或者只向周围的人说几句祝福的话。几个妇女，也有些男人，赶忙跪下来接受神甫的祝福。

庄园主和神甫两人走近玩“涂油爬竿”的地方。为了向主人表示敬意，大家竭尽全力争取胜利，这就是说，爬到放着奖品的最高点。有一串人正在竿上，在下面的人顶住了往上爬的人的双脚。当所有的人一起掉下来时，顿时爆发

出一片呼叫。

神甫认为跟庄园主呆在一起要办的公事已经都办完，便要回到教堂去继续主持婚礼和洗礼。分手前，他再三请堂贝尔纳多赴宴。

堂贝尔纳多走遍了节日中的庄园的每一个角落，一直走到广场上，那里将与毗邻庄园举行斗鸡。八场比赛并非都是事先约好的，其中有两场是临时增加的。这些鸡的主人便是堂贝尔纳多，他自己又是赌钱的庄家。他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为节日增添热闹气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雇工们承担赌注。

附近一带的赌棍都聚集在广场上。庄园主一到，便有人开始在公鸡脚上绑刀片。下赌注了，管场的喊道：

"那只秃尾巴鸡，四雷阿尔起押……"

靠近栅栏的地方是庄园里老爷、太太等贵人们坐的地方。主持人把自己的坐位让给了庄园主，坐位旁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抽签的东西和一只装着刀片的红杉木盒。

"静——下——来，放鸡！"

喊声打断了人们的争论。栅栏里面的人都从遮棚下面走出来，里面只剩下放鸡的人。那只秃尾巴鸡活象只乌鸦，另一只是银尾巴的深褐色公鸡。放鸡的人一条腿跪着，双方中间划了条线。两只鸡一靠近，就想用嘴啄对方，颈上的羽毛都蓬松开来。为了更激怒它们，就拉了拉它们的羽毛，随后两人同时退到另一条线上，把鸡放开。

两只鸡开始搏斗。它们飞了起来，然后又摔下，滚作一

团。两只鸡都奄奄一息，但是那只深褐色公鸡抬起头来叫了一声，争得了几秒钟的优势。

“堂贝尔纳多·冈萨雷斯胜利了！”

栅栏外面的乐队和着人们的欢呼声奏起了进行曲。只有这音乐是献给人民，献给这些雇工的。因为买不起入场券的雇工没法进去。

遗憾的是庄园主不能参加舞会了。夜幕降临后，乐师们已经登上舞场的看台。小提琴声和欢乐声交织在一起。那条与舞池一样长的木凳上已经坐着几个女人。一些来得很早的男人聚在小酒店和村边的小客店旁边。

金黄色的大月亮正从邻近的果园后面徐徐升起，街灯显得暗淡无光。乐师决定先奏民歌“拉莱巴”。不少人大概会想起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来，可是却没时间去谈论他。有些人手里拿着帽子已经去物色舞伴。只有十到十二对男女在跳舞。女孩子们跳舞时眼睛朝下，几乎不露出裙子下面的鞋尖。有几个男人动作细腻，跺脚姿态优美。赤着脚跳舞的人则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就象砂纸在尽是尘土的地面摩擦一样。

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舞会越来越热闹。从附近各个庄园里来的骑者把马拴在舞场旁边，一取下马刺，就进场找舞伴。两个游唱歌手，他们既会即兴唱情歌，也会当场唱出描述战斗的诗，走近乐队，唱起歌来。又是那首“拉莱巴”民歌。两人轮流着唱。歌词描述那些被招去当兵的人的曲折遭遇。这是对那些早年出征去跟美国人后来又跟

法国人战斗的人寄托的怀念之情。如今庄园主以当兵作为惩罚，这就使以往的历史又一幕幕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诗人们唱道：政府军来了，把所有的单身青年都召集去，从中挑选最好的去当兵。诗的每节结尾都带有抽泣声，可能因为作者无法把母亲失去儿子时的失声痛哭更好地表达出来。

有人提议乐队奏一支“沙龙”舞曲。在响起这二步舞曲的旋律时，跳舞的人减少了一半。只有那些文明人才会跳这种舞。两人交叉着手臂，胸部互不接触，象摔跤似的，看起来倒更象一对对受过训练的小狗。

黎明时分，邻近庄园里来的那些人骑上马，飞驰而去。一些醉汉一边叫着一边牵着那些和他们一样一夜未合眼的马打圈子。直到舞场里一个女人也没有了，乐师们才走下看台，去小客店喝咖啡。

节日过去了。教堂前，仆人在给神甫收拾行装。神甫说他总是喜欢早些上路，这样可以凉快些。一群人走来为他送行。他骑上骡子，举起手臂划着十字，向周围的人祝福。他以基督的名义告诫人们要恭顺，爱他人，以及其它别的什么。神甫腰间挂着一支38口径的左轮手枪，一路上赶着一头背脊伤痕累累的驮着二千比索的骡子。人们不禁在想，耶稣看到这一切，不知作何感想！

一九一一年

五

堂贝尔纳多家里有客。他请客人们参观了肥沃的甘蔗地，以及那一匹匹骏马和一头头肥壮的牛羊，还指给他们看那批人数众多的雇工队伍。瞧，有那么多数以百计的雇工在他庄园里干活，而他本人又是多么受人尊重和仰慕。作为一个老族长，他总得设法殷勤地款待这些贵客。

庄园主的借口就是庆祝这一年的收成。因此，雇工们都被叫了来，尽管他们连最必需的物品都很缺乏。的确，庄园主的谷仓里堆得满满的，可是雇工们的家里却颗粒未进。

庄园主吩咐免费供应烧酒和特巴切酒①，招待雇工们。总得让他们喝个醉。为了照料主人的事，他们自己的地里赶不上及时下种，也不能适时管理，雨季到来的时候，连长出来的那点点庄稼都烂在地里了，什么也没有收到。

喝了烧酒，雇工们乐开了，忘记了饥饿正在折磨他们。没关系，老爷的粮食堆满了仓，庄园会向他们出售他们亲手种出来的玉米和豆子的。缺钱吗？干了活钱就来了。要是店铺里欠的债多了，这又有什么关系！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债务难道还得清吗？

① 用龙舌兰和菠萝制成的酒。

人声鼎沸，闹得如同一窝黄蜂。突然蜂群的嗡嗡声听不见了。原来是庄园主走了出来，四周围着宾客，到了庭院的廊子下。堂贝尔纳多向他的“孩子们”露出慈父般的微笑。雇工们脱下帽子，低声说道：“老爷。”

“冈萨雷斯先生，如果这些人都武装起来，您当他们首领的话，那对地方政府来说至少是个问题呀……”

“谁这么说的？我是政府的朋友，无论如何我不会去干武装这些小伙子的犯罪勾当。他们都甘愿听命于我。武装起来，谁想出来的主意！”

一个手臂白皙的、走路蹒跚的胖夫人提了个问题，似乎也使主人不太高兴：

“您干吗不给他们办所学校呢？镇上有些小伙子很乐意到这儿来当教师，吃的住的以及工资都不比一个雇工多。”

“这想都不用想，我亲爱的阿古斯丁娜，学校会使他们变坏的。识了字，谁对付得了他们！这些人识了字首先想到的是要求土地和增加工资。”

黄昏时分的闷热，使堂贝尔纳多和他的客人们不时地摇着扇子。可他们不知道，聚在这儿的雇工们，在毫无遮盖的田野里，在那些甘蔗园和玉米地里，被太阳整日整日地曝晒着他们的背脊。

小路上来了一个人，他走到一群雇工中间，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脖子上吊着一卷衣服，撑着一根拐杖。他一边比划，一边用棕榈帽扇风。

听说那人就是六个月前招去当兵的安东尼奥·埃尔南

德斯。大伙儿都感到奇怪，因为其它人一去当兵就得三年，可他却那么快就回来了。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去雇人替代他，因为他父亲是付不起那笔钱的。庄园主带着不快的神色叫安东尼奥到他跟前来。他想打听一下安东尼奥为什么以及怎么会那么快就回来。

安东尼奥从他那些老伙伴中间走出来，一面左顾右盼地打着招呼。他样子傲慢，似乎因为去过异乡或者因为当过兵而感到自豪。走出来时，迎面碰上他父亲。老汉已经喝醉了，当他发现儿子就在眼前，便一把抱住他哭了起来，还拿着杯子要儿子喝酒。

小伙子来到堂贝尔纳多跟前。主人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很象个歹徒，剃着光头，衬衫一半敞开着，裤子皱得如同两只满是瘪痕的铅皮筒，一双鞋沾满了泥，全身上下又脏又邋遢，使主人看了很不高兴。他是步行了四天才来到这儿的。小伙子军人似地立正站着，这使庄园主更恼火了。

"你为什么回来了？"

"是他们叫我回来的。"

"谁？"

"是中尉根据将军的命令叫我回来的。"

"那个命令在哪儿？"

"他们口头传达给我的。"

"我觉得很奇怪。我看你是开小差逃出来的吧？"

"不，老爷。他们对我说：'走吧，伙计！'于是，我便向后

转，就这样来到了您的面前，听您吩咐。”

安东尼奥重又立正，随后就离开了。庄园主一直盯着他，似乎想从士兵尘土满面的脸上看出事情的真相。堂贝尔纳多的客人们询问起这件事的由来，庄园主就给他们讲了全部经过：安东尼奥如何谋害总管，如何凭证据逮捕了他，后来又如何被他派去当兵，又如何很快回来了。

这时候，所有的熟人、亲戚和朋友把安东尼奥围了起来，大家都请他喝一口。他一杯杯、一瓶瓶地饮尽喝完。他给大家讲述了在兵营里的情况，亲切地回忆起他的中尉——那个叫纳乔·莫雷诺的人。这是个多么勇敢的纳乔·莫雷诺啊！

他说话的口气使有些人感到不是滋味。他们认为他变坏了，仅仅因为到过那个谁知道叫什么名堂的地方而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一杯接一杯地狂饮，说是一整天没吃饭了。突然，他嘴里吹出了军号声。自己一边喊口令，一边做动作。

“向右转……齐步走！向左转走……立停！”

安东尼奥已经酩酊大醉。天色开始暗下来了。不少雇工已醉倒在地上；还有些人则被同伴们架着，两脚着地拖了回去。安东尼奥还在院子里，他一面笨拙地喊着口令，一面做着前进和倒退的动作，也许他想吹口哨，可是只撅起了嘴唇，好象畜牲的嘴唇一样。还有一些醉汉跟在他后面。这对那些神志还算清醒的旁观者来说倒是一种消遣。总管来了，看到安东尼奥出现在庄园里，他的惊讶并不亚于庄园

主。他也问了这当兵的为什么以及怎么会那么快回来的，安东尼奥象回答庄园主那样地回答了他。总管还打听了其它的一些事。

“总管先生，我倒真的忘了。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告诉你们呢：开始造反啦！堂潘乔·马德罗在北方拿起枪杆起义了。”

他用全部力气喊道：

“马德罗万岁！”

堂贝尔纳多急忙从庄园住宅里出来。这个名字已经缠了他好几天了，想不到竟有人在他耳边叫了起来……他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总管把消息告诉了他。主人便说：

“什么马德罗，马德罗的！这个人肯定喝醉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你想，他怎么会知道？”

“因为有上帝在，老爷。您知道是谁告诉我的吗？是纳乔·莫雷诺中尉。要是我的中尉都不知道，那么你们倒说说看，还有谁能知道这件事呢？”

堂贝尔纳多不再理会他了，看起来有点忧心忡忡。他回进屋去，也许是去和客人们谈论这个消息。安东尼奥又喝了口人家端来的酒，对他的伙伴们说：

“我去看看我的老娘。”

深夜，安东尼奥顺着他熟悉的那条小路走去，他的喊声也逐渐消失：

“马德罗万岁！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万岁！”

六

居住在庄园里的雇工们中间产生了不安的情绪。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的弟弟塞西里奥被总管用枪筒子打了。因为他不肯说出哪些人参加了起义，哪些人有武器，以及起义者藏在哪里。此外，总管还威胁他：如果继续一声不吭，就要把他送去当兵。

那些离开庄园的人被当作逃犯。庄园主到每一家去查问，几乎走遍了每一个雇工的家，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对所有的人都以“孩子”称呼，但是没有一个雇工表现出与这一称呼相应的信任。

塞西里奥呆在一间小屋里，由监工严密看守着。其余的雇工都认为这个小伙子准要祸事临头，谁也不敢接近他。唯独他母亲，一个干瘪的老太婆，中午来给他送饭。小伙子默默地拒绝了。老太太呜咽着，默不作声地回家去。

大伙儿都知道安东尼奥晚上曾到庄园来过。他留下了一些武器，带走了几个小伙子和几匹马。他们是两个刚来庄园不久的牧牛人，庄园主对他们并不看得入眼，此外还有三个在糖坊干活的雇工。听说他们总共有五十个人了。

大部分雇工对这些离去的人的情况还不了解。他们一生听命于人，惯于由主人来料理一切；如今他们的弟兄们当上了主角，便茫然不知所措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对这些带着敌意离去的人所起的作用，他们还不可能想象。他们往往把这些人与那帮

流氓，偷牛贼和拦路抢劫者混同起来；那些家伙过去是大家的祸害，因而成了众矢之的。

特别是老人们，认为这些青年的行为简直是发疯。他们去干什么哟！这么几个人，几条破枪，又没有打仗的经验，却要去跟堂波尔菲里奥的士兵拚……！这些老人的思想跟那些习惯于按常规办事的人们一样，认为堂波尔菲里奥是不能更换的，除非死了，才会从总统宝座上下来。尽管谁也没有说要把他赶下台，可是老人们已经觉察到，那些往森林里去把秩序搞乱的人正是在反对这个首领的统治。

老人们不无悲戚地惦念着这些小伙子，不由得联想起过去那些被乡警追击的犯人，他们有的被绞死在树上，就在大路中间，以此杀一儆百；有的在教堂的前院或者一棵树前被枪毙。

去干活的人没有几个，不论庄园主还是总管，谁也没去安排什么活计。晌午，出现了一阵动荡不安的骚乱。路上来了一队乡警，他们是联邦军中专管农村和小城镇的士兵。他们个个骑着骏马，戴着宽边帽，裤子上一排排的纽扣，显得十分惹人注目。指挥官走在最前面。他那匹马，体高毛细，正在舔弄着它那火红色的胸脯。

堂贝尔纳多亲自在院子里迎接他们。总管也即刻站到他身旁，象是保护他不受侵犯似的。指挥官下了马，马刺的齿轮碰击着石板地叮当作响。从庄园主的神态中，看出他似乎正在给指挥官讲述这七十二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他们一起进屋去了，四十来个士兵仍留在外面。

指挥官和堂贝尔纳多走出来的时候，总管已经把塞西里奥带到了院子里来。指挥官以一种似乎立刻可以得到满意答复的自信对他说：

“喂，小伙子，你哥哥呢？”

“上帝知道，先生。”

“你也知道，快说出来吧。要是不想说，我们就把你吊在树上，你喜欢哪一棵就哪一棵。”

指挥官转过脸吐了口痰，趁此机会向堂贝尔纳多使了个眼色，象是在对他说：“必须给他点厉害尝尝，叫他说出他哥哥藏在哪里。”他又问下去说：

“你知道他是不是马德罗分子？”

“上帝知道，先生。”

“他没对你说他上哪儿去吗？”

塞西里奥耸了耸肩膀。讯问和刑罚都没有使这个印第安人脸上流露出一丝害怕的神情。

“他在很远的地方吗？”

“上帝知道，先生。”

“你也是知道的，你会告诉我的！”

他们用缰绳把他的胳膊反绑住，使他的双臂完全不能活动。绳子的一头拉到颈背上，绕着脖子打了个结，另一头缚在一个乡警的鞍座上。

指挥官向堂贝尔纳多告辞。所有士兵都上了马。他们似乎觉得一出去就会碰上马德罗分子，纷纷从套子里抽出骑兵用的卡宾枪。这队人马沿着大路渐渐远去，塞西里奥

走在最前面，给他们作向导。

所有看到乡警出发的人都感到安东尼奥他们一伙人要完了。为了不让马德罗分子多活一天，就得依靠这些乡警。

堂贝尔纳多就是这样想的，总管也不例外。庄园主认为他通知乡警正是时候，这样，可以防止起义者组织起来和扩大队伍。一言以蔽之，他的意思是：

“呼喊及时，手到擒拿。”

人们终于知道了安东尼奥只不过是许多革命者中的一员，在莫雷洛斯州肯定有一位很显要的人物，他就是萨帕塔将军，正是他威胁着奎尔纳巴卡城[1]。还听说北方闹得很厉害。另外，据证实，那队乡警在他们认为可以找到安东尼奥一伙的地方兜了许多圈子，最后遭到了伏击。他们没有来得及开一枪，突然射来的一排子弹就把指挥官和十个乡警送了命，另外五个乡警如同深山里窜出来的老虎那样当场就擒。其余的人则“魂不附体”地逃跑了——就象庄园里有些人说的那样。塞西里奥双手还绑着，来到他哥哥面前，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庄园里一片混乱。人们都担心革命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到这儿来。堂贝尔纳多哪儿也不露面，但人们都知道他是躲在某个甘蔗园里。

有些人却不怕安东尼奥到这儿来，他们时时刻刻朝着大路和一条条山间小道眺望。然而唯一看到的却是一群群

① 奎尔纳巴卡，莫雷洛斯州首府。

秃鹰，它们从四处汇集在一起，往枪声响过的地方飞去。在那里，它们大概准备大摆死人筵席。

一个过路的赶骡人给庄园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马德罗胜利了。堂波尔菲里奥辞去了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已经到国外去了。"

老人们执拗地不相信这个消息。他们是通过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来了解革命的。什么是革命？就是打一阵枪死几个乡警。他们不知道在北方和共和国其它地方发生的事。然而，小伙子们却钦佩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因为他们是通过革命来了解他的。

七

人们对那些和堂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一起开进共和国首都的人所描述的情景，是多么感兴趣啊！

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回来了，他头戴德克萨斯帽，脚蹬新皮靴，可算是最有权威的人了。他说，当他被介绍给马德罗的时候，马德罗拥抱了他，还说已经知道他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是人们还不满足。一些没有运气到首都去和他们一起凯旋进城的人，需要听听更详细的情况，但是安东尼奥看来不准备详细讲述这些事。人们还问了有哪些人和怎么列队进城的。一提到马德罗先生，农民们就把帽子脱下来，随后再戴上去，或者至少碰一下奇拉佩尼奥帽子的帽檐，就象走过教堂门口或听见提到瓜达卢佩圣母名字的时候一样。

由于安东尼奥几乎整天埋头阅读或是叫别人给他念收到的各种报导，所以村里一些有名望的人前来找他的时候，就由他的士兵详细地给他们讲述进城的情景以及新政府里主要人物的情况。

“马德罗是个矮个子。”他们说，“看起来，他的眼睛老是在笑。一眼看上去，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的胸膛里装不下他的心。你们瞧，他不是把堂波尔菲里奥拉下了马！人们这样迎接他不是没有理由的。据说在墨西哥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从车站到总统府，就象从这儿到帕洛加乔，一路上挤满了人。三十多万颗心都渴望看一看他，认识认识他，向他表示祝贺。你们可知道，足足有一百多个拿着花束的人围着他那匹马。”

不少人对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产生了好奇。他的一些战斗经历，特别是他在胡亚雷斯城的一次决定革命成败的行动，使人们对他钦佩不已。对这些人来说，常胜将军比民主的倡导者更为吸引他们。

“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吗？他是个高个儿，十分严肃，好象从来不懂得什么是微笑似的。多勇敢的人哪！波尔菲里奥的那些将领们根本对付不了他。纳瓦罗算是厉害的了，在胡亚雷斯城他也只得把帽子脱下来。”

“那么萨帕塔呢？”

“他是我们这儿的人，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他的部队。安东尼奥长官和我们大家是属于南方部队的，所有的人都来

自农村，穿着长裤、衬衣，帽子就跟我们的一样。萨帕塔是黑黑的脸，高个子，一身农民打扮，留着一把黑胡子。他弟弟欧费米奥跟他长得很相象，不过比他高一点，可欧费米奥长官多难看啊！”

听说在进城的部队中有一些女兵，于是在听众中激起了更大的好奇心。

“她们可跟男人一样勇敢哪！竟然丢下孩子和家务上了战场！”

人们还谈了些有关佩皮塔·内里女上校的事。

“你瞧，她就专门干这一行了！那批可怜的俘虏军官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安东尼奥的弟弟塞西里奥也是随马德罗的部队进城的。他大胆地表示了一个看法，博得了大家的支持。

“马德罗先生进墨西哥城时，他周围全是些高雅的人，这叫我不喜欢。这些人都是科学派。马德罗先生是那么和善，他相信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为马德罗主义者，但说不定他们是伺机反扑的波尔菲里奥分子。

“这倒无关紧要。严重的是那些波尔菲里奥的将军们，他们没有被撤职，仍然在指挥军队。”

连神甫到庄园来也没有这么热闹。安东尼奥接到了将军的一封信，吩咐他负责接待本区议员的候选人，给他提供方便和保证。那个人是镇上的前行政长官，是个很聪明的人。

将军在信中还谈到了民主运动的彻底胜利，农民已经

可以自由选举他们中意的人了，就是说，选举他们的代表进入议会。

“你们瞧！一些人在追赶兔子，可另一些人一步未动，却唾手而得……那个波尔非里奥的行政长官凭什么能当议员？”

“别说了，上面说他是议员就是议员！怎么，难道你这个连名字也不会写的人却想去当议员吗？”

安东尼奥已作了充分准备来恰如其分地接待这位候选人。他派人去请乐师，又吩咐在庄园的大门上装上鲜花和彩纸做的花环。他还安排了庄园里所有的人都参加欢迎会。另外，还嘱咐厨师准备好菜肴和一大锅玉米饼。

堂贝尔纳多非但不表示丝毫的反对，反而表示可以由他来支付几乎所有的费用，还要求让候选人就住在他家里。乐队奏起的曲子表明候选人已经来到，就要进庄园。

候选人骑马很外行，他骑的是一匹深褐色的跛足牝马。安东尼奥跟手下三个小伙子在大路上迎候。现在他们四个人一起陪伴着候选人，就象四个卫兵押着一个犯人一样。不过这个犯人与他们说话时，却带着一种保护人的语气和神态。

堂贝尔纳多笑容满面地一直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候选人，他上前拥抱他，对他深情地打量了一番。他说，能在自己家里接待候选人，他感到无上光荣。堂贝尔纳多带着他走了进去。庄园里的农民陆续来到。他们穿起了节日里才穿的最好的衣裳。安东尼奥的人也都到齐了，他们手持武

器，象站岗一样一步也不离开。乐队不停地演奏着。

庄园里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晚餐将在院子里举行。在这之前，准备开个会，候选人将在会上作自我介绍。庄园主建议成立一个俱乐部，名叫“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俱乐部。大家都为这美妙的倡议而鼓起掌来。候选人向堂贝尔纳多表示祝贺，并立即授予他俱乐部主任的称号。堂贝尔纳多高兴地接受了。

人们抬出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庄园里的人都挤在院子里，挤不进的人就爬上石头围墙。候选人的位子在桌子中间，右边是堂贝尔纳多，左边是安东尼奥。候选人就要向他未来的选民们发表演说了。人们听不清楚，于是他爬上了桌子。

他说，他一直是革命者。不少人大概在这样想：如果他是革命者，怎么为波尔菲里奥政府效劳了那么长时间？他提到了为马德罗派作出的贡献。但大家清楚地记得最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呆在镇上打弹子。他说，民主时代已经到来，人民可以自由地选举他们的代表了。他赞扬了马德罗和萨帕塔将军，还提到堂贝尔纳多，赞扬了庄园主慷慨地对待这场由他所代表的革命。至于安东尼奥，他只字未提。

末了，他拉开嗓门大喊马德罗万岁，萨帕塔万岁，奥罗斯科万岁和民主万岁！

“完了！”

掌声四起。乐队骤然奏起了欢迎乐曲。候选人满意地咳了声嗽，用围巾抹了抹由于演讲而显得干燥的嘴唇。堂贝

尔纳多握住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

接下去便是晚餐，玉米饼上洒了烧酒和清凉的井水。农民们象在田里干活时那样，把盘子端在手里或放在膝盖上。晚餐后，举行了一个即兴舞会。午夜，候选人去睡觉前，又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他的胜利是肯定的，因为人们到处都如此热情地接待他。这一切他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手持武器立过功劳，这武器是思想武器——他作了这一补充说明。他声明自己保卫过革命，向腐朽的波尔菲里奥政府发动过进攻。

“一旦我进入议会，我将竭尽全力为这个不幸的地区谋福利，以前的一些议员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中间有谁认识我们的波尔菲里奥时代的议员呢？没有！我将在议会的讲坛上把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大声疾呼出来。我一定到处奔走，满足你们为建立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革命万岁！完了！”

再一次响起了鼓掌声。随着《波浪圆舞曲》的节奏，大家都感到美好的生活已经在轻盈地回荡。

“万岁……”

八

雇工们从庄园主的地里收工回来了。一路上，他们一个个地回忆着自己曾经参加过的那些战斗，谈起进入共和国首都时的情景。多神气的大厦啊！他们接着又谈起了新的镇政府，最后还对革命的成果作了评价。

“那么，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田头，在日常的闲聊中，在所有的地方，都同样冒出了这个疑问。许多雇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当庄园主吩咐他们撇下自己的活计去照料他地里的活儿时，他们心里就明白了。

大家曾经渴望马德罗革命胜利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干自己田里的活儿了：可以按时播种，及时除草，还可以按时收割，再也不会因为先去替人家干活而让庄稼烂在地里或者被山里的野兽毁掉。

也有人出来辩解。他们罗列了一些革命带来的好处。

“哎，我们不是从所得税中解放出来了吗？从前连过活也得付税。你知道什么是所得税吗？小伙子一到可以赚钱的年龄，本区的法官就把他的名字登记在捐税人名册里，你就得付税。此外，也不再派我们去当兵来威吓我们了，对我们也多少有点看得起了。这些人知道，如果他们虐待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安东尼奥或者其它的指挥官就会跟他们算帐，安东尼奥他们已经对任何豺狼虎豹都不惧怕。假如这些人不相信，那就请他们看看发生在月桂庄园糖坊里那个监工身上的事吧。他把一个小伙子打了，小伙子在他肚子上戳了一刀。那个小伙子被带到镇上，他向法院表明他是因为被人当作牲畜一样对待，于是就被释放了。是安东尼奥对那些人说的，如果不释放小伙子，一旦事情闹大，就把他们绞死。”

“这倒是真的。现在女人们也不到庄园主家去打星期

工[1]，也不常常被主人拉去为雇工磨玉米了。"

"也不象从前那样叫她们下地干活了，要知道家务事那么多，我们男人可干不了啊。"

"这倒确实是这样。"

然而，改善生活的信念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仍然象以前一样贫困，永远是债务累累，摆脱不了佃户所处的困境。

"最好别让主人回庄园，或者迫使他把土地分给我们，让我们自由耕种。"

"这可办不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奶的，就吃奶；没奶的，就只好随便吃什么罗……"

"我说，伙计，我听到过一些关于土地的事情，听说以前这地是我们的，后来叫律师给夺走了。我有这样的想法，可我不会讲。不识字多苦啊！"

九

"政府军又来啦？"

"是来整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打他们几枪！"

"这可是上帝的旨意。对我来说，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好处。"

事情很快就大体上得到证实。人们得悉，政府军从路上开来时，在圣·玛丽亚峭壁处遭到了枪击。事件本身倒

① 星期工，指庄园主摊派雇工家的妇女做杂务，期限一般为一星期。

没什么，一些中间派认为袭击来自一批强盗，这些人很穷，他们根本不承认什么长官，要对付他们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革命者却觉得很奇怪，圣·玛丽亚峭壁处的那批人不久前是真正的起义者，现在怎么把他们当作了强盗？

有一批批带着武器在家门口活动的人，他们不是正统士兵，也不属于非正规军，什么也不是。他们是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武装平民。他们有一双庄稼汉的手。正是从这批人中间出现了更大的骚动和不满。

联邦军的队伍一路上乱糟糟地尘土滚滚地开来了。指挥官是韦尔塔将军。鼓声应和着他们的脚步声。有人向联邦军开枪了。于是一阵对射，死了些人。一个革命军首领使劲叫喊着，恢复了秩序。

"该死的马德罗！他是科学派！"

"马德罗？可正是他在支持你们这些萨帕塔分子！"

一〇

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被叫去出席了一个会议。命令来得很急，是由萨帕塔将军亲自签署的，并以上校称呼他。安东尼奥准备出发了。一阵军号声划破夜空。教堂里渐渐挤满了戴宽边帽子的人。门口也聚着很多人，大家都急切地想听听安东尼奥要发布什么命令。他说要把所有派得上用处的马、马鞍和所有的武器都收集起来。谁不愿意交出来，就把他看作革命的敌人。黎明前大家必须准备好，有些人一边走出来一边说：

"那么，现在我们去跟谁打呢？堂波尔菲里奥已经走了……"

"到那儿，指挥官会告诉我们的。至于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最喜欢这么东奔西跑。"

"你说得对，打就打吧！"

整个庄园都热闹起来了。屋子门口有人在摆弄枪枝，这是几天前还藏在屋顶的草堆里的。有的人到田里去把马牵回来。连女人们也起劲地忙开了。只见厨房里一片忙碌景象，她们正在给男人们准备两天的干粮。

安东尼奥认为萨帕塔将军这么急着找他去，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议论了一番，就去睡觉了。一批信使立即启程把命令传到邻近的庄园。消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一支乐队穿村走户地演奏着。人们在姑娘们的屋旁唱着歌。一些被乐声逗乐了的人拿出酒瓶，举杯畅饮起来。

拂晓前，庄园里恢复了往常的宁静。清晨，军号响了，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上校的士兵骑着马逐渐到教堂门前集合。迟到的人被催促着。只见马匹和戴宽大的棕榈帽、穿粗布裤子的骑兵，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出发，队伍就乱了，因为那条路上几乎不可能让两匹马并排行进。安东尼奥的士兵们愉快地列队走着，到处是兴高采烈的喊声，他们根本不知道去跟谁打仗。

"快，马来了！"

"闪开！马冲过来啦！"

正是在亚乌特贝克，安东尼奥得悉了发生的事。他接

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人们告诉他，萨帕塔将军与堂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进行了一次会谈，将军同意一俟联邦军离开莫雷洛斯州就解散他的部队。黎明时分，传来了维多利亚诺·韦尔塔指挥的部队已经逼近这里的消息。果然，离亚乌特贝克不远，有一些联邦军停住在那里。萨帕塔的部下都在询问：为什么这个部队进入双方会谈商定的保护区来？

信使回来说，政府军布置了三挺机枪，直接瞄准着这个小镇。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在莫雷洛斯，人们开始不信任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和奥雷利亚诺·勃兰盖脱上校。

“我们打他们一下子怎么样？”

“我们已经在打了……”

萨帕塔分子穿山越林，寻找靠近政府军驻地的优越地形。响起了几声枪响，这正是萨帕塔分子极度不满的表示。随即响起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在亚乌特贝克，这是第一次听到的也许是最厉害的武器的声音。

萨帕塔分子被火力压制着，只得撤退了。机枪子弹仍然在几个地方呼啸。有好几秒钟，子弹都打在一些石头上，石头背后，安东尼奥正用他的30—30步枪向他们射击。

夜晚，在亚乌特贝克附近的田野里，安东尼奥与将军劈面相逢。将军一下子就认出他来，因为萨帕塔对人们的名字和面貌有很强的记忆力。

“我们又要打仗了，安东尼奥。他们要解除我们的武

装，说我们已经不需要卡宾枪了，似乎分配土地的诺言已经实现。我参加马德罗派的革命运动，只是对马德罗签署的圣·路易斯纲领中第四条的内容表示同意。您看，我一直拿在手里，这充分证明我们对总统的更换并不感到兴趣。”

将军把燃着的雪茄烟移近那张纸，缓慢地念起来：

“或是由于农业部的条例，或是由于共和国法院的错误判决，因而蔑视有关荒芜土地的法令，致使人数众多的小土地拥有者——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失去了他们的田地。把任意强占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是完全公平合理的。上述条例和判决应予以审查。要求那些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土地的人或者这些人的继承者把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并赔偿原主所受的损失。如果这些土地在本计划公布前已经转让给第三者，该第三者从攫取的土地中又牟取了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应由第三者向原土地所有者赔偿损失。”

安东尼奥惊愕地听着，他从未听人谈过这个计划。

“您瞧，这多好啊……”

“可是马德罗先生现在却对我们说要再过几年才能履行对农民许下的诺言。他要我们把武器交出来，说堂波尔菲里奥已经走了，政府军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好象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推翻堂波尔菲里奥！可是土地呢？不是还在有钱人手里吗？我们不仍然是地主的奴隶吗？我们将重新投入战斗，直到把那些被夺去的土地夺回来为止。”

“我听您的吩咐，将军！”

萨帕塔将军沉默了。黑暗中，只有他的雪茄烟头在闪光。他斜靠着，身下垫着斗篷，头枕在一块石头上。周围几米远的地方有将军的保卫人员，只有几个人。萨帕塔平静了些，他阐述了政府军不离开莫雷洛斯他就不解除武装的理由。

“关于土地问题，我想得很多，安东尼奥。十岁时，在我家乡阿内内圭尔戈，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那次我看到父亲愁容满面地回家来，我母亲问他：

“‘你怎么啦？’

“‘庄园主要夺走我们的地了。’

“‘可这些地是我们的，是我们村社的啊！’

“‘他们不管这些，要把地连同庄稼都夺走。’”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现在我好象又看见了他，他是那么伤心……从那时候起我就在考虑土地的问题。所以，一当我长大成人，就提出了了解村社土地的界限问题。他们诬蔑我，政府把我拉去当兵。”

“我也是；我也当过兵。”

“我在第九炮兵团当上了少尉。过了一段时间，我的阿内内圭尔戈和维亚·阿亚拉的同乡们凑钱给我找了个替身。”

“我是开小差出来的。”

“从那时候起，我就把性命攥在手里过活。我的马总是上着鞍子，因为随时得准备逃跑。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一直

坚持自己的想法：只要庄园主埃斯坎东还在说他的地一直延伸到教堂门口，我们就一定要收回阿内内圭尔戈的村社土地。”

“我们的庄园主也是这样，甚至说，他的地连教堂也包括在内。”

萨帕塔说，他们甚至用谁都不会觉得耻辱的一些事来中伤他。他很喜欢马，识得各种马匹，堂波尔菲里奥的女婿，大地主堂依格纳西奥·德拉托雷，好几次问过他关于良种马的情况。仅仅因为这样，他们就说萨帕塔是他的马伕。

“这不是事实。假使是真的，我何必否认呢？他们这样说，是为了把我说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直是农民。我看到村社土地上的西瓜得到丰收，那就是我最大的欢乐。”

“您说得有道理，我的将军。我曾经是堂贝尔纳多·冈萨雷斯庄园里的雇工，我并不感到耻辱。只有偷盗才是耻辱。”

“事情就是这样。别地方的小伙子们已经采取措施了。您听听他们在宣言里说些什么。”

萨帕塔开始在脑子里回忆那个文件：

“它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泽维齐戈区的首府泽维齐戈，由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将军(就是我)的倡议，革命军上校马格达莱诺·埃雷拉和赫苏斯·莫拉雷斯聚会商议，每个人……一致决定重新拿起武器……’已经有许多将领表示拥护，其中有我的弟弟欧费米奥，赫诺维沃，萨维德拉。他们都是勇敢的人。”

"好极了，将军。您能不能给我一些武器？"

"武器？您会知道怎么得到武器的。"

安东尼奥带着他的人马回来了。他接到命令要把他的那批人组织起来，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游击战以抗击入侵的政府军。他明白将军说的话：为了收复穷人被剥夺的土地，必须去战斗。

安东尼奥就这样向大家作了解释。人们一路上把关于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消息传了开来。雇工们在田里谈论着这件新鲜事，这是一场土地革命，要为土地而战斗。他们觉得，手里的活儿也不是那么沉重了。土地呀，这是幸福的诺言！萨帕塔从将军变成了一面旗帜。

土地！每个人都愿意为收复村社的土地而战斗。获得一小块土地的强烈愿望甚至激起了孩子们的热情。人们为之纷争不已的土地似乎正在孕育着成千上万的儿女。

——

每一批手持武器的萨帕塔分子后面都跟着一大群赤手空拳的人。他们是"秃鹰"，是那些希望加入革命队伍但是没有武器的人。每逢发生开枪、双方交火或战斗时，这些乱哄哄的人群就退居到火线外的荆棘丛中，等着机会向死人扑去。

如果萨帕塔派胜利了，"秃鹰"们就贪婪地扑向战场，从打死的政府军身上取下武器和子弹，而并不去寻找什么贵重物品。就这样，他们一下子变成了士兵。有时候，他们的

劲头如此之高，在胜负未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出现在战场上了。有的人得到了一枝卡宾枪，有的人则两手空空地中弹倒下。

这就是取得武器的办法，这种办法与北方的完全不同。那里靠近边境，可以走私大批武器和弹药。在莫雷洛斯州，宽阔的营地被大片土地和政府军包围着，除了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外，别无他法。

"秃鹰"们是萨帕塔派的庞大后备军。莫雷洛斯的士兵一开始都是"秃鹰"，这是萨帕塔部队里最低的一级，在普通兵士之下，比招募的新兵还不如。可是这批手无寸铁的人出没在山区，窥测着战斗的动向，随时准备往死人身上扑去，把武器夺过来。

一二

萨帕塔将军带着三百个人撤离维亚·阿亚拉。队伍经过的路只有本地人才熟悉。没几个人知道往哪儿去。根据他们所走的方向，不少人认为要放弃莫雷洛斯州了，因为反萨帕塔分子的运动搞得很激烈，也有人猜测将军也许决定开往普韦布拉州去作战了。

他们来到边界山地。上山后，队伍停了下来，驻扎在阿约苏斯特拉小村庄里。清晨，乐声荡漾，爆竹声起，象过节一样。老百姓和部队一起参加集会。奥蒂略·蒙塔尼奥站在门廊下向大家讲话。

蒙塔尼奥始终热情奔放，他带着这种神态开始讲话。他

说萨帕塔将军(手指着他)为了使人们不再把他们当作一伙土匪，而是当作革命者对待，决定为一个纲领举行宣誓：他们只要求实行堂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许下的诺言——收回土地。他接着说，圣·路易斯计划落空了，因为那位革命领袖认为需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够实行计划中有关土地的条文。

奥蒂略手里拿着几张纸，那就是即将为之宣誓的阿亚拉纲领，看来它应该取名为阿约苏斯特拉纲领了。蒙塔尼奥宣读了这个文件。

总之，这完全是一个革命的部署。阿约苏斯特拉的居民们围在演讲者的周围，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从未听到过这类事情。土地啊！富人们你争我夺的土地原来是属于他们的！文件上就是这样写着的。

蒙塔尼奥是个士兵，但是却有一副传教士的风度，讲解起来又象个教师。战士们象接受检阅一样列队肃立。排头离临时讲台只有几米，排尾却在很远的地方。队伍里一律都是宽边草帽和粗布衣服。最远的人站在马镫上，为的是能听得清楚些。前面的人则把身子倚在马头颈上，这样不至于挡住妇女和孩子们的视线。

蒙塔尼奥念完了，随即响起了军号声，乐曲声，欢呼声，鼓掌声，好象火山爆发了，响声越过一座座山峰传了开去。在一片寂静中，伟大的时刻到来了。萨帕塔将军率领的小部队开始列队行进。每个人伸出手臂放在文件上，宣誓为了土地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

"我们有一个纲领了！别人不会再把我们当作土匪了！"

迎着西下的夕阳，队伍开始从村庄所在的山上下来，向莫雷洛斯的腹地开去。贫困不堪的村落已经望不见了。头戴雪冠的火山上正孕育着一场风暴。

一九一二年

一三

"你也是那些想要土地的吗？好吧，我们会给你的，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一份。两米长、一米宽，怎么样？也许你在地底下更合适些，因为地面上不是太冷就是太热……我们怎么能拒绝给你这一小块土地呢？"

于是这个萨帕塔分子和成百个被俘虏的伙伴——有的是在田里干活时被抓去的——背向着树身或者一垛墙壁。一身白色衣服——农民穿的白衬衫和白长裤——有助于准确的瞄准。枪声响了，萨帕塔分子倒下了，倒在刚才那些人强赐给他的那块土地上。

没有埋葬他。他们赐给他两米的土地之后，为了警戒其它的人，又把他吊在一根树枝上，柱子上或者电线上。在莫雷洛斯州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悬挂的标本。他们都有绞死者特有的一副怕羞的样子：两只脚背跟小腿骨成一直线，好似舞蹈女演员用脚尖支持着身子那样，手臂紧贴着两侧，头颈拉得长长的；如果绳结打在前面，脸就朝天，如果打在颈背，脸就朝下。

一群秃鹰飞来了。它们停在死人肩上，把嘴熟练地伸进眼眶里，将眼珠挖出来。

报复行动开始了。

“进来，小伙子们。政府军正在往外逃！”

然而一些没有逃走的政府军正在开枪打那些穿过街道来的人。有些人想沿墙逃出去，在每一家门口停一会儿，狠命地打一阵枪。一会儿把身子藏起来，一会儿又开枪射击。机枪不停地在朝一个方向扫射。射手正要举枪，被一颗子弹打在那只瞄准的眼睛上，终于倒下了。

把墙推倒！要是不能上街去打那儿的敌人，就在屋子里面开一条路。在墙壁上面打洞。有些地方用镐头太费时间，就用炸药。炸弹是用床头上装饰用的小圆球作的，里面填满了火药、螺丝钉、螺丝帽和铆钉。这些炸弹虽然是临时做起来的，可是效果非常好。每个爆破手都有一只装满炸弹的背囊。只要把导火线在烟头上碰一下，炸弹就爆炸了，至于墙后面有没有无辜的老百姓，那就顾不着了。

妇女们以为躲在房间里很安全，可是当她们正在圣像前祈祷的时候，却被发现了。

“先生，我们是老百姓！”

“谁问你们这个？”

“这老太婆倒还不错……喂，老婆子，你女儿呢？”

隔壁房间里叫了一声：

“妈妈！”

房子着火了。爆炸声连绵不绝。守卫要塞的人扯起了

白旗。于是就进行谈判。打了胜仗的士兵要求让他们抢劫一天。

“只准四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超过，但是，不许抢人！听见没有？要听命令！”

有一伙人穿过田野来到铁路线旁边，那里从未有起义军来过。危险区还在后面很远的地方。谁能想象会有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动？大清早，在两边陡削的一个斜坡脚下，起义军把轨道上的道钉拔掉了。一共有五段，两侧都拔掉了。铁轨仍在原来的地方，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司机大概心不在焉，在他看来，即使有危险，也是遥远的事。当火车驶到起义军选择的地方，铁轨跳动了，车头在枕木上摇晃几下就一头栽倒在深沟里。后面的几节车皮也都翻倒了。最后的几节车厢好容易回到了轨道上，飞速地滑了一段之后，在一处弯道上也出轨翻下了深渊。

在布满荆棘的荒地上响起了第一阵枪声。在一节已经摆脱困境的车厢里，护车的两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却安然无恙，他们正朝着已经从灌木丛里出来的一伙人开枪射击，这几个人便成了束手待毙的鸟儿。刹那间，三个人都不响了，其中一个人眼睛睁得大大的，衣服被勾住了，挂在车厢外面。胜利了的起义军在整列火车上进进出出，把死人和活人身上的东西抢走。他们点起了火，把摔得支离破碎的火车连同木块、死人和伤员统统烧掉。

他们朝山里走去，一路上呼喊着，并吹起号角召唤那些撤退中还未归队的人。

一九一三年

一四

一向远离战火的城市，被密集的排枪射击声惊醒。各式各样的人群都涌上街头，他们怀着省城居民特有的好奇心，想寻根究底地问个明白。街上，士兵的队伍快步行进着。另一些兵士拖着大炮和重机枪经过。人群中呼喊着拥护政府的口号，但也有不少的人，他们对目前的局势并无好感，所以冷眼旁观着这些备战的行动。

人们的好奇心逐渐集中到城区周围，起义者们就躲藏在那里，炮弹在那里不断爆炸。巨大的炮弹飞过整片整片的房屋，飞向街道，寻找目标。

市中心的惊慌是意料中事。在各居民区内，第一次交火过后，人们纷纷议论着：政府方面能不能轻易地占住城郊，还是政府军在敌人的工事面前注定要失败。

“这些人打得挺客气！一点不到就停止射击了，好象为了能够安安稳稳坐到饭桌边吃饭。下午再继续进行，互相炮击到晚上，第二天凌晨又发动攻击。”

一个盖雷塔洛的幸存者说：

“我们那时候，只要二百名卡宾枪手，就把这些叛乱分子一下子赶走了。”

起初使大家惊恐不安的事，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消遣，那持续不断的机枪声不久就成了省城居民生活中的催眠曲。

进攻者接连发起的攻击总是被起义者击退。战斗在附近的街口进行，同时也在高处进行。架设在高塔上和城郊的大炮互相对射。

到了第十天，在救护车把成百名死伤人员送到医院和救护站后，局面便定下来了。政府军的首领背叛了马德罗。马德罗不久也被杀死[1]。

革命的营垒中已响起另一个名字：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

十五

晚上很冷。刺骨的寒风把果园的树枝吹得簌簌发抖。留在村里的为数不多的村民还在犹豫：是上山在露天过夜呢，还是冒着被抓走的危险仍留在村里？昨天离这儿稍远一点的半山腰里，有几个村子被烧毁了，因为韦尔塔的军队说，这是消灭所有起义者的唯一办法。

留下来的人们看到许多人家带着坛坛罐罐、孩子和狗离开了村子。在多少有点亮光的夜色中，村子现出模模糊糊的轮廓。公鸡尚未啼头遍，田野里一片寂静，象是在深夜。几乎没有几家亮着灯光。留下来的至多只有十户人家。山地里经常响起牛角号，可能是某一个头领在向他的部属发出号令，也可能要出什么事，听得出那号声是在集合军队。

---

① 马德罗于1913年2月18日被韦尔塔派逮捕，2月22日被杀害。

只听见有人没命地敲着一家的门，接着又去敲另一家……

“联邦军来啦！他们正在烧月桂村哪！”

谁也不觉得冷，好象远处的大火把他们烤热了。那些妇女和孩子现在都怕得发抖。有几堆人群望着大火在议论着。大火就象一把发光的扇子。没有人不相信大火正在吞没月桂村，而且大家一致认为放火的就是那些韦尔塔派的士兵。

最初的惊愕过去后，紧接着就是拚命的逃跑。谁也劝阻不了他们，哪怕是深夜的寒冷也没能把他们多留一分钟。大家都急匆匆地收拾起家里最珍贵的东西。男人拿起耕地的农具、鸟枪和几件衣服。女人带上了烧饭的家什和孩子们。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了村庄。迎着那象是高原上刮的刺骨的寒风，一群群模糊不清的人影在黑夜中走着。男人们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另一个，脖子上还挂着些破衣服。女人们跟在后头，手里也抱着孩子。

他们时时回头望望那闪闪发亮的扇子。烈焰的火苗使人想起播种前烧荒时的田野。每回头看一次大火，他们便加快一阵脚步。毫无疑问，他们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刚刚离开的村子，连同他们的房子和所有留下的东西，统统都会被烧掉。

他们想到玉米地里搭一个伪装得很好的茅棚，在那儿不声不响地把狗和孩子们安顿好。被村民们搬得空空的村子远远地抛在后面，留在小河和果园的那一边了。用石灰

粉刷的墙壁在斜月的映照下，宛如一座名人公墓。

在大火的方向突然响起了零乱的枪声。大概同另外那些被烧的村子里所发生的一样，有些认为自己跟谁都没有过不去的事而不肯离开的村民，在熊熊的大火中被迫沿着街道象老鼠似地四处逃窜，韦尔塔派的士兵们便在狂笑和咒骂中向他们连连射击。

现在已不是起初的那种零乱枪声，而是沉闷的射击声了。有经验的人凭耳朵可以推测出交战双方的距离。革命党盘踞在村子附近的小山坡上。不用说，准是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的人马投入了保卫战。显然这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大火似乎吞没了所有的一切。

过了几个小时，射击声逐渐减弱。一声枪响，在半夜特有的寂静中，它的回音在空中回荡。突然，孤寂的原野上闪射出一点光亮，就象一伙赶骡马的人在村外停下来，在睡觉前热一下自己的食物似的。已经有两道火光，火焰在蔓延。另一座村庄被烧着了，又是韦尔塔分子们的功劳。作为迫使村民们服从秩序的严厉措施，他们竟然让整个地区的居民无家可归。

在黎明前的浓重夜色中，村里的大火更加耀眼，大片的土地被照亮了。可以听到狗的吠叫，还可以听到放火人的喊叫。没有枪声，这说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村子。但是在黑夜的最后几片阴影中又响起了一阵枪响。可以看到子弹从外面射向暴露在火光下街上的人们时发出的火光。

这是萨帕塔分子为了把联邦军赶跑，不使所有的东西

被烧毁而作出的新的努力。希望是很微小的。他们在便于攻击的月桂村也没有能办到……！黎明被裹在一层薄薄的雾气里；不知是大火余烬散出的烟尘呢还是寒冷的黑夜本身产生的一层轻盈的雾气。渐渐地，可以辨出村里烧毁的房屋的焦黑痕迹，可以看出烟柱怎样从废墟中升腾起来。

远处，通向贝尔纳多·冈萨雷斯庄园的凹地里，看得见一条由移动着的小点组成的带子。他们是联邦军。从躲藏的地方瞧着这一切的人们可能在想，难道那座庄园也要被烧掉吗？在道路的空旷处，人们从兵士排头到排尾的距离，估计这支队伍有二百人左右。

一个半小时后，联邦军离开村子来到庄园，已是大白天了。从以往几次已经发生过的情况以及从联邦军对待地主财产的态度来看，可以断定庄园主是得到联邦政府的照顾的。

傍晚，农民们下山回到火劫后的村子。除了烧焦的瓦砾外什么也没有了，瓦砾堆里还有几根屋梁在燃烧。唯一幸存下来的是教堂，以及它那座墙壁上印着图案的钟楼。那些鸡狗和呼唤着牛犊的母牛，都在废墟堆里东碰西撞，那里以前是街道。为数不多的邻居聚在一起，他们心里想的不是留下来，而是准备逃跑。他们一面在过去曾是他们屋子的地方翻找着残存下来的东西，一面不时地回头向大道上张望，生怕联邦军还会回转来。他们终于翻到了两片犁头。

来的是五个革命党的人。他们是从小山上下来的。交叉在胸前的子弹带在白衣服衬托下十分醒目。他们在教堂

旁边同另一些人会合了。这是一支不到二十人的队伍，他们喊着口号打招呼，这些口号都是针对韦尔塔分子的。

“我们四十个人打他们二百个！这些狗崽子还以为小伙子们到别处去了呢……”

“在山谷里的小道上有一具联邦军的死尸。”

“我们把这具尸体烧了吧，让那帮秃鹰们别再去当韦尔塔分子。他们说这儿连老鼠都成了革命党，所以放火把房子烧了。”

“他们把安东尼奥打死了，我们烧了他又顶什么用呢？”

“闭上你的臭嘴！我们不是说好对队长的死要保守秘密吗？”

“老兄！这些弟兄都是可靠的。我们为什么要瞒他们呢？”

“好吧，不过谁要是讲给外人听，那就当心他的皮！什么时候才能撕掉你这张快嘴？”

手无寸铁的村民们在打听这不幸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支小队的首领显然对这个消息从他们这小圈子里泄漏出去很为不快。他不肯讲，而让被他称为“快嘴”的人去告诉老百姓。

“快嘴”开始讲起来。当头几间房子开始烧起来的时候，由于塞西里奥领着其余的人走开了，安东尼奥便带着几个人向韦尔塔分子发起了攻击。他们突然扑下去，打死了几个韦尔塔分子。那些放火的人撤退了，但当他们发觉进攻者人数很少时，就开始包抄过来，逼得进攻者没能保住村

子就逃跑了。

他们只得从附近的山上开枪射击，力图击中那些明显暴露在火光中的人。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家在燃烧，他们因为无法去拯救而苦恼地扭着手指。当联邦军向另一个村子走去时，安东尼奥从山的北坡冲下去，对他们进行了一次伏击，杀伤了一些敌人。随后，他就跑到不远的地方，在一个有利的地段筑起了掩体。这就是大火烧起后不久听到的枪声。

安东尼奥是作好一切准备的，甚至准备被围困，但是缺少弹药。撤离村子的时候，在进攻者的火力下，安东尼奥突然靠在墙上，捏紧拳头紧紧捂着胸口，对近旁的人说：

“你们走吧！……我受伤了！”

人们抓住他的手臂，象扶着一个醉汉似的，几乎抬着他，让他的两条腿在地上拖着，到了村口，他便口吐鲜血死了。

“快嘴”说，他亲自把安东尼奥背在背上走了一段路。上山后，大伙儿临时做了副担架，把他抬到很远的地方，在一条小溪旁的橡树底下，他们用枪管和砍刀挖了一个坑，把他在那里埋下。他们记得那是什么地方。等局势好转后，他们要把他挖出来移葬到一个公墓里去。

他的叙述在所有人的脸上蒙上了十分沮丧的神色。大家沉默了几秒钟。突然，他们象是被同一条精神发条所驱动，一起都向那躺着联邦军士兵尸体的地方走去。尸体已经有点僵硬了，他们抓手拖脚地把他弄到一大堆仍在冒烟

的废墟里。人们从还没有完全烧毁的屋子里拿来木板和茅草，放到他身上。

他们怀着复仇的心情瞧着死尸如何弯曲蜷缩，甚至似乎想坐起来。脂肪和皮肉在烈火中烧得吱吱作响。

十六

在一座小山谷附近，有一条可走车马的窄窄的小路。那里，五个男人正在田里干活，他们是那样全神贯注，竟没有发觉来了二十名联邦军。

“喂，你们知道萨帕塔吗？他在哪儿？”

“大概只有上帝知道！”

“那你们知道些什么呢？”

“他还没有离开红雀村。”

“他有多少人？”

“听说很多，先生！”

“那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农民，先生。”

“我看你们是萨帕塔的人！”

“上帝让我们跟刀枪无缘。我们不会干杀人的勾当。我们只会种玉米……”

那位军官知道得很清楚，随着这几年的战斗，萨帕塔的人已经把拿武器同从事农业劳动混为一体。这就是莫雷洛斯的这场运动的力量源泉：有些日子进行战斗，有些日子则去干农活。那位军官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们，又向附近察

看，寻找有没有挂在灌木丛里的卡宾枪。

他们完全是一副萨帕塔分子的打扮：宽边帽子，衬衫和肥大的短裤，但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半点破绽。太太平平放他们过去？还是枪毙他们？谁知道呢！

"队长，我担保他们都是萨帕塔分子！"

军官又重新审视着他们。从他们同样无动于衷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五个人就象五块岩石。看到他们在干活就把他们枪毙掉，那跟这位军人的作为是抵触的。要是附近能找到一枝足以构成罪证的卡宾枪，嘿！……

队伍继续走他们的路，五个人继续干他们的活。

当联邦军在第一个拐角处消失时，五个农民赶紧溜进树丛，在最靠近的灌木丛中拿起自己的卡宾枪。

山上响起了一声号角。过了一会儿，在离小路一百米的山坡上传来了第一阵枪声。

"萨帕塔万岁！"

或者以同样的含意叫喊：

"土地！土地！"

"他妈的！要土地装花盆去！……小伙子们，要是不想让这帮穿短裤的家伙把我们撂倒在这洼地里，那就追着他们打！"

一九一四年

一七

几乎所有土地革命的领袖们都聚集在圣巴勃罗·奥克斯托特贝克，他们要根据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决定什么是最适当的措施。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和堂波尔菲里奥一样，也逃亡国外了。另一个弗朗西斯科担当起总统的职责：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卡瓦哈尔硕士。

领袖们讨论了什么是最合适的态度：是把这一更动作为一件好事接受下来呢，还是继续斗争？他们没费多大劲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因为连萨帕塔的士兵也认为弗朗西斯科·卡瓦哈尔不过是韦尔塔的继续罢了。

这一更动既不能满足土地运动的愿望，也不能满足整个革命的要求。把总统的更换作为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接受下来将是一个错误。再说，革命力量十分强大，不至于演变为最后死亡的一幕。萨帕塔派统治着莫雷洛斯州。潘乔·比利亚让人们看到了在托雷翁和萨卡特卡斯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在漫长的战斗历程中，索诺拉州的部队没有遭遇过任何挫折。在每一个州都有一支部队。

萨帕塔的部下作了两项基本的决议：承认萨帕塔将军为革命军的最高司令；继续战斗直至实现土地革命的理想。这两点在名为"阿亚拉纲领修正案"的著名文件中被确定了下来。

一八

这不是所有的部队都多少有点熟悉的鼓声，而是一种干巴巴的声音，好象谁在敲击一段中空的树干。这是指挥扬基军团的鼓声；这支西北方来的部队在联邦军队投降后占领了城市。

这些印第安人的脸上看不出惊讶，看不出高兴，看不出悲戚，什么也看不出，好象他们并没有赢得胜利。这些人使人觉得他们已习惯于城市生活，要是别的人，市内的高楼大厦和纪念碑或许早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带着石雕像的那种冷漠神态列队前进，所有的人都一样地沉着冷静，不露声色，严肃地皱着眉头。

鼓声已在前面很远了，他们紧紧地跟着前进。部队有时停一会儿，但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好象他们已习惯于用自己种族在一切征战中形成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似的。那些派到基因塔纳·洛奥原始香胶林去的人是这样，那些参加过玛雅战役的人也是这样，所有一直在全国各地参加战争的人都是这样。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轮到他们走了就继续前进。他们的眼光是仇恨的或者是无动于衷的。他们搂着武器就象抱着十分心爱的东西，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把枪紧贴在身边。城市以那种对胜利者永远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有传闻说他们是最勇敢，最刻苦，最善战

的人。此刻他们在军营里正以自己的方式庆祝某个重大事件，或者某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鼓声响起来时，大家就跳起“鹿舞”。三小时、五小时、十小时，甚至一连二十个小时地跳下去：时间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种动作激烈的舞蹈，是打猎时特有的紧张动作。舞蹈者之一装成巴卡特特山上被追逐的猎物，另一舞蹈者扮狩猎人。

必需撤离城市时，他们随着鼓声的节奏，排起队，象进城时一样漠然地离去。他们知道这不是逃跑，他们还会回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不回来，他们也知道某一天大家终会在他们宗教所指定的用来掩埋阵亡者的地方会面。

鼓声干巴巴地响着，没有半点回音……

萨帕塔的人从亚胡斯科的山上下来了。另一些人由通往土著村庄的大道来到这里。走不完的队伍中到处是麦秸编的大草帽、衬衫和肥大的裤子。这些人都有着使人恐怖的名声。

在城市的那一头，北方部队也开到了。这是比利亚派的标志。两股人流汇合了，混杂在一起，他们是同盟军。乡村的人都集中到城市来了，城市则腼腆地把自己献出来，变成了一座兵营。

从衣服的色彩，从风俗习惯，从语言，以及从无论哪方面看，二十个地区都有代表派到了这里。北方的，很象正规军；而南方的，则显得象游击队。他们一个个都精力充沛，而且把这种精力消磨在酒吧间和妓院里。

“谁是老鸨？”

“会是谁呢，漂亮的小伙子？我就是。”

“好吧，把门关上，这儿我们包下了。”

“姑娘们，先生们来了。”

“来吧，小伙子们。”

一个男人递上一大叠钞票。酒吧间里也同样热闹。人们议论着有关战争的事。

“你们干了些什么呀？不是逃跑就是抢劫！”

“要是您被堵住了呢？南方人真是……”

话还没说完便响起了枪声。那些“看热闹”的人动手干了起来。几个萨帕塔派士兵和几个比利亚派士兵死去了。这场面就象战场一样。一些人倒在柜台上，另一些人横在人行道上，还有一个则躺在街中心。

一九一五年

一九

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议会政府采用实际的方式来对待需要土地的村庄。任务是困难的，被派到亚乌特贝克的土地委员会代表懂得这一点。首先，许多载有必要资料的档案材料被毁掉了。其次，因为许多庄园现在掌握在最强有力的首领们手里，他们把收成用来支持革命事业。土地委员首先着手确定地界。

就是这项工作也遇到了困难。多少年来，庄园主们不

断侵占村社的土地，以致大家早已忘记了传统的地界在哪里。根据常识，人们去求助于当地最年老的人，让他们来指点一下这个村的土地到哪里为止，那个村的土地从哪里开始。

但是，在亚乌特贝克，又出现了另一个非常特殊的困难。几年前，也是为了一桩有关土地的事情，在村镇广场上，所有的老人都在一次屠杀中丧了命。受害者有十一人。但是有人说，有一个老人幸存下来，他是八十岁的何塞·瓦雷罗老汉。

土地委员便去找他。这个老汉身子总是坐在一把矮矮的椅子里，一种热带地区常有的生皮坐垫的靠手椅。

他老态龙钟，头发胡子全白了，两只手瘦骨嶙峋，面孔象干瘪的无花果。唯一具有生命的是那双眼睛，还放射着孩子那样的特有的光芒。

“堂贝贝，我来看您是想同您谈谈土地的事情。村社的土地要依法归还了。”

“好呀！我们的土地总算要还给我们了。萨帕塔将军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正象我说过的：‘坚持到底就能把鹿杀死。’你得不怕疲劳地坚持下去，坚持到底，直到它屈服。”

“可是谁也无法指出亚乌特贝克和阿内内圭尔戈之间的地界……”

“现在的孩子们什么也不知道！可是，阿内内圭尔戈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没意见。比利亚·阿亚拉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尽

管他们说他们有自己的地图，是从阿兹特克时代保存下来的彩色地图，上面指出所有的土地：哪些是村民的，哪些是国王的，哪些是教会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能对我们说：‘这些土地是这个村的，那些是那个村的。’”

“先生，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来吧，上奶头山去，从那儿我将告诉您地界在哪里。我们这些老人还是能派些用场的！”

“但是，堂贝贝，您怎么上奶头山去呢？坐在靠手椅里？那要找些人来抬您。您太虚弱了，堂贝贝……”

“不用靠手椅。您看我们怎么上山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步上呗！”

大家说定天亮时上路。委员相信，八十岁的老人需要一匹温和驯顺、安稳可靠的马。他终于为瓦雷罗老头弄到一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脚的老马，接着就去找老人。他牵着老马，刚走到老人住的街口，老头却从畜栏门口走了出来。他骑着一匹棕黑色的劣马，那马跑起来颠得可厉害了。委员怀疑这一位是否真是瓦雷罗老汉。你看他，还骑在这匹劣马上跑圈子哩！

“堂贝贝，您骑着这样的马啊！我还以为您这根棍儿已经当不了勺把呢！”

“走吧，走吧，我是在为我的阿马多尔·萨拉萨尔将军驯马呢。”

他们顺着狭窄的小道开始上山了，瓦雷罗骑的种马在悬崖和乱石之中好象一只鹿，老人在马鞍上仿佛被缚在椅

子里一样。到了很高的地方，他指出了亚乌特贝克和阿内内圭尔戈之间公用地的界线。这儿是堂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故乡。一条直线从奶头山的山顶伸到对面另一座山的山顶，中心点就是一个叫“黄色木柱”的地方。

这群人下了山便去寻找那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点，但是无论是亚乌特贝克的人，还是阿内内圭尔戈的人，都没能找到它。中心点的一切痕迹都消失了。就连瓦雷罗老汉自己也不能指出确切的地点。村邻之间出现了争论。最后大家约定把这一争论推迟到有人能指出“黄色木柱”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再进行。瓦雷罗断定唯一知道这一情况的人是萨帕塔将军。因为那时将军是为了自己村子要求村社土地而被无缘无故抓去当了兵的。

革命正在继续发展。土地委员去找萨帕塔将军，请他来指点一下“黄色木柱”的所在地。他答应将找机会来做这件工作，并将在为此而起草的文件上签名。事情的解决要比人们预料的快得多。因为大家以为总司令的话不过是找个办法拖延拖延时间而已。他怎么会放下领导运动的工作来指点一条出入不过一百米的地界呢？

将军出乎意料地出现在阿内内圭尔戈，他从那儿指示说，亚乌特贝克的人第二天得聚集在奶头山附近，将军会毫不犹豫而且十分有把握地指出“黄色木柱”的所在处。将军显得十分高兴。他眼里放射出热情的光芒，他出席这样的仪式是很动感情的，这正是他多年前被人送到炮兵第九团去当兵时就怀抱的梦想啊！

他边走边捡着石子，亲自把它们堆成一堆。这就是亚乌特贝克和阿内内圭尔戈两村的村社土地的界标。

由萨帕塔将军倡议，就在这地界上签署了文件。亚乌特贝克的人站在一边，阿内内圭尔戈的人和萨帕塔以及他的卫队站在另一边。

这一如此简单的仪式，部分地实现了成千上万人为之而献出生命的理想。

二〇

一个卖水果的农民给萨帕塔将军的营地带来了一封要求谅解的信。这不是一份敦促投降的通知，而是一个文件。通过这份文件可以看出，立宪派和萨帕塔派在纲领上有一点是共同的：分配土地。这文件就是那个了不起的一月六日法令：

> 宪法派军队总司令，墨西哥合众国政府首脑，革命元首韦努斯提亚诺·卡兰萨，行使授予我的职权如下：
>
> 鉴于：我国农业人口之不安和不满的最普遍原因之一，在于村社所有的土地或者殖民政府为保障土著居民生活而分配的土地已被剥夺，并考虑到，借口以一八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法令以及其他命令将这些土地在所在村庄的居民中进行分割并划为私有地产的规定，致使土地落入一部分投机家手中……

于是军营里纷纷议论说，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没有什么理由继续战斗下去了。

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

二一

但是：

“弟兄们，你们一定要过来帮我们一把……就在这儿，很近，就在山背后。那些混蛋硬是要夺走我们的阵地，我们就是不给他们。”

“嗨，你们真不中用！我们这就去。我们从山沟里爬上去，从右边截住他们，但得告诉你们的人，这儿可不许说话。”

村子里好象过节的那些好日子一般热闹，或者象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吹响牛角号召集人们的那些夜晚一样。那时候还有吃的，每个人都拿着武器。没有肉吃，就一枪打死主人的一头牛。没有玉米，那就到主人的地里去收。

现在什么都没有。由于大家都拿起了武器，没有人去干活了。因为这里那里地东荡西逛比扶着犁把一天到晚挥舞着刺牛棒或鞭子要舒服得多。因此，很早以前指挥官就采取了措施：在播种的时候，尽可能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只派一部分小伙子带着卡宾枪在前面骚扰敌人，其他的人则播种，除草，收割。

一部分人干完了自己的活，就去替换另一部分人，替换那些还没有干自己田里活的人。这样大家都不至于挨饿。

当值勤的人发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就向正在干活的

人求援。干活的人马上从河岸边的灌木丛里拿起卡宾枪，向出事地点赶去。乒乒乓乓一阵枪响之后，有些人就再也没有回来重操犁把。其他回来的人，一边用播种的尖头棍在耕过的土地戳着下种的坑，一边说：

“这些小伙子还不会打仗，我们一到，那帮混蛋便魂不附体地一溜烟跑了。”

“是呀，我的兄弟。会开枪算不了本事，知道这帮亡命之徒躲在哪里才是真本领……”

一九一八年

二二

清晨，在对特拉特南科方向的卡兰萨分子进行了一次袭击之后，他们刚刚来到瓜乌特拉城。这里又恢复了它鼎盛时期的热闹气氛。小花园里挤满了人，就连画眉鸟似乎也被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所感染。

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一些疲惫不堪的士兵摊开四肢躺在郊外的巴罗塔树和无花果树下面。另一些士兵由女人陪着在山花烂漫的峰岩下散步。河里不少人在洗澡，同时还在替马洗刷。酒店里，人们在开怀痛饮。

市中心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人们担心敌人来突然袭击。难道是卡兰萨分子从哪条山沟抄近路包抄过来了吗？或者已经在街上打了起来？拿着武器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人从子弹带上卸下子弹，有的人惊慌过后又慢慢兴

奋起来，象鏖战中的战士一样露出了残忍的神色。因为看不见敌人，他们便不耐烦地朝天开了几枪。但是，在街上急匆匆地奔跑的，也都是萨帕塔分子。

这件事的确切情况终于慢慢弄清楚了。欧费米奥·萨帕塔将军躺在人行道上，一顶大草帽抛在几米之外。一看便知道他是刚刚死去的。一个优秀的部下开枪把他打死了。

目睹这场凶杀的人都把这惨剧归罪于酒，归罪于贪杯。但他们又马上改变了看法，转而威吓和臭骂那个“疯子西特洛尼奥”。后来，大家又不吭声了。末了，他们搔着满头的长发，都说那真是一桩不幸的倒霉事。

“你们想，谁会料到西特洛尼奥会朝将军开枪呢！居然把欧费米奥打死了！你们瞧瞧！”

“哎哟！我可从没让鱼刺卡过喉咙。我不帮这个，也不偏那个。欧费米奥也有过错。怎么？难道当了将军就可以侮辱人家的父母吗？”

这时候，从田野里、大道上传来了持续不断的排枪声，那是欧费米奥的人同卡马乔的人在互相射击。从那些躲在街角里的热得昏昏沉沉或醉得糊里糊涂的人中间，传出了倒底是怎么回事的有关情况。

不管是吃醉了酒还是平时神志清醒的时候，欧费米奥都一样使人感到可怕。这次喝醉了酒，他对弗洛伦西奥·卡马乔老头在争论中老是同他唱对台戏很为恼火，于是便拔出刀来狠狠地打这可怜的老头。老头疼得直揉着屁

股和背脊。就在这时，老头的儿子卡马乔将军外号“疯子西特洛尼奥”出现了。

还没讲上几句话，大家就亮出了武器。欧费米奥拔出他的手枪。卡马乔则从近旁他的马鞍上抓过卡宾枪。一场恶战展开了。欧费米奥象醉汉一样——他确实醉了——晃了一晃，终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这一下，各处都响起了枪声。每个人都跟着自己的长官跟对方打。卡马乔的人边打边退。他们突然抢到路上，上马飞奔，迅速撤出战斗。

“如果卡马乔不去投降卡兰萨的部队，我就抹脖子！”

“老天有灵，他要是不这样干，埃米利亚诺就会打得他粉身碎骨！”

二三

在整个莫雷洛斯，芒果园和马曼依果树园旁边都是大片的断墙残垣。那是些布满烟薰痕迹的墙壁。这儿过去都是庄园的房屋，现在被丢弃了，剩下的只是墙壁和果园里的树木。

榨糖厂的烟囱象腐朽的树干，倒在地上。厂房的屋顶已荡然无存，满地都是瓦砾。在主人的住宅旁边有一座桥，桥下的河水仍然奔流不息。

这是被起义者烧毁的庄园。更远一些的地方，紧靠着山坡也有些废墟，那是些堆集起来的灰烬。过去是农民、半农半牧者和雇工们的屋子，被联邦军烧毁了。

根据被毁坏的房子在哪一边，可以知道破坏出自谁的手。但有些地方，庄园主的房子和农民的房子一样都化为灰烬。

以前是农田的地方，现在长的不是麦穗而是野草。休耕地上条条乌黑的犁道，象是被太阳烤焦了似的，到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

一九一九年

二四

塞西里奥·埃尔南德斯经过两个星期的战斗之后回到了村庄。他是接受命令去骚扰正在加紧修复三座被烧毁的桥梁的联邦军分子的。现在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那段日子里，一个死里逃生的人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出去时“赤手空拳”的人们，回来时都武装到了牙齿；离开村子时牵了“癞皮马”的，现在都骑着高头大马。然而这支部队并没有显示出那种在出征和凯旋时受到乡亲们欢送和欢迎的队伍所特有的高兴劲儿。特别是塞西里奥的人马，更是象一支跟在棺材后面送葬的队伍。一个个哭丧着脸，从他们的眼睛里甚至还看得见刚哭过的泪水。

他们在小教堂旁边下了马。老人们前来向他们问好，孩子们好奇地聚拢来，也有些妇女跟着向他们走去。

“你们回来了，塞西里奥，这该有多好啊！联邦军探头探脑的，怕是想来报复吧？我们差不多快把所有的房子重

建起来了。如果他们象韦尔塔分子干的那样再把它们烧掉的话，那简直成了魔鬼了！”

“你知道是谁从那儿让我来向你问好吗？嗯？你怎么啦？受伤了吗？”

这最后的一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不管别人跟他说什么，塞西里奥似乎都不去理会。下马后，他就一只手肘搁在马鞍上，非常悲伤地靠马呆呆地站着。

“你大概生病了吧？塞西里奥……”

对这儿的人来说，埃尔南德斯上校仅仅是塞西里奥而已，人们可以象母亲对儿子那样跟他说话。

“他们杀害了将军！”

“杀死了堂埃米利亚诺？”

“是的，他们杀死了司令……”

他把手臂交叉放在马鞍上，就象放在桌子上那样，脸埋在两条手臂当中。他的背脊颤动着，看得出他是在抽泣。渐渐地围拢来的人又默默地慢慢散去。几乎每个老百姓脸上都挂着泪花。

塞西里奥的人不声不响地一个接着一个来到这里，他们一反平日那种成群结队、生气勃勃的样子。乌尔瓦诺·特拉维卡，这个过去还不清世世代代债务的农民，从堂贝尔纳多·冈萨雷斯的庄园逃出来后，一直象贼一样被追逼。当他看到一张张悲伤的脸，竟忘了下马，象魔鬼附身似地呆在马上。他叫啊，哭啊，捶打着自己的胸脯，揪着自己的头发，一路上他一直这副样子，并不时地说：

"现在他们把我的亲人杀害了！我们这批穷人该怎么办呢？有钱人会回来的，我们又要过从前的那种日子了，这个给你一拳，那个把枪口对着你……天哪！"

有时，马儿腾起前足，乌尔瓦诺就揍它，抽它的耳朵，打它的脖子，猛拉缰绳，还用马刺狠狠地扎马肚子。

"我们怎么会没在他的身边呢！"

"就是在他身边也没有用啊！那是一次叛变，一个圈套！"

"只要这个杀人犯落在我手中，哪怕一会儿，砍我的头，杀我的孩子都行！"

尽管从他的举动和表情看，乌尔瓦诺完全象个醉汉，但谁也不敢说他喝醉了。突然，他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在地上打着滚，滚到了田里。他双手插进泥土，抓起大块泥巴，又在手中用力捏得粉碎。他不是在哭，而是在呜咽，在咆哮，在哀号。这是莫雷洛斯全体农民听到将军的死讯后极度悲痛的象征。大家都把自己看成是系在萨帕塔战马尾巴上的人。

这件事的细节慢慢地弄清楚了。原来，指挥莫雷洛斯州军事行动的那位将军，奉命解决萨帕塔运动，却一无结果。或者说，他跟为此而调到这儿来的从马德罗派到卡兰萨派的其他将军们一样干得很糟。

造成他不能获得令人满意成果的障碍之一，换句话说，完成这一消灭萨帕塔派使命的障碍之一，就在于起义者们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个障碍现在已被排除了一部

分，这是通过成立非正规部队的办法，并用诱人的赏赐招降了一些原萨帕塔部下的人之后才取得的。

要实现这使命的另一个障碍，则是萨帕塔将军的出名的那种农民特有的不信任感。简直无法确定他在哪里。派去的使者在崎岖难行的山路上忽儿被带到这里，忽儿被领到那里。著名的"埃尔希尔盖罗"地区如同一座迷宫。被俘的萨帕塔士兵都一口咬定说，他们想不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将军本人。他简直象猫一样疑心重重。

在所有的行动中，从大规模的战斗到零星的磨擦，政府方面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奥夫雷贡将军很久以前就消灭了比利亚派——至少是消灭了构成确实危险的比利亚派，因为比利亚现在又成了一个天才的游击战士。但奥夫雷贡也仅仅作到这一步而已：把比利亚又变成了一个游击队员。然而冈萨雷斯将军仍在同萨帕塔派对峙，他消灭不了这位好象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似的敌人。

于是，这位束手无策的将军转而乞灵于暗杀和背叛。他把罪恶的矛头直指土地革命的首领，指向总司令。他认为萨帕塔一死，萨帕塔派的复没就指日可待了。为此，他们设了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圈套，实行了一套好得无可非议的计划。

在反萨帕塔军事行动的司令部里有几名萨帕塔派的俘虏。其中有一个是得到萨帕塔完全信任的人，他是欧塞比奥·哈乌雷吉上校，几天前被卡兰萨派逮捕的。也许是充分了解这个俘虏的情况，所以卡兰萨派才产生了这一谋杀

计划。司令部大概知道，哈乌雷吉不单单是一个敌人，而且是萨帕塔的间谍。

在另一种情况下，为了谨慎起见，早就会叫人处死这个被俘虏的间谍了。然而，哈乌雷吉上校却受到了别人没有过的优待。他被允许在附近走动，允许同所有人讲话，甚至可以走近司令部办公室。由于这些便利，他得以不止一次地把有关军事行动的消息传到萨帕塔将军手里。

一九一九年三月的最后几天里，一天下午，哈乌雷吉上校正在司令部办公室几步外的地方。这对战俘来说真是难得的机会。突然一声响亮的关门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将军办公室里竟会有这样放肆的举动！

赫苏斯·瓜哈尔多上校满脸怒气，胡须颤动着出现了。这位上校在作战中大概可算是军官中最出色的一位了。他是同萨帕塔派打仗最多的人，是一位大胆、无畏而又机灵的人物。现在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正在火头上。他没留意哈乌雷吉在场，好象没瞧见他似的，竟破口大骂起来。这神情一看便知道他刚同将军气愤地进行了一次会晤，或者说，一场真正的冲突。

"你们就这样来犒劳我吗？难道坐在办公室里签签布告能同提着脑袋相提并论吗？"

瓜哈尔多假装刚发觉哈乌雷吉就在近旁，并意识到这个俘虏已听到了他所说的一切。

"啊，您在这里？哈乌雷吉！……"

"您怎么啦，长官？"

“您只当什么也没听到。这要怪我，我太过火了，把不该说的话大声嚷了出来。不过，既然您已经知道了，我就坦白跟您说吧……他们是这么个逻辑：你越是干得好，他们就越是要你作出更大的牺牲。他们要把我的人带走，而把那些什么用处也派不上的平民百姓给我。我的所作所为您是清楚的，可您瞧，他们是怎么看待我的。请相信我……”几乎是贴着耳朵对他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敲他一下，到那时让这位卡雷拉斯将军看看，我赫苏斯·瓜哈尔多是什么人！今天的事您只当我什么也没对您说……再见！”

司令部里一切照常。豪爽的军官们在附近散步或者到河里洗澡。巡逻队有的出去了，有的回来了。到处是俘虏，伤员，都是从各个战场来的。每天下午，冈萨雷斯将军带着墨镜外出散步，接待一批批给他送报告和信件来的下属。

大概是眼镜颜色的关系吧，他竟没有注意到俘虏哈乌雷吉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哈乌雷吉居然同从很远地方赶来出售农产品的农民们也在交谈。

这些农民中，有一个挑担子的眼光冷漠的人，他把哈乌雷吉写给萨帕塔将军的一个便条塞进他的一只西瓜里。这是一份被哈乌雷吉称之为“密信”的情报：瓜哈尔多已作好了投奔到萨帕塔方面来的一切准备。

萨帕塔将军该是完全估计到这一情报的重要性的。瓜哈尔多是同萨帕塔作战最凶狠的人。从战绩来看，他是指挥最好的人，一句话：他或许是敌人作战处里最好的军官之一。

回信很快就来了。一个驴夫赶着三头驮着货物的毛驴来了，在装干肉的口袋里藏着一封给瓜哈尔多的信以及一张给哈乌雷吉指示的条子。答复又由驴夫带了回去。但是，这项计划尚未瓜熟蒂落，因为瓜哈尔多在回信中说，他接受邀请，他也同情土地革命运动，不过他的出走还须推后一些时日，为的是设法争取一些优秀的人员，尤其是搞些弹药，他想带着这些礼品投奔萨帕塔将军麾下。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瓜哈尔多带着他的四百名装备精良的骑兵，其中有熟悉地形的维克多利诺·巴尔塞纳斯和六十名前萨帕塔分子。他们朝着土地革命军的驻地走来。过去他们也是这样行军的；不过那时是来讨伐。

双方进行了联系。已经是将军的瓜哈尔多通知说，他的决心最终实现了，他无论如何要见一下司令以便商议一次重大的行动。但萨帕塔将军回答说，第一次会面将推迟。由于对他不信任，而且要让他用行动来证明诚意，瓜哈尔多接到命令，要他去攻打卡兰萨分子守卫的霍纳卡特贝克。他当然明白这个命令是为了证实他的诚意，于是，他二话没说，准备用自己的鲜血来签署这份表示忠诚和决心的文件。

霍纳卡特贝克的守卫者同进攻者之间的战斗十分残酷激烈。瓜哈尔多这一边在人数上占优势，卡兰萨派守卫者那边则士气高涨，他们以人们对付叛徒时所特有的勇猛抗击着进攻者。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最坏的敌人是那个曾经是最好的朋友的人。

但是当瓜哈尔多的四百名士兵同时投入战斗时，寥寥

无几的卡兰萨分子被击溃了。突围的人们边跑边向新萨帕塔分子们叫骂:“你们这些叛徒!”

考验结束了，这可是什么样的考验呀！一个人只有真是诚心诚意,才经得住这样的考验。这是血的考验,就象是处女受的考验一样。瓜哈尔多从霍纳卡特贝克报告了胜利的消息。萨帕塔将军读着信，为他的事业得到了一位这样得力的人材而感到高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卫队中最贴近的人们。

首领在回信中同意会面。农民的不信任感被这一明显的考验战胜了。两小时后，瓜哈尔多从霍纳卡特贝克来到了特巴尔辛戈，双方终于见了面。萨帕塔将军带来的部队并不比瓜哈尔多的多，因为他的为数众多的游击队分散在各地,而他经常只带着自己的卫队。

双方见面拥抱。

“我庆贺你来捍卫一个理想，土地革命的理想，为穷人们争得土地。”

“我一直是这样希望的,将军。”

萨帕塔捻弄着自己又长又黑的胡须，边说话边打量着对方。他的目光难以捉摸，好象要看透对方灵魂深处的东西。瓜哈尔多不停地说话,夸奖他的勇敢的士兵,口口声声表白自己的诚意。

双方就在战马旁边席地而坐，单独进行谈话。在他们两边是部队，远远地看得见模糊的人影。贴身的人员则靠得稍微近些。两人抽着烟在制订一项进攻计划。这是一次

全面的行动计划，需要集结所有的部队，至少有三万人参加。

上路时，萨帕塔命令瓜哈尔多的人先列队。总司令骑在马上注视着每一个去排队的人的脸。大家都带着大草帽，这种草帽可遮住半个脸。突然他踩着马镫从马鞍上挺立起来，他看到了什么东西。为了更好地确认一下，他策马同队伍并行前进。他在瓜哈尔多的人中发现了维克多利诺·巴尔塞纳斯。将军的眼睛里闪出不安的光芒。

这一发现引起了巨大的不信任，这使他后来又第二次进行忠诚考验。到达培尼亚佩罗纳村时，人们发现卡兰萨的人正在山上窥探。看来人数相当多。将军命令瓜哈尔多指挥部队迎击，要他带着他的队伍冲在前面。

这支小小的巡逻队一交火就逃跑了。但不管怎样，瓜哈尔多显示了自己是服从命令的，因为他开始进攻时的阵式就清楚表明，即使敌人数量众多，最后的结果也会是一样的。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同几天前还是战友的人进行战斗了。

把卡兰萨分子赶跑后，道路上又扬起了灰尘，队伍把培尼亚佩罗纳撇在后面。两支队伍紧靠着霍纳卡特贝克，几乎是连营驻扎。萨帕塔将军把自己带来的队伍摆成似乎在等待进攻的阵式。晚饭后，象往常一样，他捻着胡须长时间地沉思着，小口小口地吸着烟，沉浸在思考中。如果有人向他求教什么，他会很快以一种乡村中处世用事的方法来加以解决。这种逻辑是与农家故事中的规则相联系的，一个

故事解决一个问题。故事都离不开农民的永恒的主题：牛，骡，雨水，贫穷，富裕，等等。

他沉思的原因是为了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瓜哈尔多将接受一次更严峻的考验。当他应召来到萨帕塔面前时，将军抓住他一条手臂，跨着那种使习惯于骑马的人感到讨厌的大步把他拖到附近的一棵无花果树下。

不用说，黑暗中数百双眼睛在警惕地窥视着他们，萨帕塔庄重地开腔了：

“我宽恕小偷，我宽恕杀人者，可是，我不宽恕叛徒。”

瓜哈尔多猛地挣脱开将军的手，后退了两步，几乎以敌视的态度惊慌地问道：

“您是说我吗，将军？”

“不，老兄！让我把话说完。我原谅小偷，因为他说不定因为需要、因为饥饿而偷窃了东西。我宽恕杀人的人，因为说不定他必须自卫才杀了人。但是对于叛徒，我决不容忍！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在寻找那几个叛徒，要给他们应有的惩罚。您，瓜哈尔多把他们收在您的部队里，只要他们同您在一起，我就不放心。一个人叛变过一次，就会叛变一百次。我说的是维克多利诺·巴尔塞纳斯和他的那些人。要么您给他们应有的惩罚，要么您把他们交给我，让我象惩罚叛徒应该做的那样处置他们！”

萨帕塔的脸色是坚定不移的，就象在砍一个人的脑袋那样。瓜哈尔多开始犹豫，盘算着，思考着。

“所有的人吗，将军？”

“所有的。”

“将军，我拉上巴尔塞纳斯和他的人是因为他们熟悉这块地方，我以为他们对我们将很有用处。惩罚他们似乎太残忍了。”

“是的，他们虽然不是莫雷洛斯人，却熟悉地形。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卡兰萨派有用处。由于这些人，我们不止一次挨了打。但是他们不可能比我和我的孩子们更熟悉地形。我们就是这里的人。”

“将军，您叫我太为难了。这些人知道后，还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会怎么说呢？我还是把他们交出来吧！”

“您别把他们交给我，您自己惩罚他们！”

“我解除他们的武装，让他们退伍。”

“不，对叛徒不能让他们退伍。对叛徒只能让他们入伍，不过是加入死亡的队伍。”

这些话好象深深震动了瓜哈尔多。他显得忧虑重重。他犹豫了很久，显然是在寻找一种满意的解决方法。最后他说道：

“将军，您能让我今晚考虑一下吗？明天我将告诉您，是我自己去惩罚他们呢，还是我把他们交给您，让您去随意处置。”

“好极了。下面我来给您讲个故事……”

萨帕塔将军讲了一个故事，他就是用这些充满农民智慧的故事解决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的。

“在阿内内圭尔戈附近的一个农民家里，养着一条看门

狗。这是一条黄毛狗，狗耳朵长长的，都是毛。这畜生一听到狼的嗷叫声就撒腿去追赶。狗回来后，那个好人就吩咐厨娘扔几块煎饼给它，这是它看护母鸡应得的奖赏。有一次，狼来得这么近，当黄狗跑去追赶时，主人便紧跟在后面看看它能否逮到一只。然而他却看到在一棵香槐树下，那只狗和几只狼竟在一起亲密地吃着一只母鸡。狼跑了，而这位卫士还在继续大嚼。农民相信他的狗是叛徒，于是慢慢地抽出砍刀，一下子劈开了它的脑壳……”

这真是一座血的桥梁，一座完全由殷红的鲜血浇铸的桥梁。对于瓜哈尔多上校来说，问题在于是通过这座桥到达彼岸，到达预定的目的呢，还是收起所有这一切伪装，带领自己的人马撤走，或者向萨帕塔和他的部队发起攻击？当然罗，萨帕塔是有戒备的。

他明显地带着失眠的面容出现了。毫无疑问，在决定他应作的回答时，他同自己作过激烈的斗争。他内心的这场暴风骤雨是可以想见的。他独自一个人在自己人中间，但同谁都没说。

“将军，我准备遵循您的命令。我建议由一个军事法庭来审判巴尔塞纳斯和他的那批人，让陪审团成员来承担责任。”

“同意您的决定。不过，那将是一个简单的法庭。”

从瓜哈尔多的眼睛里可看出，他对那六十人的命运还抱着一种模糊的希望。他希望从他的部队中奉命去陪审的人能投票判决赦免。也许他们会猜到他的想法。他可以对

他们暗示一下，因为他不能，而且也不想一五一十地同他们谈清楚……

正午，六十名巴尔塞纳斯的人列队站在路上。维克多利诺不在里面，昨晚他只身逃走了。

"或许他有点猜到了。"瓜哈尔多说。

萨帕塔死死地盯着他。看来将军很满意自己的审查。瓜哈尔多以毫无惧色的平静接受了将军的审视，因为对此他是没有一点责任的。在六十名受审者背后站着一百名萨帕塔士兵，几乎是两对一。瓜哈尔多亲自命令前面的人把武器和弹药放在地上。

"向右转！……起步走！"

"向左转！……立定！"

两支小小的队伍执行着他的命令。被解除武装的巴尔塞纳斯的人离开这个地方时，已成了俘虏。

"不用担心会枪毙我们……我们有这么多的人。"

"他们将在我们屁股上踢一脚，然后，'再见'……"

手无寸铁的人们中间有些人不安地互相注视，用眼光询问。另一些爱夸口的人则努力表现得很镇静，很自信。他们中的许多人坐在地上。在他们的背后，站着端枪的守卫，子弹都上了膛，他们是将军最忠诚的卫队。

开始宣布军事法庭成员的名单。萨帕塔建议他和瓜哈尔多都不参加。几分钟后，根据萨帕塔自己作的南方部队的起诉，军法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他们呆在一间农民的大房子里。巴尔塞纳斯的人没有被叫去审讯。一个一个地听

取所有人的供词，是一件冗长而艰巨的工作。唯一值得审查一下的，是挑出来的少数人，他们是巴尔塞纳斯背叛了萨帕塔部队后开始接受他指挥的。

根据将军明白无误的逻辑，起诉并提交讨论的内容如下：如果巴尔塞纳斯的人已经参加南方部队而在一次危险处境中投降了卡兰萨派，这些人就是背叛了土地革命。既然他们叛变了，为了树立榜样，避免今后再发生背叛行为，必须实行一种典型的惩罚。

在一场萨帕塔派同卡兰萨派对阵的血腥革命中，人们知道军事法庭说的典型的惩罚意味着什么。审判员们都明白这一点，判决很快就作出来了。六十个人判处死刑，包括维克多利诺·巴尔塞纳斯在内。只要他落到萨帕塔派手中，立即处以死刑。

这判决没有使瓜哈尔多感到惊讶。组织军事法庭的方式使他精神上已有所准备。他决定站到离他这些过去的部下远远的地方去。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看着他们。被判决的人显得很安静，大家坐在地上，好象长途跋涉后在休息。他们甚至显得无动于衷。当有人因为军法委员会在屋内讨论而提出疑虑时，马上会有人说：

“我可一点不担心。维克多利诺说：‘走，到那儿去。’我们就跟他去了。以后他又说：‘走，上那儿去。’我们也服从了。让他们去制裁他吧，不要整我们。”

“我说啊，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要象枪毙逃兵那样杀死我们，那我们人太多了。我已说过，在我们屁股上踢

上一脚就完了……”

但是，他们想错了！一位上校骑着马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他命令二十人排列在刚被雨水冲刷过的黑土坡前。被判决的人中有五人被带到这座天然防弹墙前。命令很清楚。响起一阵枪声，被判决的人中有一个向外逃去，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把他打死了。

又是五个人被带到了刑场。指挥执刑的人作了一个手势，又响起了一排枪声。后来的人就不再下什么命令了。被判决的人一到刑场，射手们举起卡宾枪贴着他们的脸就开枪。有几个人逃进了荆棘丛生的乱石中，于是有人喊道：

“别追他，也别开枪了！他捡到了一条命，总算是死神不要他。”

最后一批人中有一个小伙子突然跑了起来，但是他已晕头转向，竟慌慌张张地朝边上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奔过去。子弹挡住了他，他又向另一边跑去，碰到同样的人墙。但朝他打来的子弹好象都没有弹头似的。于是一个军官只得喊道：

“你们瞧，该怎样打死一个异教徒！”

他用手枪瞄准他，略略向前移了一点枪管就开了火。那小伙子伸展双臂，踮起脚尖，在空中逗留了百分之一秒的时间，然后向后倒了下去。射手中有些人负责对尚在动弹的人补上几枪。

萨帕塔看到瓜哈尔多脑袋埋在双手中，好象捂着耳朵不想听见枪声。

"没关系，朋友。叛徒就应该干掉。"

"将军，我想，对于我的诚意，我已经给了您毋庸置疑的证明了。"

"我毫不怀疑。这正是我希望从您那里得到的。所以我把您召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是一场充满理想的真正的革命！"

瓜哈尔多伸出手去。这一握手等于一份壮严的、不用言语的协定。

"这就好啦，我的将军，我希望我们来庆祝一下这一次联合。不过我想庆祝得热闹些。我邀请您去吃饭，在奇纳梅卡我有一位能作美味火鸡的人。还有啤酒。餐后还有音乐，有姑娘陪伴跳舞，您看怎么样？"

"在奇纳梅卡……有辣酱火鸡……啤酒……还有音乐和姑娘？我明天就上那儿去。"

"一言为定？"

"萨帕塔从来是一句话不说二遍的。"

瓜哈尔多下令备马，带着他的人向奇纳梅卡驰去。萨帕塔和他的人马则奔向霍纳卡特贝克。一路上往后看去，被枪杀者的尸体象扔在地上的一堆堆破布。

奇纳梅卡庄园的房子同莫雷洛斯州许多庄园的房子一样，是真正的陷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真正的堡垒，是一座墙壁结实的大房子。它正门宽大，有主人的房间，管家的房间，有仆人的房间以及供客人住的房间。还有一间停放车辆和马匹的大马厩。房子前面是一块方形的空地，非常

大，是用来举行集市的地方。这块正方形的场地，四周围着石墙，比一般的围墙造得考究，左右两边有宽敞的大门。

瓜哈尔多在奇纳梅卡等候着萨帕塔将军。在大屋里布置了部队，都安排在适当的隐蔽的地方。刚到这里的人乍一看，不过是围墙两侧的大门边各站着六名武装人员。这是两支普通的卫队，靠着过道还布置了一支军乐队。

吃饭的时间快到了。在奇纳梅卡出现了一些不耐烦的气氛。萨帕塔将军迟迟未到。突然，一个传令兵来了。人们不让他进去。班长得到通知，说将军快到了，由他把这个消息传到里面。

果然，不一会儿将军的卫兵就到达了。他们也没有被准许进入院子。卫队得到命令，说不能让他们进去，因为首先要敬重司令。从传令兵和卫兵到达的方向看，将军将从右边那个门进去。那边的卫队毕恭毕敬地站着，都是立正的姿势，枪托着地贴在身边。

将军直到后面的卫兵抵达时才到。先到的人下了马，站在围墙外面的大门口，只等将军来到向他致敬。卫兵中有的人心不在焉地骑在马上，另一些人已卸了马鞍，还有几个特别懒和笨的家伙早已躺在蕃荔树下的草地上了。

将军终于出现了。老远人们就从他高高的坐骑，两撇大胡子以及一个首领所特有的排场上认出了他。还差二十米就到门口了，军乐队开始奏起“迎宾曲”。这是他应该受到的接待。那时候，班长已经命令他的人举枪。接着，他用更有力的声音下令：

“预备……举枪！”

战马潇洒地举起马蹄向前迈着步子，一双小耳朵向前竖起，十分紧张，乐队所奏的乐曲使它兴奋异常。卫队仍然举着枪，左手紧握枪管，右手抓着紧靠护圈的枪托，头都转向一个方向，枪身刚好对准身体的中线，枪口平齐眉心……

将军跨进院子走到离门五米的地方。这时六名卫队——刚才举着枪的——做了一个小动作，把枪管斜下成了一个锐角。只听得响起一阵排枪。

萨帕塔将军猛然转过身来，想跳出这个陷阱。但这个动作只做了一半，他刚侧过身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下。马儿朝外面逃去了。

班长走近将军，用卡宾枪又补了仁慈的一枪。

尸体被绑在一头母骡背上，两只脚悬在一边，两条胳膊挂在另一边。在一支强大得足以保护这一珍贵猎物的卫队护送下，走上了通往瓜乌特拉的道路。当母骡快步跑起来时，无依无靠的尸体的两腿做出了一种象是走路的动作，仿佛萨帕塔继续在莫雷洛斯州到处奔波。他的双臂好象伸向他为之长期奋斗的土地，想让他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它，可是土地离他是那样的近，同时又那样的远。

在瓜乌特拉，尸体被放在外面示众。人们低声地讲起这样的传说：

“那不是将军。”

“怎么不是呢！他这副样子是因为他们把他象酒桶一样运来的。血都淌到头上了。”

“不，老兄，将军的一边颧骨上有个明显的印记……而这个人没有。”

“当然，那最后送命的一枪就是从这个地方打进去的。”

“谁知道呢？”

这句充满希望的“谁知道”，更确切地说，是一声啜泣。与此同时，有人却在高兴：

“好哇，连这个强盗也倒下了！”

二五

灾难来临了。各处的萨帕塔军官都在投降。曾经伴随萨帕塔将军的核心集团分崩离析了。剩下的人中间有火山地区托奇米尔戈的一批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司令部，有点象萨帕塔派的权力中心。

这支部队得到命令加入霍纳卡特贝克的部队。清晨，他们走到特巴纳巴时，从一些散兵嘴里得知萨帕塔将军已在奇纳梅卡遇害。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任命一位新的领袖。那一天，当消息被证实以后，许多传令兵被派出去寻找各支部队的主要首领。他们在依克斯特里尔戈镇附近的一座山上举行了一次会议。人们正在讨论的时候，两公里外传来一场激烈战斗的枪炮声。

有一个将领建议全部人马应当放弃莫雷洛斯，到维拉克鲁斯去作战。为了强调自己的提议，他指出这样做将会对政府造成损害。因为战线的改变将迫使政府损失时间和

人员，这在调动中都会发生，而他们自己则有着通往火山地区的一座绝妙桥梁。

另一些人的意见正好相反。他们说，改变战场即意味着逃跑，这将在人民中间造成不相任。他们狂热地坚持应该留在莫雷洛斯，因为在这里，土地革命的思想已深深扎根在农民的心中。

都是嘴上谈兵！重新组织的希望并没有比依克斯特里尔戈会议维持得更长久些。战斗越来越激烈，投降的事天天发生。拥护他们的人民看到他们那样不中用，那样士气低落，也都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听天由命。队伍到达时，人们都逃到山里去了。来自托奇米尔戈的人认为在莫雷洛斯的中心能保持革命的气节，但他们每天却都得到投降的消息。逐渐只剩下他们这些人了。过去的起义者成了追捕他们的人。他们明白必须再一次到火山地区去寻找自己的避难所，于是翻山越岭上了路。他们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是逃兵。

他们又饿又累，步行来到了韦亚潘。在这里追捕他们的就是当地的那些农民。他们在一些山洞里找到了躲藏的地方。一道瀑布象宽阔的帷幕一样挡住了洞口，把这个藏身之处遮蔽起来。他们继续朝自己的圣地进发。只有夜间才能通过那些过去曾受到热烈欢迎的地方。在那些日子里，盛开的花生花把田野铺得一片雪白。

他们来到盖勃兰达德罗。一个小头目象战友一般地接待了他们。但第二天，他却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投降了卡兰

萨派。他们继续逃跑。许多天，他们只能以帕罗塔树的苦果仁或者顺手在河岸玉米地里割到的玉米穗来充饥。到了阿韦韦特辛戈，另一个头领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但后来这人也投降了。这支小部队进入了阿登辛戈和特兰瓜尔皮卡恩山脉。另一些头领在他们到达后也马上投降了卡兰萨派。

这样，他们的朝圣进军进入了最痛苦的阶段。人们传说，他们是在到处游说那些最忠诚的人投降。某些仍然坚持战斗的萨帕塔派声称，只要这些人落到他们手里，就统统要枪毙掉。

又发生了一些投降事件，更加强了上面的传说……

一九二〇年

二六

乐曲声、鞭炮声一阵接一阵。有人想起了曾在阿约苏斯特拉村举行的仪式。从一清早起，乐队就没停过。乐师们裹着床单，头戴软塌塌的遮住了半张脸的草帽，就象立在那里能发出声响的一根根棕色的木桩。歌唱爱情的《拉巴林蒂娜》舞曲变成了歌颂革命冒险事迹的音乐。

在镇上的官员们来到之前，土地委员会正在全力准备着节日活动的各项工作。他们在村口的道路上架起了鲜花做成的拱门，跟从前议员候选人来的时候一样。在要举行宴会的地方，人们正在清除树枝杂草。

经过最后几次火劫重新建立起来的村子，变得与先前完全两样了，就象是洗了一次脸。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就象那个时候庄园主命令全体雇工集合时一样。家家门前都有本村的人，两脚夹着石头，蹲在那里磨砍刀。孩子们跳跳蹦蹦的，妇女们穿着最干净的衣裳。

普罗科比奥老汉同其他老人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人说：

"听说堂贝尔纳多想出卖他的土地，但没有人要买，因为申请归还和调整村社土地的要求还没有解决。"

"他并不需要这么做；他去一趟欧洲只花掉了他那么多钱中间的一点点。"

"他过得挺好。其他庄园主也在想能象他那样。那些财主很黑心，只想刮皮，所以他们不愿出国去，而是想留在我们中间。"

普罗科比奥讲起最后的那次遭劫。那时他有种感觉，觉得主人似乎不象前几次那样高兴。

"谁知道那个叫蛇咬了的小伙子是怎样诅咒他的！你们还记得吗？"

远处有一伙人，他们原是革命队伍里的士兵，其中有一个正在讲述什么，肯定是指那件事发生的地点。他指着左边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接着又用食指指着乳头上方五厘米的地方。大概他是在讲述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是怎样被杀死的。另一个说话的人大声评论着：

"安东尼奥可是个什么样的男子汉呀！这不是娘儿们

天天能生得出来的！”

“可别来对我吹这些了，有勇气要看在什么情况。你们知道我不是圣人。进墨西哥城时，我在大街上一把揪住一个时髦的家伙，一下子摘下了他的手表。说来你们不相信，我又还他了。他凑近我，几乎冲着我的鼻子说道：‘哎，乡巴佬（我想他是这么说的），你连钟点都不识，为什么要夺走我的手表呢？你还是去让人家给你洗个澡，买条裤子，买双鞋吧！’我让他拿走了手表。当我看着自己又黑又脏的草鞋和短裤时，他慢慢地、慢慢地离开我远去了。如果我追上他的话，哼！”

“就是呀，老兄，一个人因为穷被人瞧不起总是难受的。我在墨西哥城碰到一个比圣女还漂亮的时髦女人。她那双眼睛，那两条手臂，还有那身材，真是……我正要上前搂她，把她抱到个什么地方去，可她呢，一点也不害怕，她避开我说：‘畜生，你把我的衣服要弄脏了！……’她是那样的漂亮，而我却那样地脏！……她钻进一辆马车，而我就只好这样……”

他用粗大的手指搔搔鼻子。

“要碰上我早就干了！在瓜乌特拉，我们第一次攻下城的那回，我就搞上了三个。真是些小鸽子啊！”

一个骑兵急驰而来。

“长官们来啦！”

鞭炮响个不停。有人朝空中鸣枪。乐队奏起了欢迎曲。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新来的人周围。大伙儿没耽搁时

间，都朝地里走去，这些土地过去是主人的，不久前才被雇工们夺了回来。官员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批准土地占有权的。

这些原来的雇工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在工头的吆喝声中逆来顺受了。现在，大伙儿劲头十足地喊叫着，大大咧咧地高声评论着。几天前开始负责测量土地的工程师，总是把村里的那个活档案普罗科比奥老汉带在身边，就象自己的影子一样。当他们遇到那道半塌的石墙，从前庄园主的那条地界时，雇工们就大声嚷着，劲头十足地把它彻底捣毁了。村社土地的地界就从这儿通过。

工程师在前面站住了，他用手指着一个地方。镇长下了马，拿了一块石头放在那儿，作为地界的标记。农民们又搬来了一些石块。他们用一大堆鹅卵石做成了一个界标。顺着各处的界标走了一圈以后，人们宣布：小河的流水和峡谷里的牧场都归村社土地的主人们共同享用。

镇长发表演说的时候，农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在革命中效过劳的马匹，正在这块过去属于地主的土地上吃草。有些人则悠闲地注视着一些在阳光普照的晴空中高高飞翔的秃鹰。

回村的路上，乐队停在牧场和荆棘丛边喘着粗气，老萨帕塔战士高兴得高声狂叫。鸟儿惊慌地四处飞散。好儿只未驯的牲口在喧闹声中吓得一动不动。

骑马的人使马左右打着旋转，当随后的人们排队向村子走去时，有一个女人在岔路口站住了。

她是玛丽亚·佩特拉，已经见老了。她在荆棘丛生的峥岩间重温着自己的悲剧。大家都认识她，也知道她的经历。尽管她这个样子，当地人都怀着尊敬的、几乎是同情的心情对待她。因为人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那个埃尔南德斯上校。

塞西里奥同镇上的官员一起走在队伍的前头，他对他们谈了起来：

"这个女人本来是准备做我哥哥的妻子的。我父亲已经为安东尼奥求过亲。罗萨里奥老汉同意了，甚至已经接受了惯常的聘礼。但是玛丽亚·佩特拉被管家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看中了……他们从安东尼奥手中把她夺了去。说实话，那时谁敢反对呢？我的老父亲看到自己被侮辱，看到安东尼奥受罪，心里多么难受啊！弗朗西斯科同玛丽亚结了婚。庄园主从这儿逃走后，他们就住到镇上去了。几年过去了，弗朗西斯科自以为所有这一切人们都已忘了，庄园主命令他回来打听整个庄园发生的事情。有一天他被吊在一棵树上，脑袋上挨了三枪。当然，不少的传说都把他的死归罪于我哥哥。八天之后，在联邦军火烧村子时，安东尼奥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我那时在老远的地方。他手下的人，大概有四、五个吧，把他抬进深山，埋在一棵靠近河边的橡树脚下。打我回来起，我们就决定要把他挖出来，等到适当的时候把他埋到公墓里去。但是我们那时很忙，时间一天天、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们甚至都没有去看看那地点是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一个接一个死了，现在谁也不知道那个

地方。我们找来找去，找了那么多地方，找了那么多次，以至人们都说我们不是在找他，而是在找被他埋下的金银财宝。玛丽亚·佩特拉也找了好久，找寻的时间比谁都长。一早她就出去，满山遍野地跑，到晚上才回来。她摘来鲜花放到随便哪一棵橡树下，只要是靠近一条小溪的……她几小时、几小时地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花儿，不停地说着什么，如同在跟安东尼奥谈话一样。对她来说，他就躺在她献上祭品的那个地方。人们都说她疯了。真是个可怜的人！瞧她是多么爱他呀！”

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已死是肯定无疑的，然而谁也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相反，谁都知道萨帕塔将军埋葬在哪里，可是……谁也不相信他已经死了。

二七

这个消息象一条饿狗那样，很快地从这家门口跑到那家门口。人们低声地谈论着，在小圈子里流传着。男人们靠着犁头在地里讲，女人们在井边议论着。有人看见他啦！以后又说他真的没死……

“您知道谁看到他了吗？老婆子阿尔维娜。而她呀，不管对谁都有声有色地讲着这件事。要知道，阿尔维娜老太太是不会骗人的，人们把她讲的都当成真的。她对我说：‘我是用这双眼睛亲自看到的。他骑马来到门口时天上挂着多美的月亮……就象是正午时光。我跟您说，当我眯起一只眼睛，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是谁了！我一秒钟里就认出

了他。帽子推在后脑勺上，就象他平时喜欢的那样。还是穿着那条钉满排扣的裤子。那胡子，就是在几个里格之外也不会认错。当我去打开门想请他进来，哪怕喝一杯咖啡，他却一抽缰绳急急地走了，朝着这个方向，您瞧，好象就是朝着阿内内圭尔戈去了……'"

老萨帕塔战士常常从房顶的茅草里抽出偷偷藏着的卡宾枪，不出声地拉拉枪栓，扳扳枪机。

枪机退到后面，好象下巴骨那样可怕地张了开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拉动枪栓，蹦出一颗子弹，然后又蹦出一颗，直到弹夹空了为止。把枪膛仔仔细细擦拭干净，再抹上油，吹吹枪筒，一只眼睛从枪管往里瞧，最后，又往枪膛里上子弹，直到上满为止。

"喂，你弄枪干吗？"

那是他女人，她怕叫人家瞧见了。这个小玩意儿，可是谁知道它会惹起多大的麻烦。

"我擦一擦，必须作好准备。也许他今天就会来对我说，叫我跟他走……"

在重建的房屋下，农民们靠着炉火吃早饭。这时天还没亮，大家已准备去干活了。男人的位置空着，他在革命中牺牲了。大儿子当了家主。几个小的还在铺上睡着，黑乎乎的身子几乎完全赤裸，就象糖做的玩偶。女人们在火上翻着玉米饼，在地上碾着玉米。

外面，是一片黎明前的寂静的黑暗。先是轻微的，随后慢慢地越来越响，可以听出是一匹马在奔驰。大家都侧耳

细听，甚至停住了咀嚼和呼吸。那条癞皮狗也竖起耳朵，伸长脖子，把鼻子对风嗅着，象一个悲伤的人在思考什么。男人低声地说：

“是他，肯定是他！”

大家的眼光转向门口，那里就象一个通往无穷无尽的地道的洞口。人们断定他会出现在门口，挡住整个门洞，高高的个子，棕色的脸，一点错不了。

还能听到脚步声，不过从门口走过去了，越来越远，消逝了。又是一片寂静。

古老的路上，在昏黄的夕照下，两对公牛一步一步地并排走着，它们边走边慢慢地咀嚼。尽管很瘦，仍然象石头的雕像一样。牛的后面，走着两个拄着刺牛棒的人，和他们赶着的牲口一样模模糊糊。他们低声地讲着那些人们在炉子边，在大门旁，在田地里悄悄谈论着的事儿。

“大家都这么说的，阿尔维娜老太太看见过他。”

两对牛有节奏地点着头。两个人陷入了沉思。河岸边的草丛里萤火虫闪闪发光。山上有一道亮光。也许是一颗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了吧？

两个人同时转过头去，他们确信听到了一匹马的匆匆的马蹄声。他们瞧着，也许在明亮的地平线上会出现一个骑在马上的身影。他们用手揉揉眼睛，就象在黑暗里突然看见亮光的人那样。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广阔的原野上，万籁俱寂……

暴风雨中的人们

豪尔赫·费雷蒂斯

几株参天大树，安静地矗立着。黝黑的树干，犹如刻上纹理的岩石。

曙光来临，大地开始渐渐发白。

不知哪里，有头母牛在叫；哞哞的叫声似乎溶化在朦胧之中。

在这些孤零零的大树中间，有一株树的树脚下蜷缩着一团东西，好似树桩的疙瘩，比树皮的颜色还黑。不过这一团东西却是软绵绵的，热呼呼的。这是何塞大爷，裹着一条羊毛毯子，靠树干蹲在那里。他是一个早起的老汉，那些母鸡都还在作梦，他就已经起来了。

在他靠着树干，在那里坐下之前，他已经喂过了牛。

对面的一座茅屋里，从篱笆之中，开始隐约出现了火光，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女人，盘膝坐在地上，不停地吹着炭火，直到那些用手折断的干树枝燃起了火焰。

从这同一座茅屋里，出来了一个哆嗦的人影，这是何塞大爷的儿子。

他出来的时候也象他父亲一样，裹着毯子，一直裹到

眼睛。

他来到老汉前面，停住脚步，一声不吭，象一段树干。这些人尽管说话那么少，但是却彼此十分了解。

然而，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刚来的总算开了腔：

"昨晚我听到了赫苏斯大叔的声音。"

"是的。"紧靠着树干的那团黑影回答。

"我听见他在屋外说要向你借牛。"

"是的。"老汉嘶哑的嗓音重复了一句。

沉默了一会儿，只听得那小伙子又说：

"借给他了吗？"

"当然借给他了，让他配成套①。"

"现在咱们自己怎么犁地呢？"

老汉用更嘶哑的嗓音，几乎带着责备的口气回答：

"赫苏斯落在我们后面一大截，地还没有犁，我不能不借大黑牛给他。"

他们又沉默下来，就象两团黑影。黎明开始以曙光勾划出两张严峻而安详的脸。

这时候，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喊声；这喊声具有把雕像都叫活的能力。一个粗壮的老婆子，从门洞里探出身子，施展魔法似地在喊他们去吃早饭。

吃早饭！两个人进来坐到灶火旁边。啊，这些一张接一张地在烤盘上发起来的玉米饼！雪白的面团在女人乌黑

---

① 墨西哥印第安人习惯，以一对牛配成套拉犁。

的手里拍薄了，然后在这灼热的土盘上烤成金黄。几条干肉，不一会儿就在红红的炭火中扭曲起来。几杯咖啡，还没有倒出来，只听见在壶里咕噜咕噜地响。这种咖啡喝下去就会叫人感到暖和。啊！真烫，从壶里倒出来的时候，升起一阵香喷喷的热腾腾的，闻着就叫人暖洋洋的水气。

天已经大亮。这两个人走出了茅屋。老实说，他们还没有吃得够饱，但是这些加糖的咖啡，焦黄的玉米饼，蘸了辣椒的干肉，已经把胃撑了个半饱，足以骗骗肚肠了。这些东西，要一直坚持到太阳下山，尽管肚肠会咕咕叫。肚肠啊肚肠！它们最了解玉米的价钱。只要看女人给它们的玉米饼是多还是少，就知道了玉米的价钱。

何塞大爷和他的儿子本来就不着急，这天就更悠闲了。当然，赫苏斯大叔要借大黑牛，是不可能拒绝的！

他们各自扛了一把锄头，沿着小路，上了山。

云雾渐渐地从山头上升起，露出了清秀的点缀着一块块玉米地的山岗。

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闷热。但是，在那边，北面山岭的上空，正在凝聚着乌云。何塞大爷眯起那双在满脸皱纹之中炯炯发亮的眼睛，朝着远方那片密布的乌云看了一会儿。

他的儿子也朝那边望着，说：

“那边山头上的雨下得真大！”

他们继续锄地。

但是，在他们的背后，一声霹雳响起，震动天地，隆隆的回声向辽阔的天际滚去。如果天空是碧蓝的玻璃，这声巨雷准会把它打得粉碎，掉在人们身上，把人砸成肉酱。

“我们走吧，”大爷说，把锄头扛到肩上，“我们要赶上这场暴雨了。”

可是走在后面的小伙子停住步子，指着一边山坡下面，那里河水正在翻腾，叫了声：

“爹，你看！”

父子两人的心都被同样的忧惧攫住了。暴风雨还没有来到，然而河水却已经出乎意外地猛涨。在对岸干活的人们，无法再涉水过来。而赫苏斯大叔的地正好在那边！

老汉和他的儿子飞奔下山。河水泛上两岸，开始把成片成片的香蕉林冲走。粗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在树枝的断裂声中卷向一边。

对岸远处，可以隐约看见有一些人在一个小山头上嚎叫；他们挥动着胳膊大声呼救，但是洪水的咆哮把他们的喊声淹没了。

洪水在上涨，不停地上涨，已经有两三间茅屋被水从平地上冲走。

到处是女人和母鸡、小孩和猪的尖叫声。

何塞大爷和他的儿子朝河水奔泻而下的方向跑去，喘着气一直跑向赫苏斯大叔的田埂。那儿，平坦的田地已经变成一片水浪滔滔的茫茫沼泽。

约莫在一公里之外，他们看到了赫苏斯大叔。一对卸

了套的牛站在他身边，胆怯地望着洪水。老汉一动不动，直挺挺地站着，手里握着长长的赶牛棍，拄在脚边的地里。他们脚下站着的小山包渐渐地越来越缩小，似乎正在融化。呼救都已无济于事。

大颗的雨滴开始从乱云翻滚的天空中斜斜地落下来。这里还刚刚开始下呢！洪水就要把大黑牛卷走了！他们的大黑牛啊！

大爷和他的儿子又开始奔跑起来。雨下得密了！他们拚命地跑，只觉得似乎有人从云堆里在向他们扔石头。这是那么大，那么猛的雨点，对着他们乱扔，简直象要打瞎他们的眼睛。突然，从高空之中，好象有一桶一桶的酒精或者汽油混和着发热的雨水，倾倒下来，在暴风雨里燃烧。这是一道道震响的闪电，划开了湿漉漉的天空。昏暗而烂醉的天空在狂笑。

足足一小时以后，暴雨才小了些。

大爷和他的儿子，象两个绝望的恶鬼，还在山坡上的泥泞里走，搜索着水面。洪水无疑地已经卷走了他们的大黑牛。

等到雨过天晴，已经快要落黑。这两个忧心忡忡的人在昏暗中把眼睛睁得更大。

"什么也没有，爹。"

"什么也没有。"老汉痛心地回答；他的衣服和裤子紧紧地贴着身子，已经被雨水和汗水湿透。

突然，从水面上漂浮着的垃圾和树木中间，他们看见有

一个人影在无力地挥动双臂划水。

“也许是大叔？”

“赫苏——斯！”大爷从岸边喊。

“大——叔！”小伙子也跟着叫。

为了不沉下去，大叔划了几下手臂，从水里露出了脑袋。

“哎！”他用嘶哑的喊声答应了一声。

“大黑牛在哪儿呀，大叔？”小伙子拉开嗓门问。

“就在这儿。”大叔用胳膊向后指了指，使出全部力气用几乎窒息的嗓子喊。

然后，他又十分费力地说：

“你们到河湾那儿等着它吧……”

父子两个果然在较远的地方看出了一个更大的黑影。他们心里砰砰直跳，猜着那就是他们的牛。

他们在同样的冲动驱使下，没有想到要先帮助赫苏斯大叔爬上岸来，拔腿就往河湾奔去。

夜空清澈如洗，但月亮迟迟地还没有照亮山峰。

在几颗星星的微光下，小伙子跳进了洪水，它已经泛滥成大海一样。

他在黑暗中划着，一直游到牛的身旁，于是就紧挨着它，不停地推着，推着。他必须在他们两个被洪水冲到一个两边是岩石的河口之前，设法把大黑牛推上岸去；远处的那个河口那里，洪水继续在咆哮。

何塞大爷站在没膝盖的水里，在黑暗中用嘶哑的声音

呼喊着他的儿子和那头大黑牛。

到了半夜，月亮出来了。也是到了半夜，累得要命的小伙子终于把牛推到岸边。但是，那个地方都是乱石，牲口在水中泡了那么多钟头，已经浑身麻木，无法上岸。

远处黑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叫喊声。

老汉从岸边象根大树干那样向着麻木得无力再叫的牛身旁湫去。只见他没入水中，伸手抓到了一株根部还牢牢地扎在河岸壁上的大树的树枝。就这样，他的黑糊糊的身影攀上树枝，挡住了牲口。要不是何塞大爷攀在树上，伸出双脚挡着，这个飘浮在水里的乌黑的庞然大物就会慢慢地冲到河口去了。

小伙子浑身湿淋淋地狼狈地爬了上来，开始朝山上走去。也许在小村子里能碰到几个愿意下来帮忙的人。

拂晓时分，洪水开始退落。小伙子回到河边，后面跟着他的母亲和一个乐意帮忙但是缺乏力气的十一岁的孩子。四个人喘着气，终于把大黑牛救上了岸，尽管它已经站都站不起来。

天亮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躺在泥泞中，喝饱了水，睁着一双比通常的牛更为凄楚的大眼睛，把嘴贴在地上。它连草都不想吃；小伙子白白地上山去给它割来了新鲜的饲草。

整个上午，它一动都没有动。何塞大爷心疼得一声不响，蹲在旁边，照看着它。

晌午过后，这牲口伸着颤颤巍巍的四肢，试着站了起来。老汉这才宽慰地舒了一口气。

直到傍晚，才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赫苏斯大叔。洪水退走的时候，把他抛在河滩上了。当然，他不断地划着水，搏斗着，直到最后。

人们找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僵硬，肚子鼓胀着。人们开始摇晃他。

"他可喝了不少水，"有人说。

有一些人用一块沉甸甸的圆石头压他的鼓胀的肚子；另一些人活动他的胳臂，就象在操作一只水泵；还有一些人则长时间地在他耳边大声喊叫。然后，他们又把他的脑袋左右地转动。就这样，又是喊又是压的，赫苏斯大叔总算慢慢地苏醒过来。当他开始喘息，微微地睁开一只眼睛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发出一声欢呼，好象每一个人在这起死回生的奇迹之中都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

几天过去了。

村子里，人们还在议论家家户户遭到的损失：这一家淹了辣椒地，那一家丢了三头猪和一个小女孩。山脚最下面的一家，损失了果实累累的香蕉林。另一家，冲掉了茅屋和怀着身孕的妻子。那边一家丢了一只黑山羊；这边最远的一家，丢了一只藏钱的掉了耳朵的罐子。

又是几天过去了。

一天下午，人们看见赫苏斯大叔走出了他的茅屋。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出来走走。

他的脚步是朝着何塞大爷的家走的。

大爷出门迎接他。

他们好象很久没有见面似的，饱经风霜的脸上表露出强烈的亲如手足的感情，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相问候。

然后，两人在茅屋前面靠着大树坐下。

赫苏斯大叔是来道谢的，因为大爷把牛借给了他。

何塞大爷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还是不提这件事为好。

“我想你大概生气了。”他脸看着别处，说。

“生气？”赫苏斯惊讶地问。

“是的，因为我和我儿子只顾救我们的大黑牛，没有先去救你……”

“老弟！”赫苏斯叫了一声，“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的。要知道，一个人还没有一头牛值钱呢！说真的，我也会这样做的。”

确实，在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责备和埋怨的表示。说实在的，他只是感激这个愿意把自己如此心爱的东西借给他的人。

大爷和大叔在地下坐着，沉默了好久。

云彩在夕阳映照下仿佛燃烧了起来，整个天际犹如一片火海，但是两个老人的眼睛里尽管充满着它们的光，却无动于衷。他们想的是如何能够体面地有一对牛。象大爷这样，他总算没有虚度一生，可以平静地死去了，因为他能够把一笔有角有尾巴的家当传给他的儿子。

在这个地方，人们可以因为任何哪件事情而被砍刀残杀，或者因为什么谣言而被巡逻队枪毙，偷了一件再不值钱的东西，也要被判处绞刑。而一头牛，却正相反，是不会随随便便地牺牲了的。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一头牛，哪怕是整夜地糟蹋了人家的玉米地，抓它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谁会为了抓一个人去花那么大的力气？要是一头牛，那就……

赫苏斯大叔对天色漠不关心，坐在松软的地上，象个社会学家那么议论：

“你知道我要用什么办法提高人的价值？”

“什么办法？”

“要是我在墨西哥掌了大权，我就命令肉铺宰人，卖人肉，卖得贵！五个比索一磅，直到人人都喜欢吃人肉。”

“为什么呢？”大爷瞪着他问。

“因为这样一来，你不看见，人不是就不会再被糟蹋了吗？难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有人糟蹋羊的吗？”

“老弟，那可没有……”

两个老汉又默不作声了。夕阳把云层照得通红，宛如天空中燃烧着的布片，在它的辉映下，他们就象两尊泥塑的雕像一样。

路旁的果皮

弗朗西斯科·罗哈斯·贡萨莱斯

漂亮的太太，你戴着面纱，从我的身旁经过，厌恶地看着我时，难道你就从来没有用手指挖过鼻孔？

——希安·达勃列

四月傍晚的阳光，渐渐地向着在革命纪念碑后面匆匆落下的火红的圆球收缩。染成霞红色的林荫大路，随着成百辆向前奔驰的汽车不断地伸展。

大路中心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孩子，擦皮鞋的，以及游客——着迷的眼睛，满意的微笑——脚步杂乱地走着。他们后面尾随着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叫唤："彩票，彩票，今天开彩的最后一张彩票……"

公园里，一架手摇风琴以古老的鼻音奏着一支陈腐的歌曲。一群孩子和着乐声围成小圈儿在跳舞。同时，有一伙下了岗的警察，趁着暮色，走来跟照看孩子的保姆们调笑。

他走近一条长凳的时候，他的脑袋几乎要爆烈，两条腿软绵无力；他的肚子里，饥饿的爪子正在掐他。他连走到喷泉那里去喝一口他觉得可以振作精神的水都没有可能，然

而却还有力气紧紧领带，仔细整一整裤子的两条裤挺。然后，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进了裤袋，想掏些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只好猛地抽出来，放在自己的腿上。

一条狗走了过来，嗅着他那磨光了的裤管的翻口；他用畏畏缩缩的动作把它撵走，于是就再也没有一点力气，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连落到那双暗淡无光的皮鞋上的眼光都抬不起来了。这种现象使他吃了一惊，引起了脑海中产生的无数杂乱无章的思绪和没头没脑的想法。他凝神不动，隔绝外界的一切影响，听任一种做梦般的恍惚状态的摆布。

他猛然惊醒；他的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他使劲伸了伸两腿，让双手落到长凳上，现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看来他有点糊涂，自己不知道自己还是继续在做恶梦呢，还是又一次同现实碰了壁。

这时候，一个游荡的孩子津津有味地剥着一只桔子，在他的面前经过，他不禁全身震颤了一下，内心中强烈的愿望与理智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双手一阵痉挛。

离他三步远的地方，人行道上，就是那只桔子的皮。他几乎顾不上考虑一下，这个扔掉的东西，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行人的尊严，有没有什么危险。

已经晚了。几个保姆，带着发困的哭哭啼啼的孩子，三三两两地开始走过。

他透过下垂着的肿胀的眼皮，模模糊糊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所有的脚步都绕过桔子皮。然而，他却能够注意到一

个差点儿踩着它而摔跤的老人……后来，他想了一会儿，要是让一个老人在人行道上摔倒，那就太不好了。

城市的喧闹低落下来，成了小溪的潺潺声。可是对于他，却犹如从另一个场所传来的遥远而低微的声音，象裹在棉花里一样，跟他的悲剧毫不相干。

因此，他的思绪——象那群从树枝上跳到公园的鲜嫩草坪上的小麻雀一样自由——就从一个过路的胖女人晃动的臀部跳到了那些在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之间穿梭行驶的发亮的小汽车上。

突然，躺在人行道上的那块果皮又引起了他的一个念头……这时候，两只穿着漂亮鞋子的女人的脚踩过了果皮。

黄昏的黑沉沉的幕布，在茂密的白腊树枝之间渐渐降落。

巨大的灯光广告，以机械的节奏在闪烁。

站岗的警察在注视着四周。

一个报童在叫卖关于战事的最新一期《闪光》①。

但是那块果皮啊！……

一个擦皮鞋的几乎高喊着向他兜生意："先生，擦皮鞋吗？"

暮色渐浓，凉风飕飕……天快要黑了。

突然，他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责任感：如果有谁在那块鲜果皮上滑了一跤，如果有谁摔成骨折或者严重的内伤，那他

---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闪光》是一种期刊。

可……

这时候，一个工人的大鞋踩烂了果皮的一角，然而并没有发生他所担心的可怕事故。于是他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地向它扑去。他把果皮在手里捧了一会儿，只是足够用来估量一下四周有没有人发现他的举动，就赶紧塞进嘴里，急急忙忙地吞了下去。

他重新坐到长凳上。他的眼睛足足有好几分钟盯着对面人行道上忽明忽暗的灯光招牌："饭店"……"饭店"……"饭店"……于是，他紧闭双眼，想结束自己受到的折磨。但是，他的脑海深处却是一幅忠实的银幕："饭店"……"饭店"……"饭店"……

从那时候起，他的思想便无法控制，杂乱无章了，一个接一个的念头互相冲撞，周围的嘈杂的声音变得尖利，刺耳，撕裂人心。他的神经系统绷得紧紧的，几乎要断裂。然而他还是能够抑制自己没有叫喊，因为他模糊地记起了裤子上那两条笔直的裤挺，这就冲散了饥饿所造成的迷乱。

大路仿佛在他的眼前旋转，粗大的白腊树也跳起了疯狂的萨拉班达舞，各种灯光象是透过了一个古怪的棱镜重迭交错。

忽然，从这个混乱的旋涡之中，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宝贵的救命的念头：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喷泉，正在不断地把喷上去的水洒向草坪。在实现这个念头之前，他重新理了理纷乱的思绪，整了整歪斜的领带。

人行道上走来了一位年轻妇女，戴了手套的手搀着一

个孩子。

他听到孩子尖声细气的声音："妈妈，给我买只气球。"

他感觉得到他身后那个年轻母亲的噔噔噔的高跟鞋声。

"妈妈，给我买……"

他还能注意到正当他摇摇晃晃地要起步的时候，孩子的话中断了……为了不致摔倒，他双手抓住树干，靠了好长一会儿。

于是，那孩子的请求的声音变成了惊讶：

"妈妈，他怎么了？这个人出了什么事啦？"

母亲回答孩子的话是细声细气的，他没有能够听到，因为一阵风卷走了它，连同草坪上的树叶一起滚远了。

然而，正相反，孩子的重新又要求的话，却清晰地传到了他耳朵里。

"妈妈，给我买一个……醉汉。"

在喷泉微波粼粼的水面上，一个游玩的孩子抛进了一只小小的纸船……

偏　爱

何塞・雷布埃尔塔斯

起先，在斑斑点点叮满苍蝇的永生圣母像下面，是一片沉闷而压抑的寂静。这种寂静在外面是觉察不到的。外面，太阳就是纯洁的声响，深沉的歌声。外面，还是经常那样，院子里晾着一行行各种颜色的衣服，在空中飘动。但是，随后有了好象是一阵喘气的声音，仿佛胸口释去了重负，一切东西都能毫无阻拦地，毫不费力地吐出来。真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寂静原来是生硬的，单调的，无法忍受的。似乎时间停止了，似乎没有秒的一分钟，空虚而痛苦。可是，当那一声哭声响起，一声从受惊的小肚皮里，从不习惯的小胸腔里发出的哭声响起的时候，等候在门外的妇女们一下子自由地满意地活跃起来。

"总算生下来了，感谢上帝！"

堂娜恩卡纳西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从里面走出来，张着两只还湿漉漉的手，在风里吹着。

"是个男孩！"

这群女人围拢来，凑在一起。

"我就说过，瞧那哭的模样……"

其他人的声音吱吱喳喳地响成一片，就象一群鹦鹉：

“女孩子不会哭得那么响……”

“总算还好……”

“……她的丈夫，天哪！听说还在埃尔帕索①。”

事实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男孩子的哭声老远就听得见，问题是只要稍加注意。到了晚上，没有人再说话，几乎只要听得到人们熟睡的鼾声，那里就会响起一阵啼哭，仿佛是在另一个街区，隔着好几垛墙。在世界上，任何哪个夜晚，在人的全部生活中，总会有一个永恒的婴儿，一个用啼哭来说话的秘密的婴儿。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为婴孩除了啼哭以外，就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了。

但是，婴儿的啼哭有什么奇怪呢？这难道不正是一种宣告幸福的啼哭，标明着具有实在而充盈的内容的生命已经诞生吗？

当夜色已经笼罩晒衣服的院子，繁星镶满了潮湿的砖地的时候，这种不断重复的哭声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一个新的婴儿，一个刚从空中带来的婴儿。但是也可能是生活中的孩子：那种每家每户都有的不停地啼哭的孩子；那种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听着的孩子；那种一切城市里都有的用啼哭说话的孩子。只要躺在被窝里不动（被窝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充满整个房间），就会听到那哭声就在这里，仿佛来自天际。

---

① 埃尔帕索，美国城市，在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与墨西哥的胡亚雷斯城隔河相望。

婴儿的哭声就象动物、鸟儿和毛茸茸的小狗的语言。跟他们交谈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看看他们怎样在张望，怎样逗人喜爱，怎样想说话。他们的身上，一切都是有意思的，卓越的。如果他们哭，那就一定是想以哭这种难以捉摸的童话的语言要求某种东西。

新生的男孩子整整哭了一夜。他哭着，仿佛他就是那个永恒的婴儿，多少世纪以来母亲们总是听着他哭的大地的婴儿。

邻居们都睡不着觉了。

"这个上帝的孩子啊！"

但是，早晨就要来了。到了早晨，婴儿们就不再啼哭；他们已经是阳光的朋友。早晨，晒衣服的院子里又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衣服，流水又恢复了原有的清澈，它的声音，就宛如一个婴儿。

早晨来临了……

看门的女人扫去了困在水潭里的两三颗掉队的星星。这时候，刚刚苏醒的嘈杂声音开始懒洋洋地活动：叮叮响的牛奶瓶声，吃力沉重的车声，轰鸣的工厂机器声。然而，在这一切之中，先前的那个哭声，却几乎被人忘了。

"那个老是啼哭的孩子怎么样了？"看门的女人喃喃地说。

过了一会儿，又说：

"阿古斯蒂娜！去问问那个女人，孩子怎么啦？"

阿古斯蒂娜把水桶放在水龙头下面，就去敲门："太太！

太太！"

看门的女人眯缝着眼睛，又露出了冷淡的神情：

"不回答？真是的，这种女人！……"

那个女人的丈夫是在埃尔帕索，在祖国的另一端。那里是边境；美国佬在那里招募劳工。到边境去，先要登上邻近环绕着山谷的青山；然后，逐渐地下坡，景色越来越古老，越来越与世隔绝。到埃尔帕索要走几天呢？无疑要走好几天，两天两夜或者三天三夜，因为那里很远。比铜绿色的萨加特加斯，比红灰色的杜兰戈都远①。据说要穿过无边无际的荒原和沙漠，才能到达那里。可是，什么时候到得了啊！

看门的女人挨家挨户地跑着：

"您愿意为死去的人捐一点钱吗？"

大家都捐了钱，因为一个人死了，没有人会不愿意帮忙的。用捐集的钱买了一具三等的棺材，就是那种叫做巴达格兰的光秃秃的黑木棺材。死者放在里面看起来还挺好。

屋子里，人们一个挨一个地到棺材前面来看：

"多年轻啊！……"

"而且挺漂亮，还有红晕呢！……"

"真可怜！"

"还留下了一个孤儿……"

---

① 萨加特加斯，杜兰戈，墨西哥中部的两个州。

孤儿在一只白色的空肥皂箱里，不停地哭，因为阳光还没有照进屋子。妇女们议论开了：

“早知道的话，我们就把神甫叫来……”

“来不及了，没有忏悔她就死了。”

后来不得不又筹了一次钱，因为花费很多，但是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种性质的事情谁都说不定会碰上。

真是惊人，但是没有不是事先想到的：花呀，灯油呀，咖啡呀，烧酒呀。妇女们都在这里，聚在一起办丧事，她们关切、好奇而且深情地向死者致敬，心情却很平静。她们看着这具尸体，在某种程度上仿佛那是她们的作品。好象是她们，而且只有她们，才全面地决定了这个冰冷的躯体的尊严，决定了既可怕又满意的静默，决定了这个极为庄严肃穆的场面。因为——什么？就这样用条草席一裹去埋掉？不行，当然是一个简单的葬仪，但是要象个样。脑袋要放在玫瑰色的小枕头上——棺材里面也是美丽的玫瑰色的——透过玻璃要看得见洁白而冰冷的遗容。那个看门的女人亲自用浸湿的棉花给她擦了擦脸，免得难看，而且要具有安详、甜蜜、漂亮的表情，尽管有些地方发青，鼻子显得发尖。

两、三天过去了，看门的女人的背又驼了一点。她打扫着院子，扫去了人们的脚印，扫去了丧事遗留下来的一切。可是，她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呢？这不是那个死去的女人，她已经不存在了；这好象是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大空缺。那会是什么呢？那是有种东西，有种东西不再听到

了。

看门的女人猛地哆嗦了一下：是呀，有种东西已经不再听到了。

“天哪，阿古斯蒂娜！”

地上铺着的砖依然那么宽。

“姑娘，天哪！快去看看那婴儿怎么不哭了……”

在黎明的天空下，脚步穿过了院子。

立刻听到了一声充满恐怖的刺耳的尖叫。

“妈呀，他怎么还会哭呢！”

“耶稣圣灵呀！”

屋子里响起了恐惧的、悲叹的、无可奈何的喊声。

“这小天使准是饿死的！……”

“谁也没有想起他来……！”

唯一的问题，是保持十分的静默，无限的静默，于是就可以听到某一个婴儿，一个无名的婴儿的哭声。因为，世界上总归会有一个婴儿在啼哭的。

扳　道　工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一个外国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一个荒凉的车站。他那只谁也不会高兴搬运的大箱子，把他累坏了。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脸，就用手搭上眉梢，遥望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路轨。他垂头丧气地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火车应该开出的时间。

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个人，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外国人转过身来，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外貌有点象铁路工人的老汉。他手里提着一盏信号灯，那么小，就象玩具。

老汉微笑地看着旅客，旅客马上焦急地问：

"请问，列车已经开走了吗？"

"您到本国来的时间不长吧？"

"我必须立刻就走。我应该在明天到达T城。"

"显然您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现在您立刻应该做的事情，是到客店里去找一个住的地方。"说着，指了指一幢与其象是客店还不如说是拘留所的古怪的灰色楼房。

"可是我不想住下，我想乘车走。"

"如果有房间，您立即租下。要是能够办得到的话，您

就租一个月，这样对您来说，租金便宜些，招待也周到。"

"您疯了？明天我就应该到达T城。"

"坦率地说，我原本可以扔下您不管。不过，我还是可以告诉您一些情况的。"

"请吧……"

"如您所知，这个国家是以铁路闻名的，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可能相应地很好组织起来。不过在旅行指南的出版和车票的发售方面，倒是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列车时刻表包括了并且联结了全国所有的城镇，甚至连最遥远最微小的村子都有车票发售。所缺少的仅仅是让列车遵守时刻表上的规定，确实通过那些车站而已。这是全国居民的期望，与此同时，他们忍受着行车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爱国之心又禁止他们有任何不满意的表示。"

"但是，到底有没有列车经过这个城市？"

"要说有，那我就是不确切了。如您所知，铁路是有的，尽管有些损坏。在某些城镇，干干脆脆地就在地上表示出来，用的是两道白粉的线。按照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一列火车非得要经过这里不可，然而谁也没有禁止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我这一辈子看见经过的列车可多了，也认识了几位有可能乘上这些列车的旅客。如果您适当地等候一下的话，也许我本人有幸会来帮您登上一节漂亮而舒适的车厢的。"

"那趟列车会把我带到T城去吗？"

"您何必恰恰非到T城去不可呢？您能够上车，您就应

该感到满足。一旦上了车，您的生活就算是有了一个方向。至于这个方向是不是朝着T城，那又有什么要紧？”

“因为我有一张合乎章程的到T城的车票，当然我应该乘车到那个地方去了，不是吗？”

“谁都会说您有理。在客店里，您可以找那些买了大批车票以防万一的旅客们谈谈。按照一般的情况，有预见的人总是购有通往全国各地的车票的。甚至有人在车票上花掉了他整整一笔财产……”

“我以为要到T城去，买一张车票就够了呢。您瞧……”

“国营铁路的最新一段线路，即将使用某某个人的资金进行修筑；这个人为了这段铁路的来来往往车票，已经花掉了一大笔钱，可是它的设计，包括许多宽敞的隧道和桥梁，甚至还没有得到公司的工程师们的批准。”

“可是，经过T城的列车，到底通车了没有？”

“不仅是这次列车而已，实际上，国内有许许多多次的列车，旅客们可以比较经常地使用，不过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正式的正常的营业。换句话说，上了一次列车，谁也不要指望会开到他想去的地方。”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出于为公民服务的热诚，公司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它让列车在无法通行的地方行驶。这些长途的列车有时候旅途上要耽搁好几年，而旅客的生活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并非是罕见的事。然而公司方

面，什么都预见到了，它给每列这种火车加挂一节殡仪车和一节灵柩车。对列车员来说，把一个上足防腐剂的旅客的尸体，安放到他的车票所表明的车站的月台上，就是他们的骄傲。有时候，这些强行通过的列车不得不在少了一条路轨的路段上行驶。所有车厢的一侧，由于车轮和枕木的碰撞而可悲地颠簸。头等车的旅客——这又是公司方面的高见——坐在有路轨的一边。而二等车的旅客就只好逆来顺受，听任颠簸。不过也有另一些路段，两条路轨都没有，在那里，所有的旅客都同样地受罪，直到列车完全毁坏完蛋为止。”

“我的天哪！”

“您瞧：F村就是因为一次这样的事故而兴建起来的。列车开到了一段无法通行的路面上，车轮被沙石磨得只剩了车轴。旅客们在一起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们不得不互相闲聊，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其中有些友谊很快就转变成为谈情说爱，其结果便产生了F村，一个蒸蒸日上的村子。村里尽是些淘气的孩子，在长锈的火车残骸里游戏。”

“我的上帝，我可不想去冒这种险！”

“您必须锻炼您的意志，说不定您会成为一个英雄。您不要以为旅客们是没有机会显示他们的胆量和牺牲精神的。有一次，二百位无名旅客在我们铁路的年鉴里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事情发生在一次试行的过程中，司机及时发现了筑路工人的严重失职，在列车运行的前方少了一座飞越深渊的桥梁。然而，这时候司机却并没有开倒车，而是

向旅客们呼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协作，使得列车继续前进。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列车被拆卸成一个一个的零件，用肩膀抬到深渊的对岸，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深渊下面居然还有一条奔腾的河流。这个事件的结局使公司方面如此满意，以致决定不再建造这座桥梁，而只是在那些敢于面临意外麻烦的旅客们的车票票价上打了个诱人的折扣。”

“可是我应该明天到达T城呀！”

“很好！我就喜欢您不放弃自己的计划。一看就知道您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您立刻先到客店住下，一过列车就搭上。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上车，因为有上千个人会阻碍着您。列车一到，那些由于等待过久而怒气冲冲的旅客们，就会蜂拥冲出客店，吵吵嚷嚷地拥进车站。他们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粗暴无礼和莽撞，经常引起乱子。他们不是有秩序地挨着上车，而是互相推挤，至少也是谁也不让谁上车，于是列车就开走了，把他们留在月台上吵闹。旅客们精疲力尽，怒不可遏，破口大骂没有教养，长时间地在车站上互相又骂又打。”

“警察不管吗？”

“曾经尝试过在每个车站设立一个铁路警察队，但是因为事先不知道列车什么时候到达，于是使得这种事情办起来既花钱又无用。而且，这些警察过不了多久就贪污腐化，他们专门护送有钱的旅客出站，以这种效劳来换取他们携带的全部东西。因此决定开设一所专门的学校，在那里，那些未来的旅客接受礼貌教育，并且进行相应的训练，使他们

获得在火车上生活的能力。在那里，还教给他们，列车在行驶甚至高速运行时，跳上列车的正确方法。此外还发给他们一种铠甲，以避免被其他的旅客挤断肋骨。”

“那么，一旦上了车，就不会有其他困难了吧?”

“仅仅是相对而言罢了。我只是劝告您要很好地注意车站。也可能有这样的事，您以为已经到达T城，可是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幻觉。为了安排过于拥挤的车厢里的生活，公司不得不采取了某些手法。有些车站纯粹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它们建筑在密林深处，标着某个重要城市的名字。但是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那是一个骗局。它们就象舞台的布景一样，那儿的人都是些塞满木屑的假人。这些假人在日晒雨淋之下当然很容易损坏，然而有时候却是现实的完美形象：脸上就是一副无穷疲惫的表情。”

“幸好，T城离这里不远。”

“但是暂时还没有直达列车。尽管如此，也很有可能您明天就如愿以偿到达T城。铁路的组织虽然很差，但是并不排除一次直达旅行的可能性。您瞧，有这种人，他们根本就不注意发生的情况，买了张到T城的车票。列车来了，他们上了车，第二天听到列车员宣布：‘T城到了。’他们毫不担心地下了车，真的到了T城。”

“我能不能想想办法使这种情况实现呢?”

“当然可以。不过不知道对您是否有用。不管怎么说，可以试一试。您就抱着一定会到T城的死念头上车。不要跟任何哪个旅客交谈。听了他们的旅行经历可能会使您失

望，甚至说不定还会有人告发您。”

“您说的是什么呀？”

“在目前的情况下，运行的列车上满是密探。这些密探大部分是自愿的。他们终身从事于促进公司建设的精神。有时候，一个人随便说说话，自己还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即使仅仅是片言只语，他们也立即会领悟其中所有的含意。

“他们会从一些最无意义的谈论中得出一种有罪的见解。要是您稍不谨慎，就会无缘无故地被抓起来，如果不是强迫您在一个假车站下车，迷失在丛林里，也要把您关进监狱车了结余生。您要信心百倍地去旅行，尽量少消耗食物，到了T城，在没有看见熟悉的人之前，千万不要踏上车站的月台。”

“可是在T城我谁都不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您就要加倍小心。我向您担保，您一路上会受到许多诱惑。要是您朝窗口看看，您就可能掉进西洋景的圈套。车窗上安有巧妙的装置，能够使旅客心理上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上这种当的人不一定都是傻瓜。有些装置是从机车上操纵的，会使人从它的闹声和动作，以为列车正在运行。然而实际上列车一连几星期地停着，而旅客们却透过车窗玻璃看到迷人的景色在向后掠去。”

“这是为了什么目的？”

“公司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是出于好心，以减轻旅客们的焦急心情，并且尽可能地消除行动的感觉。他们渴望着有那么一天，侥幸地能够把自己完全交在一个全能的公司

的手里，至于是不是知道到哪里去或者从哪里来，对他们都毫无关系。”

“那么您乘过很多次火车吧？”

“我，先生，我不过是一个扳道工。说实在话，我是一个退休的扳道工，我有时候到这里来走走，只是为了回忆一下那些美好的岁月。我从来没有旅行过，也不想去旅行。可是旅客们总是把他们的经历讲给我听。我知道列车已经创建了许多个村镇，除了我刚才跟您讲过的F村之外。有时候列车的乘务员还会接到神秘的命令，请旅客们下车，一般是借口说欣赏某地的景色，向他们介绍什么洞窟，什么瀑布，或者著名的遗迹。乘务员可爱地说：‘停车十五分钟，请旅客们观赏某某山洞。’等到旅客们下了车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列车就开足蒸气逃走了。”

“那么旅客呢？”

“他们惊慌失措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流浪了一段时间，但是不久就又聚集在一起，定居下来。这些临时的停车处总是选在远离一切文明而又有足够自然资源的适当地方。被抛弃在那儿的都是一批批挑选过的青年，其中女的特别多。难道您不喜欢有一个少女作伴，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陌生地方过一辈子吗？”

老汉眨了眨眼睛，狡猾地，微笑地，又很慈祥地望着这个旅客。这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汽笛。扳道工惊惶地跳了起来，开始用信号灯打出滑稽可笑而且乱七八糟的信号。

“列车来了吗？”外国人问。

老汉沿着路轨乱跑起来。跑了一段距离之后，才转过身来高声叫喊：

“您真有运气！明天您就到达您那个有名的车站了。您说它叫什么名字呀？”

“X！”旅客回答。

这时候，老汉已经在清亮的晨光之中消失。但是信号灯的一点红光继续在路轨之间毫不在意地跳跃着，奔跑着，迎向列车。

在景色的尽头，列车的机车以越来越响的声音渐渐近来。

北上的道路

胡安·鲁尔弗

"爹，我要出远门了，所以我来对您说一声。"

"到哪儿去？"

"到北边去。"

"到那儿去干吗？你不是在这里做买卖吗？不是在贩猪吗？"

"那是从前。现在不干了。不上算。上个星期我们连吃的东西都弄不到了；再之前也不过是吃些野菜。闹饥荒了，爹，您是一点不会知道的，因为您的日子过得不错。"

"你在说些什么啊？"

"我是说闹饥荒了。您可感觉不到。您卖礼花、爆竹和火药，日子过得去。只要一过节，就会有钱来。可是有的人不行，爹。这年头谁也不养猪了。要是养的话，也是自己吃。要是卖的话，就卖高价。再说，已经没有钱贩猪了。爹，这买卖是做不下去了。"

"那么，你到北边去搞什么鬼名堂呢？"

"去挣钱。您瞧，卡尔梅洛发了财回来了，甚至带回来一只留声机，听一支曲子五个生太伏。从慢步舞曲到安德

森唱的忧伤的歌，都一样。谁要听都行，赚了不少的钱，听的人甚至排起了队。因此，您瞧，只要来去跑一趟。所以我也想去。”

“那么你把老婆孩子安顿在哪儿？”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您的，想让您照顾他们。”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是你的老妈子吗？你要走，就让上帝来照顾他们吧，我可不愿意再带孩子了。我把你和你姐姐——愿她在地下安息——拉扯长大，就够我受的了。从此以后我可不愿意再受这份罪。俗话说得好：‘钟声不响，是因为没有钟舌。’”

“爹，这我就没话好说，简直是陌生人了。您把我养大，我得了什么好处？还不是天天干活。您把我生到世界上来就扔下不管，连做爆竹这一行也没教我，好象生怕我会夺了您的饭碗。您给我穿上一身衣服一双鞋，就叫我上路，让我学着自己谋生。您几乎是连推带搡地把我赶出家门的。您瞧，结果就是这个：我们都快要饿死了，您的儿媳、孙儿、还有您这个儿子，就象人家说的，您的所有小辈，都快要挪不动脚步，只要一倒下就死。这点勇气还是饿得没法逼出来的。您觉得这合理吗？公正吗？”

“这跟我他妈的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结婚？你不经过我答应就离开了家。”

“我这么做，是因为您对特兰茜托从来就没有好感。我每次带她来，您对她总是没有好声好气。您想想吧，她头一次来的时候，我说：‘爹，您瞧，这就是我要娶的姑娘。’您却

连看也不看她一眼，说起风凉话来，说什么您对她的底细很了解，好象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似的，还说了一大堆连我都听不懂的话。因此我就再也没带她来过。您可不应该为了这个生我的气。现在我只求您照应照应她，因为我是决定要出门了。这里已经没有活可干，也不知道找什么活干。”

“这都是胡扯！只要干活就有饭吃，有了饭吃就能活下去。你要学着点我的聪明。我现在老了，也不嫌这嫌那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别提了，有时候甚至还弄几个女人玩玩。干活就有一切，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亏就亏在你是个笨蛋。你别对我说这也是我教你的。”

“但是您总是生了我的。您应该把我引上正路，不能象匹马那样丢在玉米地里。”

“你离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难道要我养你一辈子吗？只有蜥蜴才到死也待在老窝里。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混得不错，娶了老婆，有了孩子。有些人一辈子连这个也没有捞到，象河里的水那样过了一辈子，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可是您连编唱词也没有教我，您不是很在行的吗？哪怕就凭这点，也许我就能象您这样靠着逗人取乐挣几个钱。那天我求您的时候，您说：‘你去贩鸡蛋吧，那赚钱多。’因而一开头我就成了鸡蛋贩子，后来卖鸡，以后又贩猪，那阵子还可以说是混得不错。但是本钱不够了，孩子生了下来，钱象水一样花到他们身上。做买卖的钱没有了，谁也不肯借给我。我已经对您说了，上星期我们光吃野菜，这星期，连这也吃不上了。所以，我得出门去。我这次去心里很难过，

爹，尽管您也许不相信。因为我很心疼孩子们，不象您，一养大就把他们赶走。”

“你学着点吧，我的孩子，人总是要留条后路，以备万一。等你上了年纪，你就会懂得怎么生活了。要知道，子女是要离开你的，他们对你不会感激，甚至把你忘得一干二净。”

“这都是说的风凉话。”

“也许是，然而倒是真话。”

“您看到了，我可没有把您忘掉。”

“你是有事才上门。你要平安无事的话，早就把我忘了。你妈死后，我一直孤零零的；你姐姐一死，我就更加孤单了。等到你一走，我就知道我得孤独一辈子了。你现在来看我，想打动我的心；可是你不知道，要叫死人复活，比投胎做人难得多。你学着点吧。到外头闯闯，就会学到许多。做人要自食其力，这才是你该干的事情。”

“那么，您是不想照顾他们了？”

“随他们去吧，谁也不会饿死。”

“您倒说一声，您究竟管不管？我可不愿意事情没有决定下来就走。”

“几个人？”

“就是三个男孩，两个女孩和年纪轻轻的儿媳妇。”

“你还不如说细皮嫩脸的呢！”

“我是她头一个丈夫。她是个姑娘。人不错，爹，您就好生待她吧。”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回来，爹。我只要攒点儿钱就回来。您为他们花的钱，我加倍还您。就让他们吃口饭；我求您的就是这个。”

村里的人下山往镇上跑；镇上的人又往城里跑。人们一到城里就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无影无踪。“你知道哪儿能找到工作？”“知道。到胡亚雷斯城去，你给我两百比索，我就把你偷渡过去。你去找某某，就说是我叫你去的。可是你别声张出去。”“好的，先生，明天我把钱带来。”

“喂！听说诺诺阿尔科那儿要人卸车皮。”

“给钱吗？”

“当然罗！每阿罗瓦[①]付两比索。”

“真的？昨天在梅尔塞教堂后面，我给人卸了一吨多的香蕉。他们给我饭吃，结果香蕉被人偷了，连一个钱都没付，还把我带到了宪兵队。”

“铁路上可是认真的。那是另一回事。你有胆量就去试试！”

“有什么不去的！”

“明天我等你。”

于是我们就从早到晚给火车卸了一天货。第二天又干了一天。他们付了钱，我数了数，六十四比索。要是能够天

① 阿罗瓦，重量单位，等于 11.5 公斤。

天这样就好了。

“先生，我带来了两百比索。”

“很好，我给你写张条子，到胡亚雷斯城去找我的朋友。可别丢了。他会帮你越过边境，还帮你把合同也订好。这儿是地址和电话号码，你很快就能找到他。不，你不是去德克萨斯州。你听说过俄勒冈[1]吗？那好，对他说，你想去俄勒冈。去摘苹果，就是这样，不去摘棉花。看来你是个机灵的人。到了那儿，你就去找费尔南德斯。你不认识？好吧，找人打听他吧。如果你不愿摘苹果，就去铺枕木。那活儿钱多，又是长活。准能带很多美元回来。纸片可别丢了。”

“爹，他们把我们的人都打死了。”

“打死谁了？”

“我们的人。过河的时候，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直到把我们的人都打死。”

“在哪里？”

“那边，在北方的埃尔帕索。我们过河的时候，他们的灯光照见我们了。”

“为什么？”

“我可不知道，爹。您记得埃斯塔尼斯拉多吗？是他带我到那儿去的。他讲了怎么走法。我们先去墨西哥城，从那儿再到埃尔帕索去。我们正在过河的时候，他们用毛瑟

---

① 德克萨斯，俄勒冈，均美国州名。德克萨斯在南部，与墨西哥接壤；俄勒冈在西北部。

枪朝我们开火。我算是活着回来了，因为他对我说：'老乡，快把我救上来，别丢下我。'那时候他已经肚子朝天，身上都是洞，都没有好肉了。我使劲拖他，又拖又拉，拖着他躲开了正在搜索我们的灯光。我对他说：'你还活着吗？'他回答说：'老乡，把我救出去吧。'后来他又说：'他们打着我了。'我的一条胳膊也被子弹打断了，骨头都露了出来。因此我就用那只好手抓住他，对他说：'死劲抓住这个地方。'到了岸边，他就死了，死在河这边的芦苇丛里，那地方正对着奥西那加，那儿亮着很多灯光。芦苇不断地在河水里划出一道道的水痕，象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把他拖上岸，问他：'你还活着吗？'他没有回答。我拼命地想使埃斯塔尼斯拉多苏醒过来，直到天亮。我给他按摩，使劲揉他的肺部让他呼吸，但是他再也没有吭声。

"下午，移民局的人朝我走来。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守着这个死人呢。'

"'是你杀死的？'

"'不！长官。'我对他说。

"'我可不是什么长官。那么是谁杀的呢？'

"我看见他穿着制服，佩着鹰徽，我想他大概是军队里的。而且身上还挂着那么一支大手枪，我就毫不怀疑了。

"他继续问我：'那么是谁，嗯？'就这么问呀问的，最后他抓住我的头发摇晃起来。我没还手：我的胳膊断了，没法自卫。

"我对他说：'你不要揍我，我胳膊断了。'

"他这才住了手。

"'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

"'昨晚上他们发现我们了。我们正在河中心，兴冲冲地想到就要到达对岸的时候，突然枪响了。躲也没法躲。我和他是逃出来的仅有的两个。其实也只是逃出了一个，因为你瞧，他身子都已经僵硬了。'

"'是谁向你们开的枪？'

"'我们没有看清他们是谁。他们只是用灯光照着我们。哒哒哒……只听见枪声响。我感到我的胳膊不能动了，同时听见这个人说："快把我从水里救出来，老乡。"我们即使看清了这些人又有什么用。'

"'那么一定是一帮匪徒了。'

"'什么匪徒？'

"'人家都管他们这样叫；他们都住在对岸。'

"'对岸不是德克萨斯州吗？'

"'是啊，那儿全是匪徒，多得连你想都想不到。我到奥西那加去说说，叫他们来收殓你朋友的尸体。你准备好回老家去。你是什么地方人？你不应该离家跑出来。有钱吗？'

"'我从死人身上弄到这点钱，不知够不够。'

"'我这儿有一笔安置回国者的费用。我给你路费。不过如果再在这儿看到你的话，我就让你见鬼去。我可不愿意一张脸看见两次。走吧，快走！'

"我就这样回来了，爹，把经过情况来告诉您。"

"这都怨你自作聪明，自讨苦吃。等你一回到家你就会知道这次出门的好处了。"

"出了什么事啦？孩子死了？"

"你那个特兰茜托跟一个赶大车的跑啦。你还说她好呢，不是吗？你的孩子们正在后面睡觉呢。你自己得去找个地方过夜，因为你那屋子已经给我卖掉，偿付我代你花的钱了。按帐上记的，你还欠我三十比索。"

"好吧，爹，我不赖帐。说不定明天我还能在这儿找到什么工作，把我欠您的钱统统还清。您说那赶大车的和特兰茜托是向哪儿走的？"

"是那边吧，我没留神。"

"好，我去找她，一会儿就回来。"

"上哪儿去找？"

"上那边，爹，上您说的那边。"

平原上的火焰

胡安·鲁尔弗

他们杀死了母狗，
可是留下了小狗……
——民歌

“彼德洛尼罗·弗洛雷斯万岁！”

欢呼声沿着峡谷的峭壁回响，一直传到我们耳边，过后便消失了。

偶然间，峡谷深处卷起的一阵风带来了山下嘈杂的喧闹，就象奔流的洪水冲击沙石时发出的声音。接着，就在同一个地方，另一阵欢呼声在蜿蜒的峡谷中震荡，又沿着峭壁回响，更响亮地传到了我们耳边：

“彼德洛尼罗·弗洛雷斯将军万岁！”

大家都面面相觑。

拉佩拉慢慢地站了起来，退出卡宾枪里的子弹，藏在衬衫口袋里。然后，走近四兄弟，对他们说：“小伙子们，快跟我来，咱们去看看有什么牛崽子好斗的！”佩纳维德斯四兄弟猫着腰跟在他后面走了；只有拉佩拉昂首挺胸，他瘦削的身子半露在围墙之上。

我们在原地呆着，一动也不动，大家沿着墙根一字排着，一个个仰面朝天，活象大蜥蜴在晒太阳。

石垒的围墙顺着山势蜿蜒起伏。拉佩拉和四兄弟就象脚被绑在一起那样，沿着山坡也在忽高忽低地前进。就这样，我们目送着他们远去，直至消失。然后，我们又转过脸来仰面看了看，皂荚树下面的一些树枝正投给我们点点的阴影。

可以闻到这样的一种气息，一种太阳灼烤下的树荫或是腐烂了的皂荚树的气味。

晌午，人们都感到昏昏欲睡。

从山下传来的人群喧噪声不时越出峡谷，震得我们不能入睡。但是，即使我们竖起耳朵，想仔细听听，也只能听到一阵阵浑杂的响声，就象很远的地方有许多木轮马车在石铺的小巷里通过那样。

突然间，一声枪响，峡谷发出了如同山崩地裂般的回声，把万物都惊醒了。刚才我们还看到在树丛中嬉戏的红胸鸟都惊飞了起来。接着，趁中午熟睡的知了也惊醒了，顿时，“知——了”、“知——了”的声音充斥了整个大地。

“怎么啦?”彼得罗·萨莫拉半睡半醒地问道。

奇维拉于是站了起来，象拖一根烧火棍似地拿起卡宾枪就朝拉佩拉他们去的方向走了。

“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说着就象其他人一样消失了。

知了越叫越响，简直把我们的耳朵都震聋了，以致于我

们都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时候在我们这里出现的。我们稍不留神，他们就到了这里，就在我们眼前，一个个都毫无戒备，似乎是为了其他急事路过，而不是为了应付现在的这种情况而来的。

我们转过身子，从墙上枪眼里注意地看他们。

第一批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第二批，还有更多的，都过去了，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地猫着腰，前倾着半个身子走了过去。油光光的脸上满是汗珠，仿佛他们过河时都钻进了水中似的。

敌人还在继续不断地通过。

信号传来了。那是一声声长长的口哨。从老远的地方，就是刚才拉佩拉去的那个方向，开始响起了啪啪啪、啪啪啪的枪声。一会儿，这里也响起来了。

简直太容易了。敌人的身躯近得几乎要把枪眼堵住。这样，我们就象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开枪，他们恐怖地晃动一下身子，便糊里糊涂地死去了。

然而，这只是一刹那的时间，只不过是发一两排枪的事情，枪眼前面就空无一人了。只看得见半路上躺着的人，一个个蜷缩着身子，就象人家把他们抛在那里似的。活着的人都不见了。后来尽管又出现，但很快就没有了一个人影。

我们只得等着下一次开枪的机会。

我们中有人高呼："彼得罗·萨莫拉万岁！"

对面似乎有人在悄悄地回答："上帝啊，快救救我吧！救救我吧！阿托查的大圣呵，快救救我吧！"

鸟儿飞过去了。一群群的画眉从我们头顶越过，飞向山岗。

第三排子弹从我们后面打过来。是敌人先开的火。我们猛地跳到了墙的外面，一直跑到刚才被我们打死的敌人那里。

一会儿，敌人便开始在灌木丛中搜捕我们。我们感到子弹就在脚后跟劈劈拍拍地直响，就象是掉进了蚂蚱堆里。子弹不时地，越来越密集地打在我们一些人的身上，发出骨折般的声响。

我们撒腿便跑，跑到悬崖边，一个一个往下掉，就象是我们自已往下跳一样。

他们还在向我们打枪。当我们象被烈火吓得魂不附体的獾子，爬上了另一个山头，他们还在不停地向我们开枪。

“彼德洛尼罗·弗洛雷斯将军万岁！你们这帮狗娘养的兔崽子！”敌人又对我们喊叫起来，那喊声犹如暴风雨中的巨雷，在整个峡谷深处回荡。

我们弓着身子躲在一些大圆石后边，一个个都还在喘着粗气。我们只是看着彼得罗·萨莫拉，似乎都在用眼睛问他，刚才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也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好象大家都不会说话了，犹如打了结的鹦鹉舌头那样，很难松开吐出话来。

彼得罗·萨莫拉仍然看着我们，用那双布满血丝，仿佛从来没有合过的眼睛一个挨一个地点着人数。他已经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了，但好象还是不放心，因此还在不厌其

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数着。

是缺了一些人，除了拉佩拉和奇维拉以及几个跟他们一起去的人以外，少了十一、二个。奇维拉很可能藏在哪一棵皂荚树的树叉里，身子斜倚在卡宾枪上，正在监视着联邦军的动静。

拉佩拉的两个儿子：何塞两兄弟，最先抬起头，直起身子。他俩来回踱着，等待着彼得罗·萨莫拉给他们说些什么。萨莫拉开口了：

"要是再来这么一下子，我们都得完蛋。"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仿佛憋了一肚子气似的，大声对何塞两兄弟说："我知道你们的父亲不在了，但你们得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会儿，我们立即去找他。"

一声枪响，把对面山坡上一群啼凋鸟惊飞了。鸟儿飞进峡谷，就在我们的身边盘旋，一看到我们便吓得慌忙转身迎着太阳飞去了，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吱吱喳喳的鸟叫声又充满了对面山坡的树丛。

何塞两兄弟回到原来的地方，一声不响地蹲下。

就这样，我们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下午。黑夜降临时，奇维拉和四兄弟中的一个回来了。他们说是从山下比埃特拉利萨镇上来的，但不知道联邦军是否已经撤退了。田野里一片寂静，时而可听到饿狼的叫声。

"喂，比琼！"彼得罗·萨莫拉对我说，"我派你同何塞两兄弟一起到比埃特拉利萨去一趟，看看拉佩拉究竟出了什么事。如果死了，就把他埋了。其他人也一样。还有，那些

伤员，就安置在老百姓能看到的高一点的地方，但一个也不要带回来。”

“一定照办！”说着，我们走了。

等我们赶到以前我们圈马的马厩，只听得狼嚎声越来越近。马厩里已经没有了马，只有一头我们上次来时就在那里的瘦驴，肯定是联邦军把马都带走了。

在灌木丛后面，我们找到了四兄弟中其他三个人的尸体。他们一个压着一个，都在一起，就象人家把他们堆在那里似的。我们扶起他们的头，猛地摇了摇，看看是否还有气。可是，毫无反应，已经完全僵硬了。在小水塘里还有我们的一个战友，肋骨都露了出来，好象是被乱刀砍死的。我们沿着起伏的围墙走着，只见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这些尸体一个个都发黑了。

“把他们杀得真惨！一口气也没有了。”何塞兄弟中的一个说。

我们开始找拉佩拉，其他人我们一概不管，专找这个出名的拉佩拉。

我们没有找到他。

“一定是把他抓走了。”我们想，“一定是把他抓去交给政府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收割过的地里到处寻找。狼还在不停地嚎叫。

饥饿的狼群整整叫了一夜。

几天以后，我们在渡过阿梅利亚河时，又和彼德洛尼罗

·弗洛雷斯的部队遭遇。我们立即朝后撤，但已经晚了，敌人就象在把我们枪决一样。彼得罗·萨莫拉骑着一匹我从未见过的那么一匹棕白色好马，奔驰在前面。我们伏在马背上，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不管怎么说，伤亡是很大的。突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一下子掉进了河里，压在我的死马下面，接着连人带马又被水冲到老远，一直冲到水流缓慢的沙滩上。

这就是我们同彼德洛尼罗·弗洛雷斯部队的最后一次交锋。以后，就没有打过仗——更确切地说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打过仗，我们只是为了躲避敌人而四处奔走。这样，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就决定上山躲起来，避开敌人的追踪。到后来，我们又稀稀拉拉地分成了几股。谁也不怕我们了，再也没有人边跑边叫着："啊哟！萨莫拉的部队来啦！"

辽阔的平原又恢复了宁静。

但是，好景不长。

八个多月来，我们一直深藏在托斯因山谷的一个角落里，阿梅利亚河经过这段狭小的谷地，好几个小时后才注入大海。大家等待着，准备几年后人们都把我们忘了时，再回人间。于是我们开始养些鸡，还时常上山逮野鹿。我们总共不过五个人，也可以说是四个。因为，何塞兄弟中的一个在那次背后挨打时，屁股下面大腿上挨了一枪，现在整条腿都坏死了。

我们呆在那里，开始感到自己已经不中用了。要不是

知道我们会被一个个地绞死，我们早就出去投降了。

但正在这时，那个一直替彼得罗·萨莫拉传送信件和口令的阿尔孟西奥·阿尔加拉来了。

那是一天清晨，我们正忙着宰牛，从老远的平原方向传来一阵牛角号声，一会儿，又传来一阵，仿佛是一头公牛在吼叫，忽儿尖厉，忽儿粗犷，忽儿又尖厉起来。回声越拖越长，一直传到了这里，直至被哗哗的流水声吞没。

晨曦初露，阿尔加拉从桧树林中探出了身子。他背上交叉背着两枝装有“44”型弹夹的长枪，在马屁股后面驮着一捆扎得方方正正的象只箱子似的枪枝。

他下了马。把枪发给我们，然后把剩下的又打成了箱子似的一捆。

“如果你们在今明两天没什么急事，就作好到圣·布艾那文图拉去的准备。彼得罗·萨莫拉在那里等你们，我还要到下面去找其他的萨那德战友们，一会儿就回来。”

第二天，黄昏时分，阿尔加拉果然和萨那德战友们一起回来了。在傍晚的暮色中，他们的脸一个个都是古铜色。一块儿来的还有三个素不相识的人。

“沿途，我们一定还能搞到马匹。”阿尔加拉对我们说，于是我们都跟着他走了。

离圣·布艾那文图拉还很远，我们就发现那里的农庄起火了。庄园粮仓的火焰窜得特别高，仿佛是一坛松香水在燃烧。飞舞的火星，在黑色的夜空中形成了螺旋上升的巨大的火云。

我们继续向前走，圣·布艾那文图拉的闪闪火光映得我们眼花缭乱，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启示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赶到那里，把剩下的东西洗劫一空。

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赶到那里，就遇上了第一批骑马奔驰的人，他们把麻绳一头系在马鞍上，有的拖着一些双脚捆住的人，这些人只能偶尔用双手着地爬几步；有的则拖着一些砍断了手，耷拉着脑袋的家伙。

我们看着他们过去，从后面老远走来了彼得罗·萨莫拉和其他许多骑马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这使我们很高兴。

看着那支长长的队伍，又象我们最兴旺发达的时期那样浩浩荡荡地穿过平原，有多么高兴啊！当初，我们就犹如疾风吹生的劲草，拔地而起，使得平原四周都充满了恐怖。那时的确是这样。现在，这种情景似乎又重现了。

我们从那儿出发，向圣·彼得罗赶去。在那里放火烧了村子后，我们又向彼达加尔进军。正是收玉米的季节，只见地里干巴巴的，这个季节平原上盛行的大风把玉米杆都吹断了。这样，看着那烈火在大平原上蔓延，是非常美丽的。大火过后，整个平原几乎被烧成了一片焦土。烟雾散发出香蒲和蜂蜜的滋味，因为火已经烧到了甘蔗田。

我们一个个从烟雾中跑了出来，脸都熏得乌黑，象吓鸟的稻草人。大家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地吆喝着牲口，把它们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一头头地剥皮。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买卖：贩卖牲口皮。

因为，正如彼得罗·萨莫拉所说的那样："我们搞的这场革命是要用富翁的钱来进行的。我们从事的这场革命都要由富翁来支付武器和其他的费用。因此，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打出任何为之战斗的旗号，但是我们应该加紧筹集资金，这样，当政府军扑过来时，就会看到我们是很强大的。"他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后来，政府军果然又回来了，他们又放手屠杀我们，尽管不象过去那样轻而易举。现在，他们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我们就害怕了。

但是，我们也怕他们。每当我们在路边打伏击等候他们时，只要一听见他们的刀枪马具声或马蹄踏在那条小路的石子上的撞击声，就吓得象有个鸡蛋卡在喉咙口一样，上下不得。当马队经过时，我们似乎感到他们在斜眼偷看我们，象是在说："我们已经发现你们了，只是装作没看见罢了。"

好象也确实如此。因为，他们会猛然间一下子卧倒在地，以马作掩体同我们顽抗。另一些人会一步步地向我们包抄上来，象抓小鸡似的轻易地抓走了我们的人。从那时起，我们就明白，照这么下去，尽管我们的人很多，也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先前和我们打仗的乌尔瓦诺将军的部队了，那时只要我们叫喊几声，挥挥帽子，他们就吓破了胆。那些家伙都是从农村中强拉来和我们作战的。他们只是在看到我们人少时，才敢打我们。那帮人已经完蛋了。后

来又来的那批，这帮人可就坏了。他们是那个奥拉切亚的部下，都是些能吃苦，胆子大的家伙；还有些是从德奥加尔蒂切招来的山地人，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德普乌安的印第安人；有些头发蜷曲的印第安人，能够好几天不吃东西，有时能整整几个小时眼睛一眨不眨地死死盯住某一个人，只要他稍一露头，就砰的一枪，一粒 30—30 的长子弹便直飞到那个人身上，于是他的脊梁就象枯木朽枝那样断裂了。

与其去伏击政府军，倒不如去袭击农庄来得容易些。于是，我们就分散开来，大家东打一拳西击一掌，总是转战奔波，踢了一脚便象野骡子那样撒腿就跑。这样倒给他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就这样，正当火山山坡上的哈斯明农庄在熊熊燃烧时，我们的另一部分人就下山去偷袭他们的小股部队了。我们抱着大槐树的树枝，摇得沙沙地响，让他们以为我们人很多，而我们则在我们扬起的尘土和喊声之中躲了开去。

政府军只好静静地等待着。一时间，他们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忽儿向前忽而向后，弄昏了头。从这里，可以看到高山上那熊熊的火焰，好象把整个秃山都点着了。从这里，我们看到那些庄园以及整个农庄日夜地烧着，有时连杜沙米尔巴和沙博提特兰这些较大的市镇也是火光映红夜空。奥拉切亚的部队急行军往那里赶。但是，他们刚刚赶到，离他们后面很远地方的托托利米斯巴又开始燃烧起来了。

真是好看。那些士兵，急于要打仗，从密林里忽然钻了出来，看着他们越过空无人迹的平原，没有碰到一个敌

人，就在群山环抱的好象深邃无底的大海那样的马蹄形大平原里消失了。

我们又烧了瓜斯德科马德，还在那里玩了斗牛。彼得罗·萨莫拉非常喜欢斗牛这游戏。

联邦军早已向阿乌特兰的方向开去，寻找一个他们称之为拉波黎费卡西翁的地方。按照他们的说法，那里就是我们出来行动的巢穴。他们走后，在瓜斯德科马德就只剩下了我们。

在那里，有另一种斗牛的方法。他们走时，忘掉了八个士兵，外加庄园管家和一个工头。我们斗了两天牛。

我们特地做了个圆形的如同山羊圈那样的小畜棚，作为斗牛场。我们都坐在木栅的横木上，让斗牛士跑不出去，他们看到彼得罗·萨莫拉拿着一把刀子象牛角似地向他们顶去的时候，一个个都疯狂地跑了起来。

那八个士兵斗上一个下午。另外两个也斗了一个下午。最费劲的是那个长得象刺牛棒似的瘦高个子工头。他只要稍微弯下身子就能避开刀刺。相反，那个管家却很快就死了。他又矮又胖，也不设法避开刀子。他一声不吭，几乎连动也没动一下就死去了，好象心甘情愿地被戳死似的。而弄死那个工头倒确实是费了一番功夫。

彼得罗·萨莫拉曾经给他们每人一条毯子。这又重又厚的毯子至少是那工头能够很有效地抵挡一阵的一个原因。因为当他明白可以借助毯子进行防卫时，就一个劲地抖动毯子来对付朝他顶来的刀子，就这样巧妙地避开了危险，

而把萨莫拉搞得精疲力竭。显然，萨莫拉已经很累了，尽管他满场子地追斗那个工头，但是只能够在他身上碰几下，这下子他可不耐烦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地，不象平常的牛那样地直撞上去，而是一只手撩起毯子，另一只手把刀对着这个瓜斯德科马德人的胸部刺去。这个工头象是没有觉察到刚才发生的事一样，还在上上下下不停地抖动毯子，仿佛赶黄蜂似的走了好一会儿，直到他看到鲜血顺着腰部流下，才停步不动。他吃惊了，想用手指堵住胸部的伤口。那鲜红的东西象泉水一样从伤口里涌出来，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一会儿，他便倒在斗牛场中央，两只眼睛看着大家。这样，一直到我们把他吊死。不然的话，他还要拖很长时间才能死去。

从此，彼得罗·萨莫拉就更经常斗牛，只要一有机会，就斗。

那时，我们从萨莫拉到下面的士兵，几乎都是"低地人"，后来，别地方的人也来入伙。有些是萨柯阿尔科的黄毛印第安人，一个个都是干酪色的脸，高跷似的细长腿。另一些是从寒冷地带来的，他们自称是马沙米特拉人，总是披着斗篷，好象老天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下雨降雪那样。对这些人，只要给他们一些温暖，他们就不觉得饿了，所以彼得罗·萨莫拉派他们去守卫火山的隘口，那上面荒无人烟，只是一片被大风洗刷过的沙子和岩石。那些黄毛印第安人很快就同萨莫拉亲热起来了，一步也不离开他，总是跟在他后面。萨莫拉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去干什么。有时，他们

甚至到村子里去抢几个最好的姑娘来给他支配。

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在山上度过的那些夜晚，每当政府军跟踪我们，已经逼近，我们就无声无息地，睡意朦胧地走着。至今我仿佛还看到彼得罗·萨莫拉肩上披着紫红色的毯子，关心着大家，不让一个人掉队。

“喂，皮达西奥！你刺一下你的马。”“雷森迪斯！你可不要睡着，我还要跟你聊聊哪！”

的确，他很关心我们。在乌黑的夜晚行军，大家都两眼惺忪，迷迷糊糊。可是他却认得我们每个人，不停地跟我们说话，使我们打起精神。我们觉得他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从来没有睡意，他已习惯于在夜间观察和在黑暗中辩认我们。他象点钞票似地一遍又一遍，一个挨一个地数着我们。然后，走到我们身边。我们听着他的马蹄声，知道他的眼睛一直警觉地睁着，所以没有一个人抱怨寒冷和疲倦，大家都默默无声，象瞎子似地跟着他走。

然而，自从萨尤拉山坡上火车出轨的事件以后，事情就完全乱套了。倘若没有这事件，彼得罗·萨莫拉，奇诺·阿利亚斯和奇维拉以及其他一些人也许还能活着，并且这次起义还可能顺利地进行下去。但是彼得罗·萨莫拉干的这次萨尤拉的火车出轨事件，大大地触犯了政府。

我仿佛现在还清晰地看到，敌人的尸体堆上升起的团团火焰。人们用铁锹把这些尸体堆在一起，或是象滚树干那样把他们滚到陡坡下面，堆成一大堆后，就浇上汽油，点火

烧了起来。那焦臭的气味随风飘荡，散得很远很远，好几天以后还能嗅到一种没烧透的死人臭气。

前不久，我们还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在一长段铁轨上扔满了牛角牛骨，不仅如此，我们还把火车将要经过的拐弯处的铁轨撬开。一切就绪后，我们便等待着。

清晨，一缕晨曦，渐渐地照亮了万物，几乎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厢顶上拥挤不堪的人群，还可听到有人在唱歌。男男女女都有。在我们面前经过时，他们的脸上还带着隔夜的倦意。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嚼着饼干的士兵。我们等待着。火车也没有停住。

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向他们放几枪，因为火车开得很慢很慢，气喘吁吁，似乎就想靠着这几口气爬上高坡。我们甚至可以跟他们交谈一会儿。然而，事情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开始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了。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整个列车倾侧过去，象是有人在猛烈地摇晃它似的。接着，火车头就被塞满了人的沉重的车厢拉向后退，脱出了路轨。它嘶哑而凄厉地叫了几声，可是谁也没有来救它。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列车拖着车头继续一个劲地往下滑，最后使车头离了地，歪斜着摔进了峡谷深处。于是，一节节车厢都飞快地相继翻了下去，纷纷摔裂在峡谷的深处。过后，便万籁俱寂，仿佛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死绝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当侥幸活着的人们开始从车厢的残骸中爬出来时，我

们心惊肉跳地撤走了。

我们躲了好几天。但是联邦军终于把我们从藏身处赶了出来。他们再也不让我们安宁了。甚至不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嚼上一块干肉，使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对我们来说，白天黑夜都已一个样。我们打算回托斯因山谷去，可是，联邦军比我们先到。我们只能沿着火山的山坡走，大家爬上了最高峰，在那称之为“上帝之路”的地方又一次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我们感觉到那密集的子弹如何象雨点般地向我们扫来，把周围的空气都烤热了，甚至我们借以藏身的那些石块也象土块那样一块一块地被打得粉碎。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他们用来打我们的是机关枪。它能把一个人的身躯打得象过滤器的筛眼一样。但在当时，我们只以为敌军特别多，足有数千人，所以，我们一直设法躲开他们。

能跑的都跑了，在“上帝之路”那地方只留下了奇维拉。他蜷曲在一棵桉树后面，毯子紧裹着脖子，象是为了御寒。当我们为了减少死亡，各自分散突围的时候，他盯着我们，露出血淋淋的牙齿，好象在嘲笑。

我们的那次分散突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好事，但对另一部份人则是坏事。很少有人在哪条路上的哪根树杆上没看见我们的人倒挂着。这些人被挂在那里，直到腐烂发硬，就象一张张未经加工的毛皮。凶猛的秃鹰把他们的内脏都吃光了，只剩一个外壳。一阵风吹来，挂在高处的躯壳就象打钟似地晃动着。许多天，有时几个月地晃动着，有的甚至只剩下两只空空的裤管随风飘动，好象是有人把它晾在

那里似的。看到这种情景，使人感到那死神确实是在游荡。

我们有些人占领了大塞罗山。我们象蛇一样在地上爬行，久久地望着那片广大平原，望着下面那块我们诞生和居住过的土地，现在对我们来说，那里却成了到处埋伏着杀机的地方，有时甚至一片乌云的阴影，都会使我们惊恐起来。

我们本来很想去给人家讲讲，说我们已不再是捣乱分子了，让我们安逸吧。但是，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而且人们又都变得狡猾了，我们唯一的收获是结下了许多仇敌。就连这边山上的印第安人也不喜欢我们了，说是我们宰了他们的牲口。现在，他们拿着政府发的武器，还派人来说，只要一看见就要打死我们。

“我们不想见到你们，要是见到，就把你们都杀了。”他们派人来这样对我们说。

这样，我们的地盘就渐渐丢光了，几乎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于是我们最后剩下的几个人决定散伙，大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我跟彼得罗·萨莫拉一起约有五年，同甘共苦地整整过了五年，后来就再也没见到他。据说，他跟一个女人到墨西哥城去了，在那里被人家杀害。我们几个人还等着他有朝一日能重新出现，以便重整旗鼓。但是，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他在那里已经被杀害了。我在狱中的一个难友给我讲起过他被杀害的事。

三年前，我出了狱。我在那里受到惩罚，是因为我犯了许多罪，而并不是因为我跟彼得罗·萨莫拉在一起呆过。这

一点他们还不知道。我被捕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其中主要是因为我有抢人家姑娘的坏习惯。现在有一个姑娘已经跟我在一起过活了，她也许是世界上最好最美的女人。这就是那个在监狱外面，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在等着我出狱的女人。

“比琼，我在等你，”她对我说，“我等你好久了。”

于是，我猜想，她等我准是为了杀我吧。我模模糊糊地记起她是谁来。我又感觉到了在泰尔卡帕纳村的那场暴风雨的冰冷的雨水。那天晚上，我们开进了那个村子，把它洗劫一空。我几乎可以肯定，她的父亲就是那天在我们离村时让他上西天的那个老头。那天我们中有一个人，在那老头的头上开了一枪，于是我趁机把他的女儿抱在马鞍上，在她的头上敲了几下，使她安静下来，不再咬我。那时，她是个十四岁模样的女孩子，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她竭力进行反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制伏了她。

“咱们已有一个儿子了。”她接着对我说，“就在那里。”

她指了指那个高高个儿的眼神惶惑不安的男孩。

“把帽子脱了，让你父亲瞧瞧你！”

那孩子脱下帽子。真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眼神中还带有一股调皮劲儿，这准是从他父亲那儿得来的。

“人家也都叫他比琼。”那个女人又说，现在她已是我的老婆了，“但他决不是土匪，也决不是杀人凶手，他可是个好人哪。”

而我则低下了头。

作者简介

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1832—1896年)

政治家,作家,生于墨西哥城,1854年任律师,曾因自由思想入狱,1861年任议员,1862年法国干涉时组织游击队进行斗争,曾任墨西哥州州长。1876年革命胜利后任部长。1896年任驻西班牙公使时死于马德里。他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以写历史题材的传说逸闻著名。著名作品有:《修女和已婚妇女,处女和殉节者》、《墨西哥湾的海盗们》、《一个骗子手的回忆》、《讨厌的人》、《零》、《将军的故事》等。

胡安·德迪奥斯·佩萨(1852—1910年)

诗人,生于墨西哥城。他的以地区和民族为主题的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他曾作为外交官在马德里生活过,西班牙浪漫主义派诗人努涅斯·德阿尔塞对他的作品有较大的影响。他是位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歌唱祖国》、《家庭之歌》、《旅行缪斯》、《玛格蕾特书简》,1879年出版了他的文集《墨西哥弦琴》。

拉法埃尔·德尔加多(1853—1914年)

小说家,生于哥尔多巴,一生几乎都在奥里萨巴度过,长时期从事教育工作。他的作品以观察细致,描写手法娴熟著称。著名作品有:《卡兰德莉娅》、《女天使》、《有钱的亲戚》、《野史》。此外,他也是诗人和戏剧作家。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年)

表现墨西哥1910年民主革命的杰出作家。生于哈利斯科州的

小城拉古斯·德莫雷诺，在那里做了好几年医生。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参加反对独裁统治者波尔菲里奥·迪亚斯的斗争。1910年革命爆发后，他投身于马德罗领导的革命事业，胜利后，担任拉古斯·德莫雷诺城的政治首领，以后又参加了反对韦尔塔政权的斗争，1915年在潘乔·比利亚的队伍里担任军医，以后被政府任命为哈利斯科州公众教育局局长。卡兰萨派得势上台后，他逃亡到埃尔·帕索。1916年回到墨西哥城，决心脱离政治，专心从事文学活动。他在1916年出版的著名小说《在底层的人们》，被誉为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开山之作。阿苏埃拉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玛莉娅·路易莎》(1907)、《失败者》(1908)、《莠草》(1909)、《马德罗分子安德烈斯·佩雷斯》(1911)；第二时期：《在底层的人们》(1916)、《苍蝇》(1918)、《加西克》(1919)、《一个体面家庭的灾难》(1918)、《倒楣时光》(1923)、《清算》(1925)、《萤火虫》(1932)等；第三时期：《起义者彼德罗·莫雷诺》(1933)、《潘多哈同志》(1937)、《新资产阶级》(1941)、《诅咒》(1955)、《这个血》(1956)等。1952年，他在墨西哥城逝世。

何塞·瓦斯贡塞洛斯（1882—1959年）

作家、政治家，生于奥阿克萨卡城，随着革命的胜利，在1921—1924年间曾先后任墨西哥大学校长和公众教育部部长职务，但是动荡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多次出国流亡。1930年，他竞选共和国总统失败，又流亡国外，到1940年才回国。他是墨西哥语言科学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成员，回国后被任命为墨西哥图书馆馆长。除小说外，还有剧作，并著有研究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作品。此外，他还是传记作者。主要作品有：《魔幻奏鸣曲》、《约会》、《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剧本)、《美学的一元论》、《卡兰萨的倒台》、《墨西哥思想动向》、《能量的诱导》、《宇宙种族》、《文学的离题》、《西蒙·博利瓦尔传》、《埃尔南·科特斯传》。最著名

的是他的回忆录《克里奥约的乌利塞斯》。

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1895—1966年)

小说家，生于埃尔·马梅依城，加入过卡兰萨派的军队。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以诗歌开始，发表过《水橡胶》、《密林空地》等作品，但他的才华主要表现在小说方面。1937年，他任《图画》杂志主编，1945年任《世界》杂志主编。著名作品有：《流浪者》、《穷乡的灵魂》、《营地》、《土地》、《将军!》、《印第安人》、《适应》、《华斯特卡》、《伫立的朝圣者》、《玉米地、牧场和山》等。

豪尔赫·费雷蒂斯(1902—   )

小说家，他对墨西哥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无情的讽刺。作品有《热地》、《只会思考的人们》、《吉诃德发胖的时候》、《南方起火》。

弗朗西斯科·罗哈斯·贡萨莱斯(1903—1951年)

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小说家，生于瓜达拉哈拉城，早年担任过外交工作，1934年进入墨西哥大学研究地理学和人类学，是墨西哥地理和人口统计学会、墨西哥民间文艺学会的成员，发表过多种这一方面的著作。作为小说家，由于在国内广泛旅行，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多以外省城乡生活为背景。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一件礼服的故事及其他》、《渴》、《昨天和今天的故事》，长篇小说《痛苦的黑女人》、《洛拉·卡萨诺瓦》等。

何塞·雷布埃尔塔斯(1914—   )

小说家、记者、社会活动家，生于杜兰戈城，曾因进步政治活动被监禁，放逐到玛丽娅岛上服苦役。1961年之前为墨西哥共产党党员，并是斯巴达克列宁主义团的创建人之一，但不久便脱离政治活动。谴责社会贫困和不公正是他作品的主题。他的《人的

丧仪》曾获得全国文学奖。其他著名作品有:《水墙》、《地上神仙》、《人间的日子》、《睡在地上》、《错误》等。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1918—)

作家,干过多种工作,生于哈利斯科州古斯曼城,从小生长在一个有文化熏陶的环境里,但未曾进行系统的学习,小学没有毕业,便到瓜达拉哈拉城去当市场的搬运夫,以后又到墨西哥城的夜校学习戏剧创作。几年后回到家乡,担任中学的历史、文学教师。1943年在他参加编辑的《回声》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小说《他活着的时候做好事》,受到好评,被誉为墨西哥的优秀作家之一。次年赴法国学习戏剧,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提前回国,其时经济拮据,只得在首都街头卖凉鞋,但却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著名作品有:《上帝的沉默》、《一个与鬼签订的协定》、《几种发明》、《密谋》、《完完全全的密谋》和《庙会》等。

胡安·鲁尔弗(1918—)

作家,生于萨尤拉城。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七岁时,父亲被人杀害,二年后,母亲又死去,由祖母抚养长大。他在瓜达拉哈拉城担任过会计,后又在墨西哥城迁居办公室工作十年,又在其他城市的出版部门工作过。他的名著《平原上的火焰》(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彼得罗·帕拉莫》,已被列入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几个重要里程碑之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桑苑　　奚皎译
页数＝２８４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２２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０年０１月第１版